



童年

〔苏〕马克西姆·高尔基◎著 杨敏◎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作者简介

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1936），苏联伟大的无产阶级作家，列宁评价他是“无产阶级文学最杰出代表”。代表作有《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

作品简介

《童年》是高尔基自传体小说三部曲的首篇。全书真实地描述了阿廖沙苦难的童年生活，展现了作者对光明与真理的不懈追求，并且深刻地勾勒了19世纪俄罗斯形形色色的人物，尤为展现了下层劳动人民的正直、淳朴、勤劳。其中外祖母的形象是俄罗斯文学中最光辉、最富有诗意的形象之一。

封面绘画：王金浩 指导教师：王雯楠

美术指导：宝贝计画绘本儿童美术

官方网址：<http://www.children-sketchbook.com>



来“宝贝计画”画绘本，体验“空壳空”创新美术

童年

[苏] 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杨敏 译

中国妇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童年 /（苏）高尔基著；杨敏译. —北京：中国
妇女出版社，2014.7

（男孩心灵成长经典伴读）

ISBN 978-7-5127-0884-6

I. ①童… II. ①高… ②杨… III. ①长篇小说—苏
联 IV. ①I5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07575号

童年

作 者：〔苏〕马克西姆·高尔基 著 杨敏 译

责任编辑：万立正

封面设计：尚世视觉

责任印制：王卫东

出版发行：中国妇女出版社

地 址：北京东城区史家胡同甲24号 邮政编码：100010

电 话：（010）65133160（发行部） 65133161（邮购）

网 址：www.womenbooks.com.cn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联兴华印刷厂

开 本：150×215 1/32

印 张：6.75

字 数：160千字

版 次：2014年7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7月第1次

书 号：ISBN 978-7-5127-0884-6

定 价：24.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错误，请与发行部联系）

目录

CONTENTS

001_	一
012_	二
026_	三
045_	四
059_	五
074_	六
084_	七
098_	八
118_	九
135_	十
157_	十一
178_	十二
196_	十三

幽暗的小屋里靠窗的地板上，躺着我的父亲，是他那件被身体撑得老长老长的白衣裳告诉我的。白衣裳的一端，是他裸露着的脚指头，四散张开，样子很奇怪；胸口位置，是他那双慈祥的双手，静静地放在那里，手指奇怪地弯曲着；平日里和善的面孔染满了黑色，快乐的双眸此刻紧紧闭着，像极了两枚黑铜钱，牙齿则狰狞地龇开，样子怪吓人。

上身赤裸，下半身围着红色围裙的母亲，安静地跪在父亲旁边，替父亲打理着又长又软的头发，轻轻地从前额梳到后脑勺。她用的那把小黑梳子，正是我平日里拿来锯西瓜皮的。母亲总是操着粗重而沙哑的嗓音自言自语，眼泪嗒嗒地往下掉，使得灰色的眼眸子肿胀得像要破裂开来一般。

圆滚滚的外祖母拉着我的手，说她圆滚滚，是因为她的脑袋大，眼睛也大，垮塌塌的鼻子也很可笑，一身黑衣裳罩着的她，整个人也是软趴趴的，好玩得不得了。看到母亲在哭，她也哭起来，不过有些奇特，好像哭的节奏一直是跟着母亲来的，哭到浑身发抖时仍不忘把我往父亲身边推，而我总觉得害怕而且别扭，因此一个劲儿往外祖母身后钻，硬撑着不愿往前。

我记忆里没有大人哭泣的片段，也弄不明白外祖母一直重复的话的意思：“去跟你父亲说声再见吧，恐怕这是诀别了，我的小外孙，

你父亲年纪尚轻，可就要离开我们了……”

刚刚大病初愈的我，却清楚地记得生病的时候，是父亲小心翼翼地照看我的，可是有一天他突然就不见了，照看我的人换成了外祖母。我好奇地问她：“你是从哪里来的啊？”

她手指向上指了指，说：“我从上边来的，就是尼日尼那边。但我是坐船过来的，因为那里有水，水上是不能走的，小鬼头！”

这个回答让我觉得好笑到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我家楼上住着的是几个染了头发、留着大胡子的波斯人，地下室住着的是以贩卖羊皮为生的黄脸的加尔梅克小老头。从楼上下来，沿着楼梯的栏杆就可以往下溜，如果摔倒了，就会像翻跟斗似的往下滚，这我是很清楚的。但这跟水又有什么联系呢？不着边际的说法，实在让我觉得好笑。

“为什么要叫我小鬼头？”

“因为你话多啊。”她笑着回答。

要承认的是，外祖母讲话既亲切又流利，让人听着很快乐。打第一次见到她起，我们的关系就很好了，眼下我期盼她尽快带我离开这间屋子。

母亲的表现，压抑得我很不舒服。她的眼泪和哭声，让我觉得不安。说实话，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她向来严厉寡言，打扮也总是干净得体，她挺拔的个头像一头骏马：她有着坚强的筋骨和一双强而有力的大手。但现在，她竟然全身莫名地膨胀起来，衣服被扯得破破烂烂，看上去很不舒服。原先整齐光亮的头发，现在却散乱地披在她裸露的肩上，悬挂在脸颊旁，头发随着她身体的摇摆，不时在沉睡的父亲脸上扫过。我在屋里站了好久了，可母亲看都没看我，只是不断地给父亲梳头，伤心地号哭，眼泪像断线珍珠般往下掉。

着黑衣服的乡下人和警察，从门缝里探进头来往里看。后者恶

狠狠地叫道：“快点儿！”

黑披肩这个时候当成窗帘来用了，被风一吹，鼓胀得跟船帆一样。我忽然记起来，有一天父亲带我去划帆船，天空突然来了一阵雷声，父亲哈哈大笑起来，双腿紧紧夹着我，安慰我说：“不要怕，爸爸在这呢，大葱头¹！”

母亲终于吃力地从地板上爬了起来，却又马上坐了下去，脸朝上躺倒在地上，头发铺开一层。她双眼紧闭，原本惨白的脸一下子变成了铁青色。她也龇着牙，用震慑般的声音吼道：“阿列克谢，滚出去，把门关上！”

外祖母抛下我，赶紧跑到了门口：“大家不要怕，别管她，看在基督的分上，你们走吧！这绝不是霍乱，是在生孩子，请你们这些好心人原谅她吧。”

我跑到角落里的箱子后面躲了起来，但依旧可以看到母亲在地上挣扎着、叫喊着，牙齿也因相互碰撞发出咯咯的响声，外祖母围绕在她身边爬来爬去，用亲切的声音安慰她：“为了圣父和圣子，忍住点儿，圣母会保佑你的，瓦留莎。”

我被这一幕吓坏了。她们在父亲周围忙作一团，无助地晃动他，呼唤他的名字，可他还是没有任何反应，似乎还在发笑。忙碌了一阵之后，母亲好几次尝试站起来却都以失败告终，外祖母这个黑黑软软的皮球，在小屋里滚来滚去。不知过了多久，屋子里出现了一个小孩的哭声。

“感谢主！”外祖母说，“是个男孩！”

说话间她已经把蜡烛点上了。

这之后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我多半在那个角落里睡着了。

¹ 父亲对阿列克谢的爱称。

此后，我想起来的片段是下着雨的坟场一角，我从滑滑的小丘上看着装有父亲的棺材被放进了一个土坑里，坑底的积水里，有几只青蛙，其中几只还爬到了黄色的棺材盖上。

在坟旁边的除了我、外祖母和浑身湿透的警察，还有两个手拿铁锹、脸色难看的乡下人。雨点不停滴落在人们身上，像温暖的、细碎的玻璃弹珠。

“开始埋吧！”警察边走开边说。

外祖母哭了起来，扯了扯头巾盖住脸。两个乡下人开始匆匆地往坑里填土，土和水碰撞发出啪啪的声音。留在棺材上的那两只青蛙无奈地跳了下去，试图沿坑壁向上爬，但掉落的土块让它们的努力成了徒劳。

“我们走吧，廖尼亚¹。”外祖母抓着我的手臂说。我挣脱开来，不愿离开。

“你怎么这样子呢，主啊。”也不知她是在埋怨我还是埋怨主，她头低着，默默地站了好一会儿，直到墓穴都填满了，她还是一动不动。

两个乡下人用铁锹将土拍打严实。一阵大风把雨吹走了。外祖母牵着我的手，穿过很多发黑的十字架，朝着远处的教堂走去。

“你怎么都不哭啊？”走出围墙时，她问道。随后她又提醒我：“你应该哭一场的！”

“我不想哭。”我回答道。

“既然如此，那就不哭了。”她小声说道。

我自己也很疑惑：我很少哭，仅有的几次也是因为受气伤心，倒不是因为疼。父亲常常嘲笑我流泪，母亲则经常吼我：“不许哭！”

接着，我们坐上了小马车，行驶在宽而恶心的街道上，街两边

¹ 阿列克谢的爱称。

是深红色的房子。我问外祖母：“那两只青蛙还能爬出来吗？”

“出不来了，”她回答说，“不过不要紧，上帝会保佑它们的。”

谁都没有像她这样虔诚、频繁地念着上帝，包括父亲和母亲。

几天后，我和外祖母、母亲三人，搭上了船。刚出生不久的小弟弟马克西姆死去了。我眼看着他浑身裹着白布，白布上还缠着红带子，静静地躺在船舱角落的一张桌子上。

我坐在随行的行李上，透过圆鼓鼓、马眼睛似的小窗户往外眺望，湿乎乎的窗外，泛着泡沫的、浑浊的水不停地往后退去，偶尔还会溅起来，拍打在玻璃上，我的视线也随之转移到了地面上。

“别怕，孩子。”外祖母安慰道，她软绵绵的双手又把我抱到了行李上。

水面上飘着灰蒙蒙的雾气，远方黑色的土地，随着距离越拉越远，也消散在雾里、水里。周围的事物都在抖动，与之相对的是母亲双手抱着后脑勺，靠着船体，一动也不动。她阴沉着脸，紧闭的双眼好像瞎子一般，一点声音都没有，整个人全都变了。

外祖母不停地劝慰她：“瓦里娅¹，我想你还是吃点东西吧，少吃一点也行，好不好？”

母亲仍旧沉默。

外祖母跟我说话时，声音很轻，对母亲则会稍微高一点，我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她那么小心，甚至有些胆怯。我猜她是惧怕母亲，我这么想的时候，与外祖母的距离便更近了。

“萨拉托夫，”母亲忽然大声质问道，“那个水手去哪儿了？”

她的话让我们置身云雾中，萨拉托夫是什么意思？水手又是谁？

¹ 阿列克谢母亲的爱称。

这时候走进来一个白发苍苍但肩膀宽厚的人，穿着一身蓝色的衣服，他拿过来一个小箱子。外祖母接过来之后，把死去的弟弟放了进去。之后，她双手托着小箱子往外走，因为胖的缘故，经过狭小舱门的时候，她还得侧着身子才能通过，然后她站在门口，不知所措而尴尬地笑着。

“看你，妈妈！”母亲喊了起来，从外祖母手中抢过那个小箱子。接着她们两个都不见了，留下我仔细地打量起进来的那个蓝衣服男人。

“小弟弟过世了？”他身子凑过来对我说。

“你是谁？”

“我就是水手。”

“那萨拉托夫又是谁啊？”

“是城市的名字，你往外看，那就是了！”

窗外的事物在不停移动着，黑而陡峻的土地上，笼罩着一层层雾气，仿佛刚刚被分割好的面包。

“外祖母哪里去了？”

“给小外孙处理后事去了。”

“是要把他埋到地底下吗？”

“不这样的话，把他埋到哪里去呢？”

我回忆起父亲下葬时，两只小青蛙的事情，并跟水手说了。他抱住我，不停地亲吻着。

“小弟弟，很多事情你还不不懂，”他接着说，“小青蛙不用你管，你看你妈妈都伤心成什么样了，你还是可怜可怜她吧。”

我已经习惯汽笛呜呜的响声了，所以它再次响起的时候，我并不感到害怕。那个水手这才急忙放下我，朝门口挤去，还不忘跟我说：“快跑。”

我也跟着跑起来，但来到门外时，昏暗的走廊里一个人都没有，不远处楼梯上的镶铜在闪着光。我抬头看到人们扛起了背包、行李，

我知道，大家都要下船了，而我也要这么做。

可是当我跟着人群走到船舷前时，大伙都对我叫道：

“孩子，你父母呢？”

“我不清楚。”我回答道。

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挤我、摸我，直到那个水手走来将我抱起，并解释道：“这孩子是从阿斯特拉罕上来的，从船舱里跑了出来……”

他把我抱回舱里，扔到行李上，头也不回就走了，一边还用手指着我恐吓道：“再动我就要收拾你了！”

喧嚣的声音渐渐停了，轮船在水上发出的噗噗声也没了，好像也没抖动了。船舱窗户紧贴着一堵湿乎乎的墙，船舱立刻变得又暗又闷起来，行李好像也变大了，挤得我难受，周遭的一切都让我觉得不安起来。也许，我就要永远一个人孤零零地留在这船上了。

我向门口走去，门被锁上了，拧不开。我转而拿起装着牛奶的瓶子，使劲儿朝门锁砸去，碰撞使得瓶子碎了，牛奶溅到我的腿上，又顺着腿流进了靴子里。

徒劳的努力让我懊丧不已，我垂头丧气地躺在行李上，泪水在眼里打转，不一会儿就湿了眼眶，然后我昏昏沉沉地睡着了。

我醒过来之后感觉船又在颤动着发出噗噗的声响了。船舱玻璃像太阳一样明晃晃的，外祖母已经坐在我的身边梳头，但依旧皱着眉头，还咕哝咕哝地自言自语。她的头发乌黑而浓密，盖着肩膀、胸脯，直至两膝，又垂落到地上。她一只手把地上的头发拾起来捧在手里，费力地把稀疏的梳齿塞进头发里。她的嘴不时扭动着，眼睛里透露着气愤的光芒，埋在头发里的脸变得小而有趣。

她一改往日的温柔，但我试探着问她为何留这么长的头发时，她还是慈祥地对我说：“也许这就是上帝对我的惩罚，让我去梳这把该死的头发，我年轻的时候，曾夸赞过它，但现在我却要诅咒它了。”

你睡吧，时间还早呢——太阳也是睡了一夜才刚醒。”

“可我不想睡！”

“那就别睡了！”她一面梳理辫子，一面又瞟了瞟沙发，母亲就躺在那里，脸向上，身子则绷得跟琴弦一样，“破碎的牛奶瓶是怎么回事，你小声跟我讲。”

外祖母说话的时候，就像唱歌一样，字里行间都透着温柔，亮丽而丰腴，让我记忆犹新。她笑起来的时候，黑樱桃一般的眼睛瞪得圆鼓鼓的，让人感觉到一种难以描绘的愉悦，笑的同时，还会露出雪白而坚硬的牙齿，即便两颊添了皱纹，但这个脸庞依旧显得年轻。美中不足的是，脸庞上还有垮塌塌的鼻子、大大的鼻孔以及殷红的鼻尖。她用一把黑色鼻烟壶抽烟。她穿的衣服都是黑色的，但她的眼神传递出一种积极向上、乐观的光芒。即使她肥肥胖胖且腰弯得不行，但动作依旧灵敏，像猫一般，她的柔软也像猫一样。她没在身边时，我感觉身处黑渊，但她一出现，就能唤醒我，把我带到光亮地带，我的周围也像绕了一圈彩色的光环。她即将成为我毕生的朋友、知心的人，也是最了解和支持我的人——她用无私而丰满的爱眷顾我，让我变得坚强，足以面对生活的所有困苦。

四十年前，轮船远没有现在这么快。我们用了很多天才到达尼日尼，在我的记忆里，最初的日子是那么美好。

天气逐渐好起来，我与外祖母整天整天待在甲板上，顶着洁净明亮的天空，伏尔加河两岸的秋天，宛如金色的童话世界。橙色的船逆水而上，船桨慵懒地拍打着蓝色的水面，发出隆隆的声音，船尾还拖着一只灰色乌龟一样的驳船。太阳照在伏尔加河上，周围的景色也随着它的转动时刻变化着。远处的青山好似披了一件华美的百褶裙。沿岸的城市和乡村，就好比甜美的点心，水面上不时出现片片金色的树叶。

“你看，多美好啊！”外祖母间或感慨，高兴得在船里四处走动，她精神矍铄，眼睛也好像大而有了神了很多。

但她也经常望着河岸发呆，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她双手在胸前交叉，一声不响地微笑着，可眼里已经噙满了泪水，我走过去，扯了扯她带着花纹的黑裙子。

“怎么了？”她镇定了一下精神，“我好像睡着了，还做了一个梦。”

“你怎么哭啦？”

“小鬼头，我是开心得哭了，因为年老，”她顿了顿，继续说道，“你知道吧？我今年已经整整六十岁了。”

嗅了几口鼻烟之后，她开始跟我讲一些关于善良的强盗、圣人，还有妖魔鬼怪之类的故事。

她讲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让我觉得很神秘，她弯下腰，身子凑近我，瞪大了眼睛注视着我，好像要给我传输一种积极而强大的力量。她越说越流畅，像唱歌一样，会让人觉得有种说不出的愉悦感。每每故事刚讲完，我就会要求她再来一个。

聚在边上的水手们，哈哈大笑一通之后，也会央求外祖母再讲一个。他们还向我们发出“一起吃晚饭”的邀请。

吃饭的时候，水手们请外祖母喝伏特加酒，送给我西瓜和香瓜。这都是他们偷偷做的，因为船上有一个成天醉醺醺、穿着又很像警察的人，而他禁止大家吃水果，被他发现的话，水果会被扔到水里。

母亲几乎不来甲板上，离我们远远的。她一直沉默不语。她身子挺拔高大，面孔冷峻，似乎总有一团雾气笼罩着。她那双和外祖母一般的大眼睛，穿透雾气往外眺望着。

有一次她呵斥外祖母：“人家在笑话你呢！”

“不用理会，”外祖母淡淡地说，“就让他们笑个痛快好了。”

我忘不了，外祖母一见到尼日尼就高兴得像个孩子一样的情景。

她拉着我，几乎是推我走到船舷边，大声喊：“快看，快看！那就是美丽的尼日尼，真不敢相信，这简直就是上帝都向往的地方，还有那教堂，真像在空中飞翔的大鸟！”

她几乎是哭着求我母亲：“瓦留莎，你干吗不看看啊？或许你把这些都忘记了吧？高兴起来吧！”

母亲只是冷冷地笑着。

轮船停靠在河心，河里布满高耸的桅杆。另一只满载游人的轮船靠过来，水手用铁钩子把梯子固定住，人们就从那大船走到甲板上。一个瘦小的老头走在最前面，他穿一身黑色的长衣服，脸上长着亮晶晶的胡子，还有鸟嘴鼻子以及一双透着绿光的小眼睛。

“爸爸！”母亲深沉而响亮地喊了声，接着扑到他的怀里。只见他抱着她的头，急忙用那通红而瘦小的手抚摸着她的脸颊，声音尖厉地喊道：

“怎么啦？傻孩子。哎呀！原来是这样啊……嗨，你们这些人啊……”

外祖母连忙上前，转眼工夫已经和所有人都拥抱过，亲吻过。她急忙推着我走向人们面前，激动地说着：

“快来！快来！这是你米哈伊尔舅舅，这是雅科夫舅舅，纳塔利娅舅妈，这是你两个表哥，他们都叫萨沙，还有你卡捷琳表姐，你看看！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

此时，外祖父问道：

“你身体还好吗？老妈妈。”

他们深情对吻了一下。

外祖父把我从拥挤的人群里拉出来，摸着我的头问道：

“小鬼，你是谁啊？”

“我是从奥斯特罕上船的，从船舱里跑出来的……”

“他在说什么？”外祖父疑惑地问我母亲，还没等母亲回答，就推开我说道，“颧骨跟他父亲一样……都下船吧！”

下了船，我们一群人沿着铺着大鹅卵石的斜坡往上走去，两旁长着被践踏过的枯黄野草。

外祖父和母亲走在前面，他的个头虽然不及母亲的肩膀，但走起路步子稳重而快，母亲宛如飘浮在空中似的，从上往下望着他。而我两个舅舅则默默地跟在后面，米哈伊尔舅舅有着一头被梳理得黝黑光亮的头发，干瘦的身体极像我的外祖父；而雅科夫舅舅则是卷曲浅色头发；还有几个穿着鲜亮衣服的胖女人和六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要比我大，都安安静静的。而我则是与外祖母以及个子矮小的舅妈纳塔利娅一块走着。纳塔利娅挺着大肚子，脸色苍白，闪烁着碧蓝的眼睛，时常停下来，气喘吁吁地低声说道：

“哎呀，我实在走不动了！好累。”

不论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不喜欢，我觉得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个陌生人，甚至连我喜欢的外祖母，此时此刻也显得那么遥远。

我尤其不喜欢的是刚见面的外祖父。有种感觉，他对我有着浓浓的敌意，虽然如此，他也引起了我对他的特别关注和一种畏惧的好奇心。

不知不觉，我们已经上了坡。坡顶靠右侧的斜坡上开始有繁华的大街的地方，坐落着一所低矮的平房，外面涂着脏污的粉红色油漆，房顶压得很低，窗户往外鼓起。外面看起来很大，可走进里面，被分成一间间半明半暗的小房间，显得很拥挤，犹如停靠在码头的轮船，拥挤而凌乱。房间里像是到处都有怒气冲冲的人忙来忙去，小孩子们像一群偷食的麻雀乱窜乱跳，到处可以闻到一股刺鼻而从未闻过的气味。

我来到院子里。院子也并不让我愉快，到处可见的是湿布和木桶，桶里还盛着黏糊糊的五颜六色的水，湿布泡在里面，显得十分恶心。墙角的一个矮得贴了地的房子里，炉火烧得正旺，不知什么东西煮开了锅，咕嘟嘟地响，一个看不见人影的人嘴里喊着些奇怪的词儿：

“紫檀——品红——硫酸盐。”

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开始流转，它斑驳陆离、浓重却离奇。在我记忆里，那段生活，仿佛是由一个善良而诚实的天才用美妙的语言述说着一个悲惨的童话。如今回想过去，我自己都难以置信，我努力想也许是我记错了，确实，有很多事情我很想辩驳、否认，可是事实终归事实，那段时间经历的黑暗生活与残酷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

但真理比怜悯更可贵，我不是单单在讲我自己，我讲的那个窄小的令人喘不上气来的恐怖景象，是普通的俄国人曾经有过，直到眼下还没有消失的真实生活。

外祖父家里，弥漫着人与人之间炽热的仇恨，大人们之间都是充满仇恨的，孩子们也争先恐后加入进来。后来，从外祖母那儿我才得知，母亲来的时候，她的两个弟弟正在坚决地要求他们的父亲分家。母亲带着我突然回来，这使他们分家的愿望更加迫不及待。他们担心我的母亲要讨回本应得到的嫁妆，那份嫁妆因为母亲违抗父命，擅自做主结婚而被外祖父扣留。舅舅们认为嫁妆应当分给他们。除此之外，当然还有些别的事情，比如谁将在城里开设染坊、谁又要到奥卡河对岸库纳威诺村去等，彼此之间早就争吵不休。

我们刚来不久，在厨房用餐时就爆发了一场争吵：唰的一声，两位舅舅都站了起来，俯身向前，指着桌子对面的外祖父大吼大叫，

像疯狗似的冤屈地龇着牙，哆嗦着。外祖父用羹匙敲着桌子，满脸通红，公鸡打鸣一样地叫着：

“你们都滚出去！讨饭去！”

外祖母痛苦地说：

“全都分给他们吧，你我都落得耳根清净，分吧！”

“你给我闭嘴，都是你惯的！”外祖父怒吼着，两眼放光。他虽然个头小，吼起来却震耳欲聋。

我的母亲从桌子旁站起来，慢慢走向窗前，背向大家，一声不吭。这时候，米哈伊尔舅舅突然抡圆了胳膊给了他弟弟一记耳光，他的弟弟则揪住了他。两人在地板上扭打起来，只听见一片喘息、辱骂之声。

孩子们都吓得哇哇大哭；挺着大肚子的纳塔利娅舅妈拼命地喊着，我的母亲愣是把她拖抱走了；永远乐呵呵的麻脸保姆叶夫根妮娅把孩子们赶出了厨房；椅子都弄倒了。此时，年轻的宽肩膀学徒小茨冈¹骑在米哈伊尔舅舅背上，而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一个戴着黑眼镜的、秃顶的、留着大胡子的师傅，则心平气和地用手巾捆着舅舅的手。

舅舅伸长了脖子，呼呼地喘着气，稀疏的黑胡子磨蹭着地板。只见，外祖父捶胸顿足，哀嚎着：

“你们可是亲兄弟啊！亲骨肉啊！哎，你们怎么能这样……”

舅舅们凶狠的吵架阵势，把我吓得直跳上炕炉。我惊恐地看着外祖母给雅科夫舅舅清洗脸上因被打而流出的血，汨汨地，铜盆里的水逐渐变红变暗。他嚎哭着，狠狠地跺着脚，外祖母则悲痛地喊道：

“赶快醒醒脑啊！你们这帮该死的野种！”

外祖父一边将扯破的衣裳搭在肩膀，一边对着外祖母叫喊：

¹ 学徒伊凡的绰号。

“老太婆，看看你生出来的这帮畜生！”

外祖父望着桌子上全被打翻的东西，还有那流了一桌子水，低声对他面前的外祖母说：

“老太婆，你要看住他们，不然这帮畜生会欺负瓦尔瓦拉，说不定就会……”

“罢了罢了，上帝会庇佑你的！快把那衣裳给我，还得缝缝……”

她用双手将外祖父的头捧着，并在他的额前吻了吻，外祖父顺势把脸伏在了她的肩头。

“老太婆，这样下去是不得不分家了……”

“分吧分吧，老头子，分吧！”

他俩的谈话进行了很久。起初还算融洽，之后则气象大变，外祖父用脚狠狠地踩着地板，活脱脱像一只准备开战的斗鸡，还不时用手指着外祖母，做恐吓状，大声并小心地说：

“我是不如你疼他们！你看你的米什卡¹不过是个笑面虎，而雅什卡²呢，还是个共济会员！在不久的将来，我辛苦挣来的家产都会被他们挥霍殆尽，他们成天就是吃吃喝喝……”

我决定翻一下身，可动作却迟缓笨拙，结果把一旁的熨斗给碰掉了。扑通一声，我知道我又犯错了，我也只能眼巴巴地看着它顺着炉梯滚到了底下的脏水盆里。

一瞬间，外祖父跳上了炉梯，生生地把我拽了下来，眼珠吃人般地瞪着我的脸，像是才认识我一样：

“谁把你放到炕炉上？你母亲？”

1 米哈伊尔昵称。

2 雅科夫昵称。

“是我自己。”

“你在撒谎。”

“我没有，就是我自己上去的，因为我害怕。”

他轻轻地用手拍打在我的额头上，推了我一把。

“真像他父亲，滚！”

我如释重负般地跑离了厨房。

外祖父老用他敏锐的绿眼睛看着我，这让我很害怕。我记得自己总想避开这火辣的目光，我认为外祖父的脾气很差，他无论和谁讲话，总给人嘲笑和欺负人的感觉，一副接受挑战的样式，努力搞得对方生气。

“嗨，你们这些人啊！”他经常感叹，“啊”字拖得老长，一听就给我一种无聊、打寒战的感觉。

每逢休息，大家吃晚茶的时候，外祖父、舅舅还有伙计们从作坊来到厨房时，他们都疲惫不已，手被紫檀染得通红，或者被硫酸灼伤，头发已经被带子箍住，活像厨房暗黑角落里的圣像。每逢这些危险时刻，外祖父总坐在我的对面。这让他的孙子们很是羡慕，以为他跟我聊天比他们多得多。他身子长得均匀，线条很清楚，干瘦干瘦的。丝线缝的圆领背心也穿旧了，印花布的衬衫皱了，裤子膝盖位置上还有两个大补丁，但比起穿着上衣和护胸、围着三角绸布的两个儿子来，已经很干净整洁了。

我们刚来不久，他就命令我学做祷告。其他比我大的孩子已经跟圣母升天教堂的执事学认字了，透过家里的窗户往外看，可以看到教堂的尖顶。

教我念祷告词的是文静、谨慎的纳塔利娅舅妈，她的脸和小孩的一样晶莹剔透，我产生了透过这双眼睛可以看到她脑后的一切的错觉。

我喜欢看她的眼睛，能目不转睛地看上很长时间。她眯着眼，脑袋摇来摇去，细声地、几乎是耳语般恳求我：“喂，你说‘我们在天之父……’”

我一问什么是“雅科、热”，她就胆怯地环顾一下，再忠告说：“不要问这个，越问情况越糟，只要简单地跟我说‘我们在天之父’……你倒是快说啊。”

这让我不安，为什么会越问越糟？“雅科、热”这个词含糊不清，我故意念得走样：“‘雅科夫、热’，‘雅、夫、科热’……”

但无力的、仿佛就要化掉的舅妈依然用她断断续续的声音更正说：“不是这样，你只要说‘雅科、热’……”

但无论她本人还是她的话，都并不简单，这让我恼火，阻碍我记祷告词。

有一天，外祖父问我：“阿廖什卡¹，你今天做了些什么事？只顾着玩！我看到你额头上的青色疙瘩，就知道你干了什么。多一块青疙瘩算什么本事，主祷经记住了吗？”

舅妈轻声地说：“他记性不是很好。”

外祖父冷笑，扬起红眉毛说：“真是这样，就得挨揍。”

他又问道：“你父亲打你吗？”

我听不懂他的意思，所以没有回答，母亲接过话茬说：“没有，马克西姆从没打过他，还叫我不要打。”

“这又是为什么啊？”

“他说，鞭子调教不出人。”

“这个大傻瓜，请上帝原谅我说死人马克西姆的坏话！”他一字一句气愤地说。

¹ 阿列克谢昵称。

这给了我屈辱感，他也注意到了这点。

“你干吗噘着嘴？你看你那样子。”

他摸了摸斑白的红头发，补充说：“为了顶针的事情，周六我要抽萨什卡一顿。”

“什么是‘抽’啊？”我问道。

大家都忍俊不禁。外祖父说：“等一下你就知道了。”

我暗想，“抽”的意思就是把送来染色的衣裳“拆开”，而“揍”和“打”显然是一回事。我见过阿斯特拉罕警察打波斯人，但我从未见过这样揍小孩的，虽然舅舅有时候弹他们孩子的额头，也有时候打后脑勺，孩子们并没放在心上，只是挠挠肿了的地方，我常常问他们疼不疼。

他们的回答总是一如既往的勇敢：“一点儿也不！”

顶针的事闹得沸沸扬扬，我知道。有一晚，晚茶结束晚饭开始之前，舅舅们和格里戈里师傅正把染好了的料子裁成一匹一匹，再在上面加个厚纸签儿。米哈伊尔舅舅想跟那个近乎盲人的格里戈里开个玩笑，就叫九岁的侄儿在蜡烛上烧他的顶针，萨沙用镊子夹住顶针烧了起来，烧得滚烫，又偷偷地放到格里戈里的手边后，就躲到炉子后边去了。偏巧这个时候外祖父来了，坐下来准备干活儿，就戴上了那根烧烫的顶针。

我记得我听见了吵闹声，连忙跑进厨房。外祖父用烫伤了的手指头抓着耳朵，滑稽地蹦跳着，喊道：“谁干的？你们这些异教徒！”

米哈伊尔舅舅趴在桌子上，手指拨弄着顶针，朝它吹气；工人们淡定地继续缝东西；影子在外祖父大大的秃脑门上跳跃着；雅科夫舅舅也跑了进来，躲在炕炉拐角处偷笑；外祖母忙用擦子擦鲜马铃薯。

“这是雅科夫的萨什卡干的。”突然米哈伊尔舅舅这样说。

“瞎说！”雅科夫叫了一声，跳出来反驳。

他的儿子在炕炉后哭了起来，说：“爸爸，别信他，是他叫我干的。”

舅舅们吵起来，外祖父也消了气，把马铃薯糊糊敷在手上，默默地领我走开了。

大家纷纷指责米哈伊尔舅舅的过错，我在喝茶的时候随口问：“要不要抽他或者揍他？”

“当然。”外祖父余怒未消，斜着眼看了我一下。

米哈伊尔舅舅在桌子上拍了一下，呵责我母亲：“瓦尔瓦拉，管管这小子，不然我就拧断他的头！”

母亲回应：“有胆子你试试看。”

大家都安静下来了。

她善用短句，似乎这些话能把别人跟她隔开，把他们甩得远远的，使他们看上去渺小极了。

我印象很深，大家都怕我母亲，连外祖父和她说话时也轻声细语。我为这感到痛快，我开怀地向表哥们炫耀：“我母亲力大无比。”

他们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但星期六的事情，动摇了我的这种想法。

在这之前，我也犯了错。

大人们巧妙地给布染色，我觉得很好玩儿：黄布泡在黑水里变成深蓝——宝蓝；灰布泡在红褐色的水里变成红色——樱桃红。道理很简单，但我并不明白。

我决定亲手染一下，我把想法告诉了雅科夫的萨沙——他是个正直的孩子，他老是在大人边上，对谁都亲热不已，随时都愿意给大家服务，为此大家都夸他懂事，但外祖父却看不上他，说他只知道卖乖讨好。

雅科夫的萨沙黑黑瘦瘦的，眼睛跟龙虾似的凸出来，说话也急匆匆的，语音很低，经常被自己的话噎得上气不接下气。他常神秘

地张望，像要躲到什么地方去。他那栗色的瞳人呆滞得很，但一到兴奋的时候就会跟着眼白打转。

我讨厌他，但对不惹人注意、笨而懒的米哈伊尔的萨沙很有好感。他是个文静的孩子，长着对忧郁的眼睛，笑起来很和善，像他温和的母亲。他的牙齿很难看，都从嘴里龅出来，上颚竟有两排牙齿。他觉得这很有意思，经常把指头放到嘴里，摇晃后排的牙齿，想要拔掉它。别人想摸他的牙齿，他也很顺从。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有趣的东西了。家里人虽然多，但他却很孤独，习惯坐在暗暗的角落里，傍晚时分就坐在窗户前，沉默一个钟头，远望绯红的天空，黑色的乌鸦围绕圣母升天教堂的尖顶盘旋，飞得很高，又落下去，紧接着的一面黑网盖住了天空，消失无踪，只留下一片空虚。当你眺望这些的时候，只想沉默，愉快的惆怅情绪填满了胸膛。

雅科夫舅舅的萨沙无论谈什么都能滔滔不绝，简直一副成年人的模样，他得知我想搞染匠手艺，就劝我从柜子拿出节用的白色桌布，染成蓝色。“白色最好入门，这我知道的。”他认真地说道。

我把沉重的桌布拖了出来，抱到院子里，但我刚准备把它放进盛蓝靛的桶里时，小茨冈不知从哪里冒出来，夺走了桌布，用他的大手拧干净，朝在门洞观察我的表哥叫喊：“快把奶奶叫来！”

他似乎预感到了危险，摇了摇蓬乱的黑头发，对我说：“你看，为了这个你也得挨顿揍。”

外祖母来了，尖叫了一声，声音有点儿哭腔，边微笑着边骂我：“你这个别尔米人，淘气鬼，我恨不得把你举起，再摔到地上。”

她又对小茨冈说：“瓦尼亚¹，这件事要对老头子保密，我把这事瞒下来，兴许可以糊弄过去。”

1 伊凡的小名。

瓦尼亚边在花花绿绿的围裙上擦手，边担心地说：“你不用担心，我肯定保密，就怕萨沙走漏秘密。”

“我会给他两个戈比。”外祖母说完，把我领进了屋里。

星期六晚祷前，有人把我带到了厨房，那里漆黑一片，静得让人害怕，过道和房门关得严严实实，透过窗子能看到浑浊的灰色的秋夜，天下着扑簌簌的小雨。黑乎乎的炉口前的大椅子上，坐着阴沉着脸、不同以往的小伙子小茨冈，外祖父站在角落里的污水盆边，从中捞出长长的树条，量好长度后，一根根有序地摆好，在空中舞动着。外祖母站在黑暗的角落里，大口地闻鼻烟，嘟囔：“你还乐呢，你个害人精。”

雅科夫的萨沙坐在厨房中间的凳子上，手攥成了拳头擦眼睛，说话的声音也变了，跟老乞丐一样，拖着腔说：“行行好，放过我吧。”

米哈伊尔舅舅的孩子们——一个表哥一个表姐，并排像木头人似的站在凳子后面。

“先揍你一顿再饶恕你，”外祖父说着，从手中挑了一根长树条，“赶紧，把裤子脱了。”

他平静地说，但无论是他的话语，还是萨沙在吱吱作响的凳子上摩擦的声音抑或是外祖母脚磨地板的声音，都掩盖不了厨房里昏暗的天花板下令人难堪的沉寂。

萨沙站了起来，解开裤子，退到腿弯处，双手提着，猫着腰，失魂落魄地朝凳子走去。他走路的样子，真让人难受，我的腿也打战了。

但看他顺从地趴到长凳上，瓦尼亚把他的两条胳膊捆到凳子上，再用宽手巾绑在脖子上，弯下腰用漆黑的手握着他的脚脖子，这就更让人难受了。

“阿列克谢，”外祖父叫我，“走过来一点儿，听见了吗？你来看看抽人是什么样子的。”

他手扬得并不高，朝着赤裸的身子打了一下，萨沙吃不住痛，

号叫了起来。

“装吧！”外祖父说，“刚刚这一下不疼，这一下才叫疼呢。”

树条落了下去，萨沙的身子顿时就像被烫过，出现一条条红印子，他扯开嗓子叫喊。

“不舒服吧？”外祖父问，他的手也没停下，有节奏地一上一下，“不乐意吗？这可是为了顶针的事。”

他一抬手，我胸中所有的东西都跟着上去，一落，又跟着下来。

萨沙发出的尖叫让人觉得讨厌：“我再也不敢了，我不是举报了桌布的事情吗？我不是说过……”

外祖父悠悠地、念圣经一般说：“告密并不能免罪，这样的人得先挨一顿鞭子，这一下才是为了桌布打你。”

外祖母朝我扑过来，双手环抱我，喊道：“我不给你阿列克谢，绝对不给，你这个恶魔！”

她用脚踢门，叫我母亲：“瓦里娅，瓦尔瓦拉……”

外祖父向她扑过去，一把推倒了她，顺手把我抢走，抱到凳子上。我挣扎着，拽他的红胡子，咬他的手指。他怒吼着，夹紧我，最后朝凳子上一扔，磕破了我的脸。我记得他大声喊道：“把他绑起来，打死他！”

母亲面色惨白，眼睛睁得圆鼓鼓的。她沿着长凳跑来跑去，声音沙哑大叫：“不！父亲，不要打，把他交给我来处理吧！”

我被外祖父打得失去知觉，又病了一场，在一间小屋里，背朝上趴在暖和的大床上过了几天。这间屋子只有一个小窗户，安在墙角。盛着圣像的玻璃匣子前，点着一盏通红的长明灯。

养伤那些天对我而言意义非凡。那些日子里，我应该长得很快，而且有了一种别样的感觉。从那时起，我怀着不安的心情观察大家，仿佛我的心被剥皮了一般，于是，这颗心变得对所有的屈辱和痛苦，无论来自自身或者别人，都特别敏感。

最开始，外祖母和母亲的争吵让我吃惊不已：在狭小的屋子里，全身黝黑、身躯庞大的外祖母朝母亲逼过去，把她挤在墙角圣像前，恶狠狠地说：“你怎么没把他抢过来？”

“我吓坏了。”

“这么大的个子真是白长了，真不害臊！瓦尔瓦拉，我老太婆都不怕，你真不害羞。”

“别说了，母亲，一想起这事我就恶心。”

“不，你并不爱他，不关心这个孤儿。”

母亲沉重但高声地说：“我自己就是个孤儿。”

然后，她们俩坐在箱子上哭了很久，母亲说：“要不是因为阿列克谢，我老早走了，在这个地狱我活不下去，母亲，这里让我受不了。”

“你是我的骨肉，我的宝贝。”外祖母小声说道。

我记下了：母亲并不是那么强而有力的，她也和常人一样畏惧外祖父。是我妨碍了她离开这里，这个活不下去的家庭，这真让人难过。随后，母亲果然消失了，不知去了哪儿。

不知为何，外祖父突然来了，像从天花板掉下来一样。他静坐在床上，冰冷的双手抚摸着我的脸，说道：“你好啊，小爷子，你说话啊，不要生气了，你究竟怎么了？”

我很想踢他一脚，可是一动弹就浑身疼。他的须发看上去比平时还要红，脑袋焦躁地晃动着，放光的眼睛在墙壁里搜索着什么东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块山羊形的饼干、两颗糖果，还有一个苹果和一包青色的葡萄干，放在了靠近我鼻子的枕头上。

“看，我给你带了礼物。”

他弯下腰亲了亲我的额头，接着，一边用僵硬的手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头，一边说：

“我当时做得实在过分，小兄弟，我很恼火，你咬我、抓我，把

我惹怒了。但是，你多挨几下打并不是坏事，我都记住了。你要知道，挨亲人的打不是屈辱，是受教训，不能让外人打，自己人打没关系的。你以为我没被打过吗？我挨的打，你想都想不出来，我给人欺负成那样，上帝看了都会哭的。结果呢，我这个孤儿，叫花子母亲生的孩子，也熬出头了，成了行会的老大，管理着很多人。”

他端正干瘪的身体斜靠在我身上，开始讲他童年时代的事情，声音沉重但厚实，流利地一句接一句。

他的绿眼睛炯炯有神，散发着亮光，金发欢快地朝上直立，嗓音由高亢变得粗重，像吹喇叭似的对着我的脸说：

“你是坐船来的，蒸汽机把你送到了这儿，可我年轻时，得靠自己的力量拉货船，沿伏尔加河逆流而上。船在水里，我在岸上走，赤着脚，脚底下就是尖锐的石头——山旁崩裂的碎石，从清晨走到深夜。太阳烤着后脑勺，脑袋像烧化的生铁一样沸腾着，但必须坚持往前走，腰弯得像豆芽，骨头咯咯作响。阿廖沙¹啊，我的苦楚向谁诉说啊，走了又走，不时掉落绳索摔倒，那时候想咽气都要好受些。你看，在上帝眼里，救世主耶稣眼里，人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就这样，我沿着伏尔加河走了三趟：从辛比尔斯克到雷宾斯克，从萨拉托夫到这儿，又从阿斯特拉罕到马卡里耶夫、到市集，足足有成千上万俄里，第四年我成了纤夫头头，主人见识了我的精明能干。”

说着说着，这个干瘪的小老头在我眼前一下子仿佛变成了童话里的超人，单独拖着巨大的灰货船逆流向前。

有时候，他从床上跳下去，甩开双手，向我演示船夫怎样拉纤，怎样给船排水，他低低地唱着歌，然后又麻利地向上一纵回到床上。他整个人令人惊奇，再往下讲，他的声音更加粗重了。

1 阿列克谢的小名。

“嘿，阿廖沙。休息的时候，状况就完全不同了。夏天的傍晚，日古里一带的绿山下，我们点起篝火，煮粥喝，一个命苦的船夫唱起心爱的歌曲，大家也跟唱起来，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伏尔加河的水也好像流得更快了，像一匹狂奔的马站立起来，似乎要冲破云霄。满怀的忧郁也被风带走，人们唱得那样开怀，粥溢出锅来，那个煮粥的人脑瓜上就得挨上一勺把，怎么开心怎么玩，但不能把正事忘了。”

有人往屋里张望了好几回，想叫他，但我总请求他，他微笑着朝来的人挥挥手，把人撵走：“再等一等。”

他一直讲到晚上，临走前还亲切地和我告别，这让我发现他并不凶恶、恐怖。我一想起他曾经如此严厉地毒打我，就会难过得流泪，而且无论如何也忘怀不了。

外祖父的来访，也给所有人打开了门，一天到晚都有人坐在我的床边，竭尽所能地让我开心。我记得，不是每次他们都能达到目的。到我这里来的最让我开心的要数外祖母了，就连睡觉都和我一起，但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小茨冈。他长得方方正正，大脑袋上的头发卷曲着，一天傍晚他过来时，打扮得跟过节一样，穿着金黄的绸衬衫、绒布裤子、小提琴手一般轧轧作响的皮靴，他的头发闪闪发光，浓密的眉毛下长着一对愉快的斗鸡眼，年轻的小黑胡子下透着洁白的牙齿，都在发着亮光。他那件绸衬衫柔和地映射着长明灯的火光，似乎在燃烧。

“你看，”他说着把袖子卷起来，给我展示那直到肘弯都是红色伤痕的胳膊，“你瞧这肿的，原先还要厉害呢，如今已经好多了。你知道吗，外祖父气疯了！我一看他要打你，就去挡，我原本期待这一挡能把树枝条子折断，趁他去拿另一条的间隙，外祖母或者你母亲就能把你拖走了，谁知道树枝条子没断，都是给水泡得软塌塌的，但你总算少挨了几下，可你看看我给打的，小弟弟，我可是个精灵鬼。”

他笑了，声音像绸缎一样柔和，让人觉得温暖，他又看了看肿

起的胳膊，笑着说：“我那是可怜你，一度喉咙都哽住了，我一看情况不妙，他一鞭紧过一鞭。”

他学马一样吹响了鼻子，晃着脑袋，讲起了外祖父的一件事，我立马觉得他可亲起来，单纯得跟孩子一样。

我告诉他我很爱他，他的回答简单而令人难忘：“我也是，正因为如此我才甘心替你受罪，都是爱啊，你看我为别人这么做过吗？我才不会呢。”

后来他悄悄告诉我，不时回头看看门外：“下次再打你，你要记住，别把身子蜷缩成一团，知道吗？你身子一紧，疼痛就加倍，相反你要舒舒服服地舒展开来，让它软塌塌的，就像一张凉粉皮似的躺那儿，不要憋气，深呼吸，拼命叫喊，记住，这样比较好。”

我问：“他们还会打我吗？”

“你以为不会吗？”小茨冈平静地说，“当然会打啦，说不定还是经常性的……”

“为什么？”

“反正你外祖父就喜欢找茬……”

他又满怀关切地劝说道：“如果他一上一下地打，就是树条子一直朝下落，你就静静地、平和地躺着；要是他抽打，就是树条子来回拉，想剥掉你的皮，那么你就让身子随着树条子来回滚，记住了吗？这样可以减轻痛苦。”

他挤了挤黑色的斗鸡眼，继续说：“在这一块，我比巡警长还熟络呢，小兄弟，我已经被打得浑身的皮又厚又硬，它简直可以拿来缝手套了。”

我注视着他那张快乐的脸，又想起了外祖母讲的关于伊凡王子和伊凡傻子的童话。

三

直到恢复健康我才知道小茨冈在家里的独特位置：外祖父批评他的频率，绝没有像对其他儿子一样高，也没有那么严厉，背地里谈论起他的时候，外祖父还眯着眼摇头晃脑地说：“伊凡有一双能干的手，傻小子，给我记住，这家伙以后一定有出息。”

舅舅们对小茨冈也和蔼可亲，对格里戈里师傅那样开玩笑的事情绝没有在他身上发生过，他们几乎每天都会给格里戈里难堪：有时候是火烧剪刀把，有时候是在他的椅子上扎铁钉，也有时候是把不同颜色的料子放在这个半盲老人边上，当他将这些料子缝成一匹布时，他就会被外祖父骂。

有一天，大家趁格里戈里午睡时，在他脸上涂满了红颜料，不知情的他好长时间都顶着一张红脸走来走去。发白的胡子夹杂着两片暗淡的红斑，长长的红鼻子则无力地耷拉在脸上。

他们总能想出各式花样来整人，而格里戈里总是默默无言，哑吧哑吧嘴，在拿熨斗、剪刀这些工具前，总要往自己手里吐两口唾沫。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习惯，以至于吃饭时，他也这么做，这逗得我们捧腹大笑。他感觉疼的时候，脸上就会挤出波浪一般的皱纹，眉毛也被顶得老高，都到光溜溜的脑袋上去了。

外祖父对这些恶作剧的态度，我记不清了，只是外祖母常常会

握紧拳头吓唬他们：“你们这群可恶的家伙！”

舅舅们私下里谈起小茨冈也是很气愤，他们不仅嘲笑他的工作低贱，甚至骂他是小偷和好吃佬。

我向外祖母打听缘由。

她还是像平常一样，兴高采烈而又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你不知道吗？舅舅们都想把凡纽什卡¹招进自己的染坊，于是开始相互耍诡计，不停地说他手艺差。其实他们心里明白，他们担心凡纽什卡不跟他们合作，而是待在你外祖父那里。你外祖父也说不好就跟伊凡合伙开另一家染坊了，这是你舅舅们不想看到的，明白了吗？”

她微笑着继续说：“人们总是爱使小心眼儿，真让人好笑。你外祖父也看出来了，他故意对雅沙和米沙说：‘我要给伊凡办个免役证，这样他就不用去当兵了，我太需要他了。’舅舅们就会憋一肚子气，但他们又舍不得花很多钱办这个东西。”

我现在又跟外祖母在一起了，就像坐轮船那会儿一样，她每天都会给我讲故事，有时候是她童年时的趣事。但一提起儿子们分家、外祖父买新房子这些事情时，她的语气就跟陌生邻居看笑话似的，不像家里的“二当家”。

我从她的话里得知小茨冈是被父母遗弃掉的。那一年开春不久的一个雨夜，他在门口的长条凳上被人发现。

“他裹着围裙静静地躺着，”外祖母努力地回忆道，“冻得瑟瑟发抖，哭起来都听不到声音。”

“为什么他的父母要把他遗弃掉？”

“他母亲没有奶水，没有东西喂他，她就把孩子送到刚刚生下孩子的人家去。”

1 伊凡的小名。

她沉默了一阵后，挠了挠头发，望了望天花板，叹口气继续说：“还不是因为穷啊，阿廖沙，那种穷无法形容。也有另一种说法：女孩子未婚先孕是件可耻的事情。外祖父曾想把他送到警察局去，我哀求他留下来把他养大，这是上帝的礼物啊，他知道哪家缺孩子。我生了十八个孩子，要是都活着，估计都能站满一条街，你或许不知道，我十四岁结婚，第二年就生孩子了。可是上帝接二连三地把他们从我身边带走去当天使了，我既痛苦又开心。”

外祖母的长衬衫垂在床沿上，乌黑的头发随着肩膀披了下来。她体格魁梧，头发很疏松，像不久前一个满脸胡子的人牵过来的一头大熊。她在雪白晶莹的胸脯上向上帝祷告，微微笑着，身子也随之摇摆起来：“上帝只要好的，留下来的每一个都让我不开心。我有多喜欢伊凡啊，你们这些小家伙我都喜欢。我收留了他，又给他洗礼，他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最开始我叫他‘茹克’¹，他‘嗯嗯’地应着，活像甲壳虫，满屋子爬来爬去。你也要喜欢他这个纯朴的人。”

说实话，我也喜欢伊凡，他经常能让我惊讶得合不拢嘴。

每到星期六，外祖父都要把一周里犯事的孩子们教育一番，再去晚祷告时，厨房里就开始了难以言表的快乐生活：小茨冈把用线做的马具套在几只从炉灰里抓来的蟑螂身上，再在马具后加一个纸糊的雪橇，几只“黑马”就在黄色的桌子上跑了起来，伊凡还不忘用松明棒指挥它们，一边还要喊着：“去请大主教咯！”

他还会用一张纸贴在一只蟑螂的背上，驱赶它追逐雪橇，他有自己的解释：“前面的忘了带口袋了，这个家伙带了，快追！”

他把细线绑在蟑螂的腿上，这蟑螂就只好一边爬，一边用头刨地，伊凡兴奋地叫起来：“助祭也从酒馆里出来做晚祷了！”

¹ 音译，意即甲壳虫。

他还给我们看小老鼠，指挥着它们站起来，用两条后腿走路，后面再拖着一根长尾巴，黑珠子一般的眼睛灵活地眨巴着。他很关爱小动物，时不时把它们藏在自己怀里，并嘴对嘴给它们糖吃，还亲吻它们，他坚信：“老鼠是最聪明的家伙，也很可爱，家神也很喜欢它们！家神会给养老鼠的人带来好运。”

除此之外，他还会用纸牌或者铜钱变魔术，叫喊声比谁都大，看上去跟孩子一样。有一次他和孩子们玩牌，却接连当了几次“大傻瓜”。为此他很难过，气得嘴巴都噘起来了，不想再玩。后来他从鼻孔里挤出一句话：“我就知道他们是一伙儿的，早早商量好了，见眼色行事，在桌子下面换牌。这哪能叫玩牌？骗人的把戏我也会。”

他十九岁，我们四个加起来还没他大。最让我难以忘记的是他在节日晚上的事情了。每每这个时候，外祖父和米哈伊尔舅舅都外出了，顶着蓬松卷头发的雅科夫带着吉他就到厨房来了，外祖母会安排一桌丰盛的点心外加一瓶伏特加，酒瓶子是绿色的，瓶底还雕着红色的小花。小茨冈穿着不合时宜的衣服，忙得连轴转。老师傅的眼睛会闪光，他小心地侧着身子走进来；保姆叶夫根尼娅的脸通常是通红的，间或还有几颗麻子，像个圆滚滚的坛子，但眼睛却很有灵气，说起话来也像个广播；有时候，圣母升天教堂里长发的助祭，还有些长得像梭鱼和鲑鱼的人，也会滑溜溜地挤进来。

这是大家欢聚进行大餐的时候，屋子里充斥着沉重的喘息声，孩子们分到糖果之余，还能讨来一杯甜酒。于是，轻松热闹的气氛，便如炉火般传递开来。

雅科夫舅舅小心翼翼地调试过吉他后就会说：“各位，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了。”

他抖了抖卷头发，弯下腰来，伸长他的脖子，无忧无虑的眼睛似乎昏昏欲睡，原本灵活的眼神，在油雾的掩盖下像熄灭了一般。

他轻轻地拨动着琴弦，弹起了令人兴奋到想立即有所行动的歌曲。

他的曲子使得屋子里的气氛既紧张又安静，像一条从远处赶来的湍急的溪流，透过墙壁和地板激荡着所有人的心灵，让人觉得惆怅而又不安。听过这曲子的人会不自觉地怜爱起周围的人，当然也包括自己，成年人会觉得自己回到了小时候，没有一个人走动，都静静地坐着。

米哈伊尔的萨沙听得尤其入神，他不时地凑到舅舅边上，嘴巴大张着盯着吉他，嘴角流出口水了都不知道。最入神的时候，他会不小心从椅子上滑落下来，再用双手撑着地板。这种情况出现后，他就干脆坐在地上，眼睛还是呆呆的，看得出神。

大家屏住呼吸，全身心地聆听着；只有茶炊在低声吟唱，但并没打搅到大家陶醉在吉他所营造的淡淡忧伤中。墙面上的四方窗子是寂静的秋夜，不时有人轻叩窗户，桌子上立着两支油脂蜡烛，仿佛尖矛，还拖着明晃晃的火苗尾巴儿。

时间仿佛在雅科夫舅舅身上凝固了，他似乎在咬紧牙关酣睡，但两只手又告诉我们不是这样。他弯曲着的右手手指在黑色的琴腔上细微地颤抖着，像小鸟挣扎的翅膀，左手手指则在琴上快速地来回奔跑着。

喝了酒的他，差不多每次都要用一种难听极了的声音唱那首没有劲头的歌曲：

雅科夫若是一只狗——

他会不分昼夜地狂叫：

哎哟，我闲得慌！

哎哟，我忧得慌！

一位修女街边走，

一只乌鸦房檐立。

哎哟，我闷得慌！

蚰蚰炉边蝓蝓叫，

搅得蟑螂不安分。

哎哟，我闷得慌！

一个乞丐晾破布。

来个乞丐就来偷！

哎哟，我闲得慌！

哎哟，我忧得慌！

我受不了这首歌，特别是当他唱到乞丐这个地方时，我就难过得大哭起来。

小茨冈也和大家一样认真地听吉他声，把手指埋进黑头发里，看着墙角，发出轻微的呼噜声。有时候他会感慨道：“唉，我的嗓子要是好的话，我一定唱个痛快。”

外祖母会打断他：“好了，雅沙，别让人闹心了！凡纽什卡，你给大家来段舞吧。”

他们也并非每次都马上答应，有时候我们的乐师会在按住琴弦的一瞬间，攥紧拳头，狠狠地往地上砸去，像甩掉一个看不到的东西一样，他大喊道：“和忧伤、烦恼说再见吧，瓦尼卡，出场！”

小茨冈理了理黄色的衬衫，稍作打扮，小心翼翼地，像怕踩着钉子一般，来到厨房中间。原本黝黑的脸庞也瞬间涨成了红色，他羞答答地请求：“旋律再快一些，雅科夫·瓦西里奇！”

随后就发出了狂风骤雨般的吉他声，靴子也在地上发出细碎的撞击声，桌子和柜里的碗碟也嗡嗡作响，他的脚步快得让人看不清。他尖叫一声后，往地上一蹲，接着就像金色的雨燕在人眼前晃过，

衬衫的绸带也旋转着，飘动着，像在燃烧，传出金黄色的光芒，周围也亮堂了。

小茨冈跳得更忘情了，要是门开了让他走，他就能沿着大街转遍整个小城，不知哪里才是终点。“横着来一次！”雅科夫舅舅踮起脚尖敲打着地板叫道。

他尖叫着，颤抖的嗓音传出来一句玩笑话：“哟嘿，要不是舍不得这双草鞋，我早就抛弃老婆孩子远走他乡了。”

桌子后面的人，手脚也随着旋律摆动着，仿佛被火裹住了一般，不停地大声呼喊；大胡子师傅拍自己的光头，嘴巴咕嘟咕嘟响，有一次他低下头来，大胡子趴在我的肩膀上，嘴巴贴着我的耳朵说：“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¹，你的父亲要是活着的话，也会跟他们一样，热情似火。”

“我已经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他生前跟你外祖母跳舞的时候——你等一等！”

他站了起来，身材高大，但脸色憔悴，好像圣像里的人一样，朝着外祖母鞠了一躬，发出粗重的声音请求她：“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给个面子，到场上走一圈，就像跟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那样，让我们乐呵乐呵。”

“怎么回事？亲爱的格里戈里·伊凡内奇先生，你怎么了？”外祖母微笑着，身子缩了一缩继续说道，“我能跳什么舞啊？别人还不笑话我……”

经不住大家的邀请，她一下子像个年轻人一样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裙子，舒展了一下身子，硕大的头颅向上一扬，就跳了起来，还大声喊道：“让你们笑去，笑个够！嘿！雅沙，换支曲子。”

¹ 阿列克谢全称。

舅舅挺直了身子，眼睛微微闭着，旋律慢了下来；小茨冈也停顿了一会儿，跳到外祖母跟前，蹲了下来，围着她转圈。她张开双手，眉毛向上翘着，黑色的眼睛望向远方，她在地板上无声地滑动着，像在空气里一样。她让我觉得好笑，我终于没忍住笑了出来。老师傅严厉地在我额头上点了一下，其他人也用责备的眼神看着我。

“伊凡，别跺了！”老师傅笑着说。小茨冈听话地跳到一旁，坐在了门槛上。保姆叶夫根尼娅亮起了嗓子，小声而悦耳地唱起来：“周一到周六，姑娘们忙着织花边，劳动很辛苦——哦，似乎只剩一口气！”

与其说外祖母在跳舞，不如说她在讲故事。你看，她心事沉沉地滑动着，身子晃动着，手摊在额头上往外看，她肥硕的身躯晃动着，两只脚小心地探索着前面的道路。她忽然站住，像受惊一般，面孔也抖了抖，皱了皱眉头后，又若无其事，满脸都是可亲的笑容。她滑向一边，摊开一只手给人让路，眉头放下来，屏住呼吸一动不动，静静地听着，笑容更加灿烂了。突然，她从原来的地方开始，再一次像风一般舞动起来，这时的她显得匀称而高大，我们的目光再也没离开她，她奇迹般地回到了青春，如怒放的鲜花美丽可爱。

保姆叶夫根尼娅像大喇叭似的唱起来：“一周的午间祷告刚做完，就跳舞到深夜，她最后一个离场，只可惜，假期太快！”

外祖母跳完了之后，就坐回了原先靠近泡茶的地方，大家对她的舞姿夸个不停。她却淡淡地理着头发，一边说：“好啦，你们是没见过真正的舞蹈，以前，我们巴拉赫纳的一位姑娘——虽然名字忘了，但人们看她跳舞时，快乐到想哭。只消看她一眼，你们就会感到如过节般快乐，别的东西都不需要了。我羡慕不已，罪过罪过。”

“歌手和舞蹈家是世上最优秀的人！”叶夫根尼娅认真地说，她唱起了大卫王的故事，舅舅雅科夫则搂着小茨冈对他说：“你如果去酒馆跳的话，会把人跳到发狂……”

“可我渴望有个好嗓音，”小茨冈无奈地说，“如果上帝赐给我的话，我就唱它十年，哪怕之后出家也愿意。”

大家都喝伏特加，格里戈里喝得最多，人们不断地给他满上，外祖母劝道：“小心点，格里沙，不然会变瞎子的。”

他不以为然：“就让它瞎了好了，留着也没用，我什么东西没见过。”

虽然喝得多，但他从来没醉过，唯一不同的是话越来越多，几乎每次都会提起我的父亲：“这人有一颗伟大的心灵，我的朋友——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

外祖母也惋惜，跟着说道：“没错，他确是上帝的好儿子。”

什么事情都很有趣，都吸引着我，但似乎每件事情都让忧伤悄然而不间断地向内心渗透。在大家心里，欢乐和忧伤以难解的速度相互替代，不可分地缠绕在一起。

有一次雅科夫舅舅处在半醉半醒时，开始撕扯自己的衬衫，并生气地揪着自己的头发还有稀疏的胡子、鼻子和耷拉着的嘴唇。

“这就是生活吗？这算什么生活啊？”他怒吼着，泪水已打湿了他的面庞，“干吗非得这样生活啊？”

他拍打着胸脯，甩耳刮子，敲打脑门，哭着说：“我就是个流氓，下流痞子，丧家犬！”

格里戈里愤怒地应和着：“没错，你还真就是！”

醉醺醺的外祖母抓着儿子的手说：“好了，雅沙，应该说什么上帝知道。”

再喝了几杯之后，她看上去更美了，她那双微微笑的眼睛，给每个人倾注着温暖的光芒，她用头巾给发烧的脸扇风，几乎是重复着唱出来：“主啊，一切多么美好。”

这是她内心的想法，也是她一生的格言。

而雅科夫舅舅的表现使我十分惊讶。我问外祖母他为什么这样

痛哭、打骂自己。

“你什么都想知道？”她有些反常，无奈地说道，“再等等，现在还不是时候。”

这加重了我的好奇心，我到染坊里问伊凡，他也回避我，一直看着格里戈里师傅嘻嘻笑。被我弄烦了，他就把我推出染坊，叫道：“别烦我，出去！不然我也把你扔进染锅里！”

格里戈里师傅站在又宽又矮的炉子前，炉上架着三口锅，他正拿着一根黑色的长棒子在锅里搅和着，不时拿出来，看看顺着棒子滴下去的染料水。火烧得很旺，从下面映衬着他那件老神甫的袈裟一般花花绿绿的大皮围裙。染料水在锅里发出滋滋的响声，扎眼的蒸汽水云朵般地挤向门口，风雪贴着地面扫过院子。

格里戈里师傅的眼睛浑浊而布满血丝，他的眼睛从眼镜下面钻出来看着我，粗声地对伊凡说：“去把劈柴拿来，你的眼睛干吗去了？”

小茨冈去院子里拿柴的时候，格里戈里正坐在装着紫檀索的麻袋上，他朝我招了招手：“你过来！”

他把我抱在他的膝盖上，柔和而透着热气的大胡子贴着我的一边腮帮，他意味深长地说：“你舅舅受够了他老婆，就把她打死了，如今他良心不安，你知道吗？你什么都要知道点儿，要小心，不然会很难受的。”

跟格里戈里相处，同与外祖母相处一样，让人觉得轻松，但又有点儿让人害怕，仿佛他能从眼底下把一切都看穿。“怎么打的？”他不紧不慢地说，“两个人晚上睡觉的时候，他用被子蒙着她的头，死死地压着打。要说原因，估计他自己也不知道。”

伊凡已经抱着一捆柴回来，蹲在火堆旁取暖。格里戈里师傅并不在意他，深沉地继续说道：“他打她，也许是她太好了，让他嫉妒了。小弟弟，卡希林一家不爱好人，他们嫉妒她，容不下她，总是

想办法害她。你去问问你外祖母，就会知道他们是如何害死你的父亲的了。她知无不言——她不喜欢撒谎，也不会。尽管她喝酒、闻鼻烟，但她是个圣人，她看上去虽然傻乎乎的，但你要跟牢她。”

他推了我一下，我就跑向了院子，心里既害怕又沉重。在门洞里，凡纽什卡追上了我，捧着我的脸，低声说道：“你别怕，他是个好人；你要直视他的眼睛，他喜欢这样。”

一切都让人感到奇怪而不安。不一样的生活我还没体验过，但模模糊糊记得，父母亲的生活并非这样：他们说话也不一样，娱乐也不同，无论是走路或者坐着总是肩并肩在一起，相互依偎。到了晚上，他们经常待在一起笑很久，还坐在窗户边大声放歌。街上的人稀奇地围在他们身边，那些朝上的面孔让我自然而开心地联想起饭后待洗的脏碟子。这里的人不怎么笑，偶尔笑起来也让人捉摸不透。人们时常大声吼叫，互相威胁着对方，或者躲到一边窃窃私语。孩子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出，谁也不理会他们，这使得他们像灰尘被雨打落掉进泥土一样。在这个家里，我也感觉自己是个外人，日子就像无数根针在扎着我，弄得我疑神疑鬼，焦虑地关注每件事情。

我和伊凡的友谊与日俱增，外祖母一整天都在忙家务事，我几乎成天跟小茨冈待在一起。外祖父打我的时候，他依旧用手替我挡着，隔天他给我看打肿的手时，还要埋怨：“这一点用也没有，你也没有挨得轻些，但我呢，你瞧！以后再也不干了，再不管你了。”

可下一次，他还是这么做。

“你不是不愿意了吗？”

“本来是不愿意的，可还是靠了过去……说不出原因，下意识就过去了……”不久后，我得知了小茨冈的一件事，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好感和友情。

每到周五，小茨冈会把那匹枣红色的马儿沙拉普套在宽大的雪

橇上。沙拉普最为外祖母疼爱，这是个鬼灵精般的捣蛋鬼，专爱吃美味的草料。小茨冈穿着齐膝的短皮衣，头顶着重重的帽子，腰上还束着一条绿腰带，这就赶着雪橇去集上采购食物去了。他很久没回来的时候，家里人都焦急不已，纷纷来到窗户前，哈着气把玻璃上的冰化掉，往他回来的方向张望着。

“还没回来？”

“没有！”

“还没！”

外祖母最焦急。

“真是的！”外祖母对着舅舅和外祖父说，“你们把他全给毁了，你们还有羞耻心吗？怎么这么不要脸啊？家里东西不够用吗？都是一窝子蠢材，贪心鬼。你们会遭到报应的。”

外祖父沉着脸嘟囔着：“好了，这肯定是最后一次。”

也有时候，小茨冈要直到中午才回来，外祖父和舅舅们急忙冲到院子里，外祖母吸着鼻烟，像狗熊一样跟着转出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这个时候她往往显得笨手笨脚。孩子们也出来了，忙着卸下雪橇上的东西，有小猪、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让你买的都买了？”外祖父犀利地看着他，掂量着雪橇问道。

“是的！”伊凡开心地回答，他在院子里一上一下跳着取暖，扑通扑通拍打着手套。

“手套别拍坏了，那花了钱的！”外祖父呵责道，“找零钱了吗？”

“没有。”

外祖父围着雪橇巡视了一圈，低沉着声音说：“你买的东西又多了，你看——有些东西没有用钱是吧？这不是我的本意。”

他皱着眉头，马上走开了。

舅舅们高兴地向着雪橇走去，拿起家禽、鱼、鹅肫肝、小牛腿、

大块肉，掂了掂，吹起口哨，纷纷赞他：“好家伙，真会挑！”

米哈伊尔舅舅尤其高兴，身上像装了弹簧一样，围着雪橇蹦蹦跳跳，啄木鸟一样的鼻子嗅嗅这，闻闻那，甜蜜地咂着嘴巴，笑盈盈地眯着眼睛，他和外祖父一样，但个头略高，头发黑得像一段烧黑的树疙瘩。他把冰冷的手插进袖子里，问小茨冈：“我爸给了你多少钱？”

“五个卢布。”

“这些值十五个卢布，你花了多少？”

“四卢布十戈比。”

“这么说，还有九十戈比给你私吞了。雅科夫，你看见了吗？他多会攒钱啊。”

雅科夫舅舅只穿着一件薄衬衫站在雪地里，对着冷冷的天空眨着眼睛，偷笑着。

“瓦尼卡，你请我们喝半瓶伏特加吧。”他懒洋洋地说。

外祖母一边卸下马套，一边跟马说着话。

“怎么了？乖孩子，怎么了？小猫咪？你要捣蛋了？那就去吧，上帝的小家伙。”

高大的沙拉普竖起浓密的鬃毛，露出雪白的牙齿啃着外祖母的肩膀，扯着她的头巾，快乐的眼睛瞅着她的脸，甩了甩睫毛上的雪花，发出低声的嘶鸣。

“想吃点面包吗？”

她把一块面包塞进马嘴里，用围裙接住掉下来的面包屑，深沉地看着它。

小茨冈也像年轻的马一样跳到她跟前。

“老奶奶，你看它多聪明，真是匹好马儿。”

“你走开，别在我面前讨喜！”外祖母跺脚呵斥道，“你得明白，今天我并不喜欢你。”

她随即向我解释说，小茨冈今天偷来的东西比买来的多。

“外祖父给了他五个卢布，他只用了三个卢布买东西，其余的东西都是偷来的！”她并不高兴，“喜欢偷东西，捣蛋鬼！做了一次尝到了甜头。家里人再谈论一番，夸他干得好，他就养成了偷的习惯。外祖父从小受苦，受够了罪，老来却变得非常贪婪，钱对他来说比自己的孩子还重要，他就喜欢空手套白狼。米哈伊尔和雅科夫……”

她挥了挥手，沉默一会儿，又打开鼻烟壶，唠叨起来：“廖尼亚，人事就像花边，织花边的要是个瞎老婆子，花孔哪能看清啊？万一人家抓住伊凡偷东西，会把他往死里打的。”

隔了一会儿，她低声道：“哎呀，咱们的规矩多，真理却没有。”

隔天，我就求小茨冈不要这么做了。

“否则人家会打死你的。”

“他们抓不住的，我能逃脱，我眼疾手快，马也如此！”小茨冈笑着说，可是一会儿又皱起了眉头，“我也知道偷不好，而且有风险。我只是借它解闷，我也没想过攒钱，一周之内，你的舅舅们就会把钱从我手里拿走，我不在乎，拿就拿吧，反正我吃得饱饱的了。”

他颤抖的双手突然紧紧握住我的手。

“你又瘦又小，骨头倒很硬，以后肯定是个大力士。你听我的，你学习弹吉他吧，让雅科夫舅舅教你，真的。你年轻，学习不会很难，你人虽小，脾气却不小。你讨厌你外祖父，对不对？”

“我不确定。”

“除了老婆婆，卡希林一家都不喜欢我，那就让魔鬼喜欢他们好了。”

“那魔鬼喜欢我吗？”

“你不是卡希林家族的，你姓彼什科夫，不同的血统，另一个家族的……”

他一下子紧紧搂住我，近乎呻吟地说：“唉，要是我有一副好嗓子该多好，我要让大家的心澎湃起来，你走吧，我要干活儿了。”

他把我放在地板上，嘴里衔住一枚铁钉，将一块湿漉漉的黑布牢牢地钉在一块大四方木板上。

可突然没多久他就死了。

事情是这样的：临近大门的院子里，靠墙处有一个橡木的大十字架，主干粗，枝节也多，放在那很久了，我来这里的时候它就在——那时候它还比较新，泛着黄色，可是只一个秋天，它就被雨水弄得黑乎乎的。它散发出一股浸水的橡木苦味，在脏兮兮的院子里也显得碍手碍脚。

它原本是雅科夫舅舅买来准备放在妻子坟墓上的，因为他曾许下愿望，在她去世周年那天，亲自把十字架安到坟头。

那天正好是初冬的一个周六，天气极冷而且还刮着风，雪花从屋顶被吹落下来。大家都来到院子里，外祖父、外祖母一大早就领着几个孙子去祭奠了，我因为犯错而被留在家里。

舅舅们统一穿着黑短皮大衣，把十字架从地上抬起，他们抬着横木的两边。格里戈里和一个陌生人吃力地把沉重的十字架主干放到小茨冈宽大的肩膀上。他晃了一下，两腿分开站着。

“吃得消吗？”格里戈里问。

“不清楚，不过好像很重。”

米哈伊尔舅舅怒气冲冲地喊道：“打开大门，瞎子！”

雅科夫舅舅接着说：“瓦尼卡，你真不害臊，我们加一起都没有你劲儿。”

格里戈里打开大门时还严肃地叮嘱伊凡：“小心点，别累着，上帝保佑你。”

“秃子。”米哈伊尔舅舅的声音从街上传来。

院子里的人都乐了，高声谈论起来，像是为这十字架被移走而高兴。

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牵着我的手带我来到染坊里，说：“外祖父可能不会打你，你看他那和气的眼神。”

在染坊里，他把我放在准备上色的羊毛堆上，关爱地用羊毛裹住我的肩膀，他闻了闻染锅里上升的蒸汽，若有所思地说道：“亲爱的，我和你外祖父在一起三十七年了，他做的事没一件逃得出我的眼睛。以前我们是朋友，两个人合伙做这买卖，一起想办法。你的外祖父聪明着呢，他当了老板，可我不会。反正上帝看着呢：他只需微微一笑，最聪明的也会变成傻瓜。你不理解人家那样说、那样做的原因，可是你必须都懂。你父亲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是个难得的人物，他就什么都知道，所以你外祖父才不喜欢他，不待见他。”

听好话总是个愉快的过程，我一边听一边看着炉子里赤色的火焰打闹，染锅上还有乳白色的云雾似的蒸汽，它变成灰蓝色的霜盖在房顶的斜木板上——透过毛茸茸的房顶细缝，有一线蔚蓝的天空。风变小了，太阳也照射过来，玻璃似的灰尘布满了整个院子。大街上，雪橇的滑板发出尖锐的响声，蓝色的烟从房子的烟囱里袅袅升起，淡淡的影子飘过雪地，好像在诉说着什么。

大胡子格里戈里个子修长，但很瘦，没戴帽子，挂着一双长耳朵，像极了善良的巫师，他一边搅和着烧开的颜料，一边不停地教育我：“无论对谁，都要以正直的眼光看待，即便是一条狗朝你扑来，也要这样，这样就能吓退它。”

沉重的眼镜压着他的鼻梁，他的鼻梁和外祖母一样，尖上堆满了发青的血丝。

“等等，发生什么事了？”他忽然说道，然后侧着耳朵倾听，用脚关上炉门后，几下就跑到院子里了，我随他跑了出去。

厨房正中的地板上，躺着面朝上的小茨冈，窗格里透出的亮光，

一道道照射在他的头上、胸上以及腿上。他的额头发出奇异的光芒，眉头直直竖着，斗鸡眼呆滞地望着天花板。暗色的嘴唇抖动着，吐着红色的沫子，鲜血顺着两颊流到了脖子上，流成了浓稠的小溪，从背上透出来。伊凡的两条腿呆呆地伸着，裤子也湿透了，贴在地板上。地板被沙子刮得干干净净透着亮光，鲜艳的血汇成了一条条溪流穿过光线向门槛移动着。

小茨冈一动也不动，胳膊笔直地靠着身子，只有手指还有动静，挠着地板，被染红的手指也在阳光的照射下发出光亮。

保姆叶夫根尼娅蹲在他旁边，往他手里塞细长的蜡烛，伊凡握不住，蜡烛倒掉了，灯芯浸在血水里。叶夫根尼娅把它捡起来，用围裙擦干净，再次尝试。厨房里传来阵阵窃窃私语，像风一样从门槛上推挤我，我紧紧抓住了门环。

“他摔了一跤。”雅科夫舅舅惨淡地说道，他的头颤悠悠地转动着，面如土色，六神无主，不停地眨巴着。

“他倒了之后，就被压住了——砸到了脊柱上，我们发现不对，立马扔了十字架，不然我们也会被压成残废的。”

“是你们把他压死的。”格里戈里闷声说。

“是又怎样？”

“你们……”

血还在不断地往外流，随后在门槛那集成了一摊，慢慢变成黑色，好像膨胀了一样。小茨冈边吐着粉红色的沫子，边做梦似的哞哞叫，他慢慢变瘦了，越来越扁了，贴在地板上，好像要向地板凹进去。

“米哈伊尔骑马赶到教堂找父亲去了，”雅科夫舅舅低低地说，“我雇了一辆马车把他拉回来……幸亏不是我背着主干，要不然……”

保姆又往小茨冈手里塞蜡烛，蜡和泪水滴在他的手掌上。

格里戈里忍不住粗暴地喊道：“你把蜡烛立在他脑袋旁的地板上好了，笨蛋！”

“对了。”

“把他的帽子取下来。”

保姆照做了，他的后脑勺撞到地板，发出闷闷的声音。他的头偏向一边，血流得更多了，只从侧着的这边流，过了很久很久，一开始我还在等他，休息一会儿他就会坐到地板上，吐口唾沫说：“呸，好热啊……”

周日午觉醒来，他都会这么做。但这次没有，他不停地瘦下去。太阳慢慢照不到他了，光线一道道缩了下去，只能照到窗台上。他脸上呈现黑色，手指也不再动弹，嘴角的沫子也没有了。他的天灵盖前、两耳边，插着三支发出黄色火苗的蜡烛，照着他乌黑而杂乱的头发，腮帮上还有两片光跳动着，尖尖的鼻子和粉色的嘴唇还亮着。

保姆跪在一边哭泣着，一边还说：“你是我的小鸽子，是招人爱的小鹰……”

我非常害怕，于是爬到桌底下藏了起来。不一会儿，外祖父穿着貉绒大衣，步履沉重地进来了，外祖母穿着带毛领子的皮大衣，米哈伊尔舅舅，小孩子，还有许多生人，也都进来了。

外祖父一把甩掉大衣，扔在地板上，嚷嚷说：“你们这群混蛋，把这么能干的小伙子毁了，要知道再过五六年，他会千金难得的！”

地板上堆着衣服，让我看不到伊凡，于是我又爬了出来，不小心碰着外祖父的脚。他一脚把我踢开，挥着捏紧的拳头吓唬舅舅们：“你们这群豺狼！”

他坐到了长凳子上，双手撑着凳面，只抽噎却不流眼泪，发出呀呀的声音：“我知道，你们视他为眼中钉……唉，凡纽什卡……你

这个小傻瓜啊！该怎么办呢？唉，真没办法啦？人家的马，坏的缰绳。老婆子，这些年上帝不眷顾我们，对吗？老婆子？”

外祖母整个人趴在地上，双手不停地抚摸着伊凡的脸、身体，对着他的眼睛呼吸，搓揉他的手，蜡烛全被碰倒了。随后，她缓缓地站起来，脸色黑得难看，身上也是黑衣裳，怒目低吼道：“滚出去，可恶的家伙！”大家全都走开了，除了外祖父。

此后，小茨冈悄无声息地被人埋掉了。

四

我躺在宽大的床上，裹着四层大被子，聆听外祖母的祷告。她双膝跪地，一只手按在胸口，另一只不紧不慢地画着十字。

院子里已经很冷了，透亮的月光穿过窗上的冰花，照在她长着善良大鼻子的面庞，她的眼睛像磷火一般烧着。绸质的头巾盖着她像铸铁般乌黑的头发，黑衣裳随着身体轻微地颤抖着，从肩膀滑落下来，铺在地上。

祷告完毕之后，外祖母静静地脱去自己的衣裳，又折好，放在墙角的箱子里，然后就走到床边来了，我假装睡得很香。

“骗人呢，我可爱的小强盗，你没睡着吧？”她轻轻地问道，“我猜你没睡着，好孩子，给我腾点位置。”

我知道她会怎么做了，便再也忍不住笑了，她于是恨恨地说：“啊，你竟敢跟我开玩笑。”

她拽着被子，迅速地用力一拉，我不由自主地在空中转了几圈，然后坠在软绵绵的鸭绒褥子上，她哈哈大笑：“怎么样？吃亏了吧？”

也有时候她祈祷时间很长，而我真的入睡了，就不知道她是怎么睡上来的了。

一有烦恼、吵架、打架的那些日子，外祖母的祷告就特别长。她的祷告挺有意思的， she 会把琐事一点不落地告诉上帝，她庞大的

身躯跪在那里，就跟小山一样，开始时，她的声音小而快，含混不清，接着便是嘟嘟囔囔念叨了：

“主啊，你知道，每个人都希望过得更好，米哈伊尔最大，理应住在城里，让他搬到河对岸去，他会觉得委屈，再者，那儿也是他没住过的地方，指不定会发生什么事情。但他爸爸中意雅科夫，对孩子存偏心，这有什么好的呢？何况老头子性子倔，主啊，你帮忙开导一下。”

她那双大而亮的眼睛，注视着暗色的圣像，继续祷告：“主啊，你在梦里告诉他怎么给孩子们分家吧。”

她画好十字后便磕头，大脑袋在地板上敲击出“砰砰”的声响，随后又坐直，郑重地说道：“也请让瓦尔瓦拉快乐些，她究竟是怎么了？她比别人罪过更大吗？为什么要落得这境地？一个正值壮年的女人，却要成天在悲哀里度过。主啊，你也别忘了格里戈里，他的视力越来越差，一旦瞎了就得去讨饭，这不好。他为我家耗尽了精力，你以为老雇主会照顾他吗？唉，亲爱的主啊。”

她沉默了一阵，顺从地低下了头，双手垂下，屏气一动不动，似乎睡着了。

“好像还有些什么？”她皱了皱眉，陷入了自言自语的回忆中，“还有请救救所有的正教徒，可怜可怜他们，请原谅我这该死的老糊涂——如你所知，我犯罪不是出于本意，而是愚蠢。”

她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满意地说道：“你都懂的，亲爱的，你是无所不知的，主啊！”

我很喜欢外祖母的上帝，他与外祖母是那么亲切，我于是央求她：“给我讲讲上帝的故事吧。”

每每这个时候，她的语音就特别低，声音也拉得很长，闭着眼而且身体坐得很端正，她欠了欠身子，坐好，将头巾披好。她可以

讲很久，直到人睡着：“在山冈上，在天堂的草地上，在银白色的菩提树下，上帝的蓝宝石座位就放在那，那些菩提树成年都是枝繁叶茂的。天堂里既没有冬，也没有秋，花儿四季开放，只是让信徒们开心。天使们围绕着上帝飞舞，成群结队的，多得像漫天的雪花，也像嗡嗡作响的蜂群。这些白鸽飞到人间，又飞回天上，将人间的事情告诉上帝。那些天使中，既有你的我的，也有外祖父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属天使，上帝是很公平的。打个比方，你的专属天使说——‘阿列克谢对着他外祖父吐舌头扮怪相’，上帝就会吩咐把你扁一顿。天使就这样把每个人的事情告诉上帝，上帝据此赏赐，有人分得不幸，有人分得快乐。上帝那儿所有事都是美好的，天使们欢乐地游戏，舞动翅膀，不停对上帝说‘荣耀归于主’。可爱的上帝呢，只是微微一笑，似乎在说：好了好了。”

外祖母也面带笑意，脑袋左右摇晃。

“你全见过？”

“没有，但我知道。”她沉思后回答。

一讲起上帝、天堂、天使，她就变得小巧可爱，面孔也显得年轻，湿润的眼睛流露出温暖的光芒。我拿着她那粗粗的辫子缠到自己的脖子上，静静地听她那讲不完又听不厌的故事。

“人看不到上帝的——眼睛会瞎掉，圣徒也要睁大眼睛才能看到，不过我见过天使的，你心境平和的时候他们就会出现。有一次晨祷，我站在教堂里时就看到了两个天使，雾一般，晶莹剔透，穿过他们的身体什么都可以看到。他们的翅膀紧贴着地板，像花边，又像细纱。他们围着宝座转悠着，协助老神甫伊利亚：他举起衰老的手向上帝祷告，他们就托着他的手肘。他太老了，眼睛都瞎了，不久他就去世了。他一见到那两个天使，就高兴地呆住了，心头泛起难过，眼泪也滴落下来——哦，这是件好事。哦，廖尼卡，好孩

子，不管是天上还是人间，上帝的东西都是好的，好极了。”

“我们这里也是这样的？”

外祖母画好十字后回答道：“多谢圣母，一切都好。”

这让我很迷惑，很难相信这个家庭一切都好，我似乎觉得日子越来越糟。

有一天，我从米哈伊尔舅舅的房门前走过，看见纳塔利娅舅妈浑身穿着白衣服，双手按住胸口，在屋子里窜来窜去，大声叫嚷，声音虽然不高，但听的人害怕：“上帝，把我带走吧！把我领回去！”

我明白她的祷告词，也明白了格里戈里为何经常嘟囔这句话：“就算眼瞎了去讨饭，也比这好。”我希望他的梦想成真，那我就能请求给他带路，我们一起去讨饭。我告诉了他这个想法，老师傅笑呵呵地回答说：“那好吧，我们一起去，我在全城吆喝：这是染坊雇主瓦西里·卡希林的外孙，那会多有趣啊。”

我好几次看见纳塔利娅舅妈呆滞的眼睛底下有发青的肿块，脸色发黄，嘴唇肿胀。我问外祖母：“舅舅打她？”

外祖母叹气说：“他偷偷地打，该死的，你外祖父不允许，他就在夜里打，凶得不得了，他老婆偏偏又忍气吞声。”

她停不住继续说：“现在打得已经没以前那么厉害了，只在牙齿、耳朵打几下，揪她的辫子，就好了。以前的话，一打就是几小时。你外祖父有一回打我，也是从复活节第一天午祷时分直打到晚上，累了才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打，缰绳都用过了，什么东西都用。”

“为什么呢？”

“忘了，有一次他把我打得半死，连着五天没给我吃的，我死里逃生，有时候还要……”

这把我惊呆了：外祖母的块头大过外祖父一倍，我不相信她打不过他。

“他比你力气大？”

“不是这样，是岁数。再说，他可是我的丈夫，上帝安排他管我，我注定要忍受。”

她拂去圣像的灰尘，擦拭法衣，让人觉得轻松愉快，圣像富丽堂皇，圆光上镶嵌着珍珠、银子还有宝石，她双手捧起圣像，笑呵呵地看着它，感激地说：“你瞧这可爱的脸蛋。”

她边画着十字，边吻了上去。

“落了尘土，遭了烟熏。唉，万能的圣母啊，你是我为数不多的欢乐。廖尼亚，好孩子，你看这画多么精细，花纹多细腻，却全都清晰可见。这叫‘十二节’，当中的是至善圣母费奥多罗夫斯卡娅¹。”

有时候我会觉得，她虔诚、严肃地摆弄圣像，好比受了委屈的表姐卡捷琳娜摆弄洋娃娃一样。

她时常看见鬼，一大群、一个都见过。

“在一次大斋期的夜里，我经过鲁道夫家门口，那天月亮白得像牛奶，我突然看见屋顶烟囱那边，坐着一个黑鬼，头上顶着角正在烟囱口闻什么，一边闻，一边打响鼻，很大个，毛茸茸的，闻的时候，还要摇动尾巴在屋顶上扫来扫去，沙沙作响。我画十字诅咒：‘希望神出现，使他的仇敌走开。’它闷着声尖叫了一下，头朝下从屋顶坠到了院子，就完了。大概，鲁道夫家那天吃肉了，小鬼在那儿正闻得高兴呢……”

我想象着小鬼倒栽葱摔落下去的场景，忍不住笑了，她也笑了，说：“它们很顽皮，就像小孩子。有一次我在浴室洗衣服直到半夜，炉子门突然开了，它们从炉子里钻出来，个头越来越小，有红的，有绿的，还有黑得像蟑螂一样的。我连忙跑向门口，但哪还有

¹ 俄国东正教圣徒之一。

路，我被小鬼们围住，它们把浴室堵得水泄不通，转身的余地都没有，它们往我脚底下钻，挤挤攘攘的，害得我腾不出手画十字。它们都毛茸茸、软绵绵又热乎乎的，像猫崽子一样，不同的是它们用后腿走路。它们在地上打着滚，露出老鼠般的牙齿，眼睛发出绿光，角刚刚钻出来一点，像痘痘一样冒着，尾巴又有点像猪，哎呀我的天！我昏过去了，醒来之后发现蜡烛燃尽了，澡盆里的热水也凉了，要洗的东西满地都是，天啊！我真是活见鬼了。”

我一闭眼睛，就会看到那些毛乎乎、五颜六色的家伙，从炉口、炉子灰色的石头上，像水一样往外流，挤满浴室，吹蜡烛，伸出粉色的小舌头，这场面虽然可笑但着实令人害怕。外祖母摇摇头，沉默了一会儿，又一下子精神起来。

“有一次，也是在一个刮着大风雪的冬夜里，我从久科夫山谷走过，看见一个被诅咒的人。你记得吗？我先前讲过，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在那儿池塘的冰窟窿里想淹死你的父亲？我就那样连滚带爬地走到谷底，就听到满谷都是尖叫声。我一看，不得了，三匹黑马拉着一辆雪橇朝我冲过来。一个身材高大的鬼赶车，它戴着红色的高帽子，橇子似的站在车夫座上，双手伸得直直的，拉着铁链做的缰绳。山谷里都没有路，这辆雪橇就冲向池塘，消失在浓厚的雪里。雪橇上坐的也都是鬼，它们打着呼哨，大喊，挥动着高帽子——后面又跟着七辆一样的雪橇，消防车一样呼啸而去。马全是黑色的，而这些马都是被父母诅咒过的人变的，他们专门给鬼找乐子，鬼让他们拉车，在晚上赶赴各种各样的宴会。我见到的那次，怕是鬼在娶媳妇呢。”

不得不相信外祖母——她的话语简单明了，跟真的一样。

她讲诗的声音十分动听，其中有一首是关于圣母视察悲惨世界的场景，讲她劝诫劫匪安加雷切娃“公爵夫人”不能抢掠、殴打俄

罗斯人。还有些诗是有关神人阿列克谢、战士伊凡。还有关于大智慧的瓦西莉萨、公羊神甫和上帝的教子以及女王公玛尔法、绿林女头领乌斯达、负罪女人玛丽亚、强盗母亲的哀伤等恐怖的神话。她的神话、故事，还有诗歌，真是不计其数。

不论是人还是鬼，或者外祖父以及其他邪气，她都不怕，就怕黑蟑螂，离她很远的时候，她就能听见它们在爬。她经常半夜叫醒我，低声说：“亲爱的阿廖沙，有蟑螂，你去碾死它，看在主的分上。”

我睡眠惺忪地点好蜡烛，在地板上搜寻敌人，但并不是每次一下子就能找到。

“哪有啊？”我说。她蒙着头躲在被窝里，一动不动，声音轻得几乎听不到：“唉，有的，你帮帮忙再找找，肯定有，我知道。”

她从来没说错过，我在离床很远的地方果然找到一只蟑螂。

“碾死了吗？谢谢上帝，谢谢你。”

她头从被窝里钻出来，微笑着舒了一口气。

如果我没有找到那只虫子，她就睡不着，我能感觉到，周围寂静的空气里，稍微一点响动就会让她浑身打战。我听见她屏着气轻声说：“它们在门槛那，在箱底爬呢。”

“你怎么会怕蟑螂啊？”

她理由充分地说道：“我不知道它们的用处，这些黑乎乎的家伙，老是在爬，上帝给它们安排了任务，土鳖说屋里潮湿，臭虫说墙壁脏了，跳蚤咬人是在说那人要生病了——都好理解。只有这东西，谁知道它们身上有什么怪异，上帝派它们来干吗？”

有一天，她跪在地上虔诚地和上帝对话时，外祖父突然冲了进来，嘶哑着说：“老太婆，上帝来咱家了——家里失火了。”

“什么？”外祖母大叫着，从地板上弹了起来，两人拖着沉重的步子朝黑乎乎的大厅跑去。

“叶夫根尼娅，把圣像取下来！纳塔利娅，给小孩子穿上衣裳！”外祖母坚定而严厉地吩咐道，外祖父则低声啜泣着：

“噫……噫……”

我跑到厨房，朝向院子的那面窗户亮成一片，黄光在地上窜动着，赤脚的雅科夫舅舅一边穿靴子一边上蹿下跳，好像火烫着他的脚掌一般，他喊道：“这是米什卡干的，放了火就跑。好家伙！”

“闭嘴，狗东西。”外祖母说着，把他往门口一推，他几乎摔倒。

透过窗户玻璃上的霜花，我看到染坊的屋顶在燃烧，火舌卷曲着，往门外冒。火色的红花，纯净无瑕，静静地在黑夜里开放着。高空中飘荡着一朵黑云，但银白的天河依然历历在目。雪被映红了，建筑物的墙壁颤抖摇晃着，好像要冲到院子里正在燃烧的地方，那里火焰正盛，染坊宽宽的缝隙里头也塞满了火花，缝里有无数颗被烧得弯曲露出红光的钉子。干燥的黑色屋顶，很快就透出红色、金色的丝带，夹杂在里面的还有丝丝冒出的烟，低低的破裂声像丝绸带一样沙沙作响，击打着窗户玻璃。火越烧越旺，整个染坊被火裹着犹如教堂的圣壁一般，吸引着人们靠近它。

我在头上披了一件厚实的短皮大衣，双腿胡乱套了一双不知道谁的靴子，噤噤地从过道走到了台阶上，场面一下子就把我惊到了。明晃晃跳跃的火花令人眩晕，外祖父、格里戈里、舅舅的叫喊声夹杂着哗哗剥剥的爆炸声，震耳欲聋。外祖母的举止也吓到了我，她头上套着空口袋，身上披了一件马被，冲着火就跑进去了，一面还大喊：“硫酸盐，混蛋们，它要爆炸了！”

“格里戈里，快拉住她！”外祖父怒吼道，“唉，这下她要完了。”

好在外祖母已经钻了出来，她浑身冒烟，弯着腰，摇着头，手直直地伸着，捧出了水桶般大小的一瓶硫酸盐。

“老头子，把马牵走！”她咳嗽着，扯着嗓子喊，“快给我脱下

来！我快烧着了，你看不见还是怎么啦？”

格里戈里扒掉了外祖母身上烧焦的马被，对折好，又开始用铁锹铲雪往染坊门里扔，舅舅不知所措地拿着一把斧头围着他转。外祖父在外祖母边上奔忙，朝她身上撒雪，她把硫酸盐瓶埋到了雪里，朝大门口跑去，打开门就朝着那些赶来救援的人鞠躬：“街坊邻居，快救救仓库吧！火马上烧到那儿了，再烧到干草棚那儿——我们就快被烧光了，你们也会遭殃！把仓库顶扒拉掉，干草往花园里扔。格里戈里你往上扔，干吗老朝下扔啊？雅科夫，别瞎忙活，把斧头分给大家，还有铁锹，好邻居们，求求你们，上帝会保佑你们的！”

她和大火一般有趣：亮堂堂的，好像又被火捉住了一样，她在院子里东奔西走，哪儿危险就在哪儿，所有人都听她的，她的眼睛十分敏锐。

沙拉普也跑进院子来了，它站了起来，把外祖父悬在半空中，它的眼睛被火照得火红火红，它嘶叫着，前蹄贴在地面上，外祖父松开了缰绳，逃到一边叫道：

“老太婆，你来牵住它！”

她往前走去，来到站立的马的前腿下，张开双手试图挡住它。马悲鸣一声，斜着眼看了看火焰，温驯地走了过来。

“别害怕！”外祖母低沉地说道，又拍了拍它的脖子，牵住了缰绳，“我怎么会忍心让你担惊受怕啊，嘿，你这小老鼠。”

这个比她大出三倍的“小老鼠”，乖巧地随她走出了大门，看着她通红的脸蛋时，还不停地打着响鼻。

叶夫根尼娅保姆把裹得紧紧的、吓哭了的小孩子带出来，喊道：“瓦西里·瓦西里奇，阿列克谢不见了……”

“走吧，快走。”外祖父挥着手说道。我就躲在门口台阶下，我怕保姆把我也带走。

染坊的屋顶终于垮了下来，纤弱的梁柱喷着没有熄灭的烟依旧耸立着，像金色的火炭发出亮光。建筑物里，还发出哗哗剥剥的爆裂声以及绿色、蓝色、红色的火焰旋风。团团火焰抛掷到院子里，还有院子里的人身上。围在大篝火前的人们，还在把雪扔进去。几口染锅还在沸腾着，水蒸气和烟浓厚地往上涌。院子里也充满了怪味，人们的眼睛被熏得泪流满面。我从台阶下爬出来的时候，正巧碰到外祖母的脚。

“滚开！”她怒吼道，“踩死你，滚开。”

一个骑着马的人进了院子，戴着隆起的鸡冠帽，枣红马嘴里溅出白沫，他高举着鞭子，威严地说道：“躲开！”

小铃铛欢快而急促地响着，所有的东西都仿佛过年一般好看。外祖母将我往台阶上推了一把：“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滚开。”

此时此刻，我不得不听她的话。我跑进厨房，又贴着窗户往外看，但人们的背影挡住了火。

火势很快被压了下去，被水浇灭了，或者被脚踩灭。警察把人往外赶，外祖父、外祖母也来到了厨房。

“谁在这里，原来是你啊，还没睡，你害怕吗？别怕，现在已经好了。”

外祖母坐到我边上，晃动着身体，沉默着。真好，这里又恢复了平静和黑夜，但火灭了也让我感到遗憾。

外祖父走了进来，在门边停住，问道：“是老太婆吗？”

“嗯？”

“烧伤哪儿了没有？”

“不要紧。”

外祖父划了根硫黄火柴，一束青光照亮了他那满是烟灰的黄鼠狼似的脸。点上蜡烛，他慢慢坐到了外祖母身边。

“你去洗洗脸吧！”外祖母说，其实外祖母自己也全身烟墨。

外祖父叹了口气：

“上帝发慈悲，给了你大智慧……”

他抚摸了一会儿她的肩膀，又补充说：

“真是上帝保佑！”

外祖母也淡淡一笑，想要说句什么时，外祖父眉头一皱：

“哼，要找格里戈里算账，他太粗心大意了。他肯定不想干了，算是活到头了！雅什卡在门口哭呢，这个笨蛋，你最好去看看！”

外祖母站起来，走了出去。外祖父根本不正眼看我一下，轻声地说：

“着火你都看见了吧？你看看，你外祖母怎么样？虽然岁数大了，也受了一辈子苦，可她还是那么机灵！唉，你们这些人呢……”

过去大半天没说话，他弓着身子掐灭了烛花，问：

“害怕了吗？”

“没有。”

“没什么可怕的。”

他气呼呼地脱掉衬衫，去角落洗了脸，在角落里他一跺脚，吼道：

“真够蠢的，应该把失火的人家拉到广场上去抽一顿！你怎么还不去睡觉，坐在这儿干吗？”

我走了，但晚上一宿没睡。刚躺到床上，一阵凄厉的叫声就把我从床上揪了起来。我跑到厨房，没穿衬衫的外祖父捏着蜡烛站在中间，蜡烛颤颤悠悠，他的两只脚不停在地板上摩擦，站在原地哑着嗓音说：

“老太婆，雅科夫，发生什么事了？”

我蹦到炕炉上，缩进门角里，房间里开始如失火时般忙乱起来，富有音律的、渐高的、慌乱的叫喊声，像波浪似的反复地拍打在天

花板和墙壁上。外祖父和舅舅失魂落魄地乱跑，外祖母呼喊，把他们赶出去。格里戈里稀里哗啦地抱柴火填进炕炉里，往铁罐里倒水，颤颤巍巍地在厨房里走来走去，像极了阿斯特拉罕的大骆驼。

“你先生火啊！”外祖母安排道。

格里戈里慌张地找来松明，一下摸到我的脚，后怕地说：

“谁在这儿？嘿，吓死我了，在这占地方。”

“发生什么了？”

“你纳塔利娅舅妈生孩子。”他从炕炉上跳下来，淡淡地说。

我记得母亲生孩子时可没叫得这么响亮。格里戈里把铁罐子放到火上，又过来炉子上找我，从口袋里拿出一个陶制的烟袋。

“我要抽烟了，因为熏眼睛，你外祖母劝我：还是闻闻鼻烟算了，可我还是喜欢用抽的……”

格里戈里两腿挂在炕边，看着下面微弱的烛光，他一边的耳朵和腮帮都挂着烟渍，衬衫也撕破了一边，他的肋骨跟铁箍似的，一边的眼镜也破了，镜框里掉出半片玻璃，透过破洞可以看到他湿而红的眼睛，他往烟锅里塞烟丝，静听着产妇的呻吟，醉汉般没有逻辑地念叨：

“你外祖母烧成这样了，哪里还能接生啊？你听，你舅妈叫得，大家都忘了她了，火一起，她就抽筋了，给吓的……你看到生孩子的难处了吧，尽管这样人们还是不懂尊重女人，你要记住：要尊敬女人，尊敬她们就是尊敬你的母亲。”

我打着瞌睡，但乱哄哄的吵闹声，砰砰的关门声，还有醉鬼米哈伊尔舅舅的叫喊声，把我给弄醒了，我隐约听到几句奇怪的话：

“得把上帝的门打开……”

“把灯油、米酒和烟渣子和在一起给她喝：半杯子油，半杯子米酒，再加上一调羹烟卤的渣滓……”

米哈伊尔舅舅死缠烂打：“让我去看一眼！”

他张开腿坐在地板上，手掌撑着地面，往前面吐口水，炕炉变得燥热起来，我从上面爬下来，刚走到舅舅身边，脚被他一把抓住，用劲儿一拉，我摔了个仰八叉，后脑勺撞到了地板上。

“混蛋！”我骂了一句。

他狂躁地跳起身，抓住我，再把我拎起一甩，怒吼道：

“我要把你摔死在这儿！”

我醒来后发现自己已经在前厅犄角的圣像下面，躺在外祖父的大腿上。他瞪着天花板，晃荡着我，低声地说：

“我们没人会得到宽容，没人……”

他的正上方，长明灯的火光灿烂，前厅中间的桌子上点着蜡烛。窗外边，冬天的早晨也朦胧出现了。

外祖父弯下身子问我：

“哪儿疼？”

我浑身疼痛，头是湿乎乎的，身子沉重，但不愿透露，周围的一切都很奇怪，大厅里到处是陌生人，紫衣裳的神甫，戴眼镜、穿军服的白发老头，还有许多其他的人，都静默不语，好像在期待什么，听附近传来的水声，雅科夫站在门框旁边，背着双手，直着身子。外祖父对他说：

“来，带他睡觉去……”

舅舅伸出一只手招呼我过去，他踮起脚尖朝外祖母的房间走去，我爬上床时，他耳语说：

“你舅妈纳塔利娅死了……”这并不奇怪，我很久没看到她了，她既不来厨房，也不过来吃饭。

“外祖母在哪儿？”

“那里。”舅舅挥了挥手，说道，依旧踮起脚尖离开了。

我躺在床上张望，不知头发又长又白的、眼睛是瞎的面孔是哪些人的，靠着玻璃窗，角落里箱子的上方挂着外祖母的衣裳，这我清楚，但感觉有个人藏在那儿，等候着什么。我把头藏到了枕头下面，留一只眼睛看周围，我真想从鸭绒褥子上走开，太热了，空气稠密得让人窒息，让人联想起小茨冈的死，地板上都是血。我的脑袋和心肿胀起来，我在屋里看到的，好像是冬季大街的载重车队，碾压我，一切都破碎了。

门慢慢开了，外祖母几乎是爬进房来，肩膀顶开了门，背靠在上面，对着长明灯摊开双手，孩子一般悠悠地诉说：

“我的手，好疼啊……”

五

冬春之交，舅舅们得以分家。雅科夫继续待在城里，米哈伊尔则搬到了河对面。外祖父自己在田野街上买了一幢漂亮的豪宅，一楼的石头建筑里开了一家酒店，还有一幢闲适的小阁楼，后花园下边就是条小山沟，山沟里是密密麻麻的柳树。

“看，多好的柳条鞭啊！”外祖父带着我沿着化雪后松软的小路走下去，看到后面的花园时，他高兴地朝我挤了挤眼，“我这就要教你识字了，到时候这些柳条鞭就能派上用场了。”

宅子里住满了客人，外祖父只留下了一大间给自己住，顺便也接待客人，我和外祖母只好住在顶楼。这里的窗户面朝大街，一到晚上和节日，从窗户往外看，就能看到喝醉酒的人晃悠悠地从酒店里走出来，街上便全是他们的叫喊声以及跌在地面的碰撞声。有时候他们像麻袋一样被人扔出来，随即又拼命往门里挤，门就会发出乒乒乓乓的声音，滑轮也吱吱直叫。有时他们在下面打架。从顶楼望着这一切，非常好玩。外祖父早上去舅舅们的染坊帮忙安排事情，直到晚上才回来，一天的工作让他看上去累得不行，没有一点生气。

外祖母在家操持些烧饭、补衣服、在菜园里锄地的家务活儿。她忙得直打转，似乎有一条无形的鞭子在抽打她。她不时闻着鼻烟，打着喷嚏，边擦着脸上的汗边说：“神圣的世界啊，祝你长命百岁！”

阿廖沙，我的心肝宝贝，这下我们安稳了，可以好好过日子了！这一切都归于圣母啊！”

然而在我看来，我们的生活并不平静。一整天里，房客们都在围着院子跑来跑去，邻近的女人也不断加入进来，大家都着急要去什么地方，却又常因迟到懊丧，一旦要备齐什么东西的时候，大家就会叫：“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

外祖母总是很耐心地微笑着，关切地询问他们。她将烟用大拇指塞进鼻孔里，再用红格子手帕将鼻子和手指擦拭一遍，说：“我的太太，想预防虱子，就要经常洗澡，或者用薄荷来泡澡。如果生了癣疥，用最干净的一勺鹅油、一匙升汞、三滴水银，搅在一起研成碎末，涂到全身。木匙或者骨头来研，会破坏水银，铜器和银器则会伤害皮肤。”

有时候她会沉思片刻再劝慰说：“老大娘，你去佩乔雷修道院找苦修士阿萨吧，恕我不能回答您这个问题。”

她替人接生，调解家庭纠纷，为孩子治病，能背得出《圣母梦》——女人们认为这样能“交好运”，给人在家务方面提供忠告：“黄瓜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可以腌了——当它有一股土腥气味或别的怪味时。克瓦斯需要发酵，这样才够味，会冒泡；克瓦斯忌甜，所以只需要放一点葡萄干就好，如果放糖，一桶只需半两，酸牛奶则有很多种做法：多瑙河口味、西班牙口味，还有高加索口味。”

我成天成天看着外祖母在花圃和院子里走来走去，也会随她去邻居那儿，有时候她会连着坐好几个小时，其间喝茶，聊各种趣事，我仿佛跟她的身体连在一起。这样的生活中，除了这个忙不停而又慈祥的老太婆，我再也见不到其他东西了。

也有时候，我母亲会突然冒出来，她看上去又骄傲又严肃，冷冰冰的灰色眼睛像冬日里的太阳一般环视周围的一切，但她很快又

销声匿迹了，以后再也想不起来。

又一次我问外祖母：“您会使巫术吗？”

“你想得真多！”她微笑着，然后又陷入了沉思，“我不行，这是门很高深的学问。我连一个字母也不认识，你看你外祖父多博学，圣母好像在这一方面没有眷顾我。”

她又跟我讲起了过去的事情：“我也是个孤儿，我的母亲是个贫农，身体又残疾。我还是闺女的时候，被地主吓到过。她也吓得半夜跳窗户，摔坏了身体，特别是手臂。从那以后，她的右手，这最重要的手，就慢慢萎缩了。我的母亲很能织花边的。可这样以后，她对于地主而言就没什么用了，地主轰走了她，还说‘能怎样就怎样吧’，可少了一条胳膊怎么活啊？她不得已到处流浪，求人家可怜可怜她，那时候的人比现在有钱，也更慈爱，比如巴拉罕纳的木匠和织花边的人就很不错。每年一到秋天，我和母亲就在城里讨饭，加百利天使宝剑一挥，冬天就过去了。春天来了，我们会继续向前走，看到哪儿就去哪儿，穆罗姆、尤列维茨都去过。我们沿伏尔加河、奥卡河往上走，春天和夏天时流浪真不错，大地很亲切，青草就像天鹅绒一样。神圣的圣母在原野上撒满了花儿，有你在是件快乐的事情。你的心灵会感到自由自在！有时候，母亲闭上蓝色的眼睛，提高嗓音唱歌——虽然没什么力量，但很响亮——周遭的一切都像打盹一般，一动也不动地听她唱歌。乞讨的日子还是挺好玩的，刚过九岁，我母亲觉得再牵着我讨饭难为情，就在巴拉罕纳城住下来。她沿着大街挨家挨户讨要，每逢节日的时候，她就去教堂门口等候人们的施舍。我在家里学习织花边，我吃劲儿地学习着，想给她提供点帮助；学得不顺的时候，我会着急地哭起来。两年过去了，我已经掌握了，并且在全城都小有名气。只要人们需要好的手工活儿，他们就会第一时间想到我：‘嘿，阿库利娅，帮我们织一

件吧！’这让我很开心，跟过节一样。坦诚说，不是我的技巧多出众，而是母亲教得好。她虽然只有一只手，不能自己劳动，但她会教我，你知道一个好老师比十个干活的还有价值。当我骄傲起来的时候，我会说：‘妈，你不用出去乞讨了，我可以养活你了。’她会警告我：‘好了，你要记住，这是在给你自己攒嫁妆。’不久你的外祖父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很出色的一个小伙子，十二岁，已经是大船上的长工了！他的母亲把我仔细看了个遍，认为我会手工，又是讨饭人的女儿，应该很老实，她答允了……她是个卖甜面包的凶女人，忘记这些吧……唉，我们干吗回忆坏人呢？上帝自己能看到他们的，上帝看着他们，小鬼会喜欢上他们的。”

她开怀一笑，鼻子滑稽地颤动着，眼睛因沉思发出闪闪亮光，让我觉得亲切，它们传达出的信息比言语更清楚。

在我的记忆里，一个静悄悄的晚上，我和外祖母在外祖父的房里喝茶。他身体不好，坐在床上，没有穿衬衫，只在肩上披了一条长毛巾，不停地擦拭自己头上的大汗，呼吸急促，声音又显得沙哑。他绿色的眼睛暗淡了，脸上有些浮肿，呈现紫红色，尤其是那小而尖的耳朵。当他伸手拿茶杯的时候，我能看见它们抖得厉害。这时候的他不同往常，很温顺。

“怎么没给我放糖啊？”他像个娇惯的小孩子，撒娇般地问外祖母。她亲切地说：“给你蜜喝更好。”语气坚决。

他气喘吁吁、颤颤巍巍地喝着热茶，说：“那你要好好照顾我，别让我死了。”

“别担心，我会的。”

“这就对了，要是我现在死了——我好像一点没活过一样——就变成灰了！”

他闭着眼，咂吧了暗黑的嘴唇，稍作沉默后，像被针刺一样颤

抖起来，自言自语：“雅什卡和米什卡要赶紧结婚，这样老婆和孩子或许会让他们安定点儿——你认为呢？”

接着他就想起城里合适的姑娘，外祖母不说话，自顾自地喝茶。我坐在临窗的位置上，城市上空的晚霞通红通红的，窗户都被照红了。因为我做错了事情，外祖父不许我在花圃和院子里玩。

花园里，甲壳虫正绕着白桦树嗡嗡振翅，隔壁院子里的桶匠也在忙活着，还有人在磨刀；花园下面的山谷里，孩子们吵个不停，在灌木林里跑进跑出。我很想去外面玩，黄昏夹杂着惆怅充斥着我的心间。

也不知外祖父从哪儿弄来了一本新书，夹在手掌中拍了一下，兴奋地喊我：“嘿，调皮鬼，过来坐，你这颧骨是真高啊，你看下这个字母，这是‘阿兹’。你念：‘阿兹。’‘布奇。’‘韦季。’这是什么？”

“布奇。”

“没错，那这个呢？”

“韦季。”

“瞎说，这是阿兹，你看：格拉戈利、多布罗、叶斯季，这又是什么？”

“多布罗。”

“那这个呢？”

“格拉戈利。”

“这个呢？”

“是阿兹。”

外祖母忍不住插嘴：“老头子，你还是老老实实躺着吧。”

“住嘴，别管我！现在这样让我觉得舒服，不会胡思乱想。接下来念，阿列克谢！”

他的双臂汗滴滴而又发烫，抱着我的时候让我觉得不舒服，他把书放在我的鼻子下面，绕过我的肩膀手指字母。他身上散发的酸味、汗味、烤葱味，让我几乎窒息，而他却抑制不住怒火，沙哑的嗓子冲我耳洞喊叫：“泽姆利亚！柳季！”

字总算是认识了，但斯拉夫字母和它的名称并不切合：“3”像一条虫子，“r”像驼背的格里戈里，“я”像外祖母和我，外祖父则综合了所有字母表中字母共同的东西。他让我把字母表念了好几遍，有时候打乱问我，有时候则按顺序问我，他的狂热感染了我，我也出汗了，嗓子都干了。这在他看来可笑，他按着胸脯咳嗽着，书也被揉皱了。他再一次哑着嗓子说：“老妈妈，你听他嗓音有多高？嗨，你这个阿斯特拉罕打摆子似的，你叫喊啥啊，是的，叫喊啥？”

“是您在叫喊呢……”

我看了他一下，又看了看外祖母，这让我觉得快乐。她的手肘撑在桌子上，拳头顶着腮帮看着我们，低声笑着：“好了，你们别乱喊了！”

他晃动着汗嗒嗒的脑袋朝外祖母说道：“过世的纳塔利娅说自己记性差，这话错了，谢天谢地，你的记性却和马一样好，翘鼻头，继续！”

最后，他恶作剧一般把我从床上推了下来。

“就到这吧！这本书你带回去。明天要把全部字母念给我听，还不能有错，全对的话我给你五个戈比。”

我伸手拿书的时候，他又把我拉到他的怀里，不无伤心地说：“你母亲把你留在人世间受苦，小弟弟……”

外祖母打了个寒战：“喂，老头子，你干吗说这个？”

“我原先也不想说的，但心里难受，控制不住……唉，多好的姑

娘啊，却走错了路……”

他突然一把把我推开，说：“去玩吧！但别到街上去，院子里、花圃里就好……”

这正合我的心意。我刚一走进园子就爬到了山上，野孩子朝我扔石块，我也兴奋地给予回击。

“贝尔¹回来了！”他们喊叫着，远远地看到我就做好了准备，“把他的皮剥下来。”

我并不清楚“贝尔”的含义，这也没使我生气，一个人击退很多人却让我觉得开心，你扔出去的石子弹无虚发，逼得他们逃跑，躲进灌木丛，不是很开心的事吗？这样的活动并无恶意，所以结束时大家也不会懊恼。

认字并不吃力，外祖父也表现出日益浓厚的关心，打我的次数也少了，尽管我觉得应该相反：我在一天天长大，胆子也更大，外祖父的规矩我也越加频繁地破坏，可他也只是骂我几句，拍我几下而已。

我猜，可能他也觉得我并非没有道理，有一次我把这些想法跟他说了。他轻轻地托起我的下巴，眨巴着眼睛，拖长腔调：“什——么？”

他嘿嘿一笑：“嘿，你这个异教徒，你怎么知道我会打你多少次？除了我自己，谁也不知道？滚开！”

“我也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那就让我来说：要学着精明些，这样对你好。傻就是笨，知道吗？绵羊就是这个样子的，记住啦！去玩吧。”

很快，我就能念诗了，这通常在晚茶时进行，每次都是我来诵读圣歌。“布基—柳季—阿兹—拉布拉；日维奥—捷伊热—布拉热；

¹ 俄文中是唤火鸡的意思。

纳什—耶尔—布拉伍，”我手指着页面上的字，一字一顿地念着，这让我觉得无聊，于是我就问道，“最幸福的人就是指雅科夫舅舅吗？”

“我得教训你一下，让你记住谁是最幸福的人！”外祖父鼻子里挤出大气，可这在我看来不过是一种习惯性动作，只是做做样子罢了。

我几乎都没出错过，只过了一会儿，再看外祖父时，他似乎已经把我忘了。他嘟囔着说：“在游戏唱歌这些方面，他就是大卫王，而做事情却像押沙龙！会编歌曲，会花言巧语，会逗人笑……唉，你们这些人啊！整天光蹦蹦跳跳地玩，能跳多远呢？对啊，能跳多远？”

我不再往下读，而是认真听着，看着他阴郁的脸庞，他的眼睛眯着，从我的角度看过去，放射着忧郁而温暖的光。我知道，外祖父正在酝酿平时那种严酷的脾气。他用长长的手指击打着桌面，染过的指甲闪着亮光，金黄色的眉毛颤抖着。

“外祖父！”

“怎么了？”

“你给讲个故事吧。”

“念你的诗吧，小鬼头！”他嘟囔着，刚刚睡醒一般，手指揉了揉眼睛，“就喜欢听故事，不喜欢念诗篇。”

我觉得他自己就更喜欢笑话。诗篇他都记得，还立誓睡觉前要念它几章，好比教堂里的助祭每天要念祷告词。

经不住我的央求，他开始柔和下来，对我让步了。

“好吧，诗篇能永远跟在你身边，而我快到上帝那里接受审判了。”

他朝旧的安乐椅上的绣花椅背上一靠，蜷缩着身子以便贴得更紧一点，头抬起来，眼睛望着天花板，若有所思地讲起那些陈年往事，还有自己的父亲。

“有一次，一伙强盗来到巴拉罕纳抢劫商人查耶夫，我的曾祖父

跑到钟楼敲响了警钟，不幸被强盗追上，被马刀砍死，又扔到了钟的下面。

“当时我还很小，也没有目击这件事，所以印象并不深刻。我开始懂事的时候，是从法国人开始的。一八一二年，我十二岁，有三十几个法国俘虏被押到了我们巴拉罕纳；他们都很瘦，衣服也各自不一，比要饭的穿得还差，浑身抖动着，有几个都被冻坏了，站都站不稳。老百姓想杀死他们，护送兵阻止了他们，驻防军队来了之后还把老百姓赶回了家中。再后来也没啥，大家都彼此熟悉起来，这些法国人精明能干，心情也不错，有的还唱着歌。大老爷们坐着三套马车从尼日尼赶来看望他们，他们有的对法国人进行谩骂，伸出拳头吓唬他们，有的还揍了他们一顿。和蔼一点的则找法国人谈话，还给了他们一些钱，让他们去买些保暖的旧衣服。其中一个老头子蒙住眼睛哭了起来，说‘拿破仑这坏蛋把法国人坑苦了’！你看，俄国人心肠就很好，权贵人家都怜悯其他民族。”

他沉静了一下，闭上眼睛，用手理了理头发，认真地回忆起来，然后继续说道：

“冬天暴风雪飘过的时候，严寒会挤进屋里来，那些法国俘虏就经常跑到我们窗户下敲玻璃，大声喊叫，使劲儿往上跳，问我母亲要热面包——她就是做这个生意的。我母亲会阻止他们进来，而把面包从窗口递出去，他们一抓到面包就往怀里塞，要知道刚刚取出来的面包很烫的，贴到皮肤上就会烫到心窝里，真不明白他们怎么受得了。也有很多人被活活冻死。法国是个暖和的国家，那里的人们不适应严寒的。我们的菜园那有间浴室，住着两个法国人，一个是军官，另一个就是他的勤务兵米朗，那军官高高瘦瘦的，穿一件女士外套，只能盖到他的膝盖上，他人虽和气却是个酒鬼，我母亲私下里卖些啤酒，他就买去一顿好喝，还成天唱着歌。他学会我

们这里的话之后就常常念叨：‘你们这地方不是白色而是黑色的，凶殊的！’他的俄语虽然说得不好，但还可以听懂。他说得很对：咱们这儿看上去冷冰冰贫瘠极了，让人感觉不到温暖。伏尔加河下游一带相对暖和，一过里海就看不到雪了。这话是真的，因为《福音书》《使徒行传》，特别是《诗篇》里都没有提到雪以及冬天，耶稣就曾住那……读完《诗篇》，我们就开始读《福音书》。”

他又静了下来，打盹一般。他看上去很瘦小，斜睨着眼往窗外看，好像在回忆什么事情。

“您继续啊。”我怯怯地提醒他。

“好吧，”他抖动了一下，继续说，“我说的法国人，他们也是人，并不比我们这些罪孽的人差。他们常常叫我母亲‘玛达姆，玛达姆’，意思是说：太太，太太。可是我的母亲能从面铺扛五普特¹重的面粉回家。她那劲头不像是个女的，我也已经二十岁了，一旦被她揪住头发，她还能轻松地晃悠一阵，要知道我那个时候也很棒了。勤务兵米朗爱骑马，常常到各个院子里走走，用手语请求洗马。最开始我们怕他使坏心眼，后来大家主动叫他：‘米朗，洗马去吧。’他微微一笑，低着头顺从地就去了。他顶着红棕色的头发，鼻子大大的，嘴唇也很厚。他很擅长管马，而且治病也不错，后来还在尼日尼做了马医，但随后就疯了，被救护队打死了。军官也在春天染了病，尼古拉节那天，他也悄悄地死了：心思很重地坐在浴室窗下，头伸到外面断了气。我很可怜他，甚至偷偷为他哭过。他很温柔，常捏着我的耳朵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法国话，但我觉得挺好。人的亲切不像商品一样是可以买到。他原本要教我法语的，但母亲不同意，她还带我去见神父，要求他打我一顿，并指控那个军官。小兄弟，

¹ 1 普特合 16.38 千克。

那时候的生活很艰辛，严酷得很，你没有这些经历，别人替你受了这些苦，你要记住的，好比我就受过。”

天黑了下来，暮色里，外祖父奇怪地高大了起来，眼睛竟像猫一样发光。说到别的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把声音压得很低，谨慎得很，似乎在思考着什么。一回到自己身上，他就变得热烈、奔放，还带点吹牛。我不喜欢他说自己的事情，也不喜欢他经常的、命令式的语气：“给我记住，你要记住这些。”

他所讲的很多事情其实我不愿意记住，但这些即使没有外祖父的命令，却依旧深深地如刺一般扎进我的印象里。他从来没讲过童话，只讲些陈年往事。据我观察，他还不喜欢别人向他提问，但我偏偏这么做了：“谁更好？法国人还是俄国人？”

“这我怎么知道？我并没有见到法国人在家里生活的场景。”他气鼓鼓地停了一下，又补充道，“在自己家里，即使黄鼠狼也是好的。”

“俄国人呢？”

“因人而异。地主时代要好些，那时候的人被绳索捆绑着，现在大家都自由，但穷得连面包都买不起，也没有盐。大老爷并非天生慈善，他们很精明的，这也并不是说所有大老爷，个别好的也还是有的，而且叫人喜欢。也有一些老爷傻乎乎的，脑袋跟口袋似的，你往里填什么他就装什么。我们有很多谷壳，你把他看成人，但走近一看发现原来是谷壳，没有谷仁的，全被我们吃了。我们应当受到教训，要用磨刀把这里打理一下，偏又没有磨刀石。”

“俄国人力气大吗？”

“有一些的，但关键不在力气大小，而在反应是否灵敏，力量再大，总也打不过马吧。”

“法国人为啥打我们？”

“那是沙皇的事，我们控制不了。”

外祖父给我的关于拿破仑是个怎样的人的答案让我记忆犹新：“他是个性子暴烈的人，企图征服全世界，让大家过没有差别的日子，没有老爷先生，没有达官贵人，大家都平等，大家有各自的名字，但权利却是一样的，信仰只有一个。听起来很滑稽，只有龙虾才完全一样，鱼就不同了：譬如鲟鱼和鲈鱼不能待一起，鲟鱼和青鱼也不行。我们俄国也有拿破仑的追随者——拉辛·斯杰潘·季莫菲耶夫和布加奇·叶米里扬·伊凡诺夫，这些以后再说。”

他有时候长久地沉默着，注视着我，眼睛睁得圆鼓鼓的，好像是初识一般，这让我很不自在。

我从来没听他谈起过我的父母。

谈论这些的时候，外祖母也时常走进来，安静地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听着，像隐形人一样，可是她会突然用柔和的声音、像把人环抱起来一样问道：“老头子，你还记得吗？我们一起去穆罗姆朝山，多美好的时候啊，那是哪一年？”

外祖父想了想，回答说：“记不清了，是在霍乱爆发前吧，正是在森林里捉拿奥洛涅茨人那年。”

“对的，我们还很害怕呢。”

“没错。”

我问奥洛涅茨人是谁，为什么要逃到林子里去，外祖父不大乐意地说道：“奥洛涅茨人就是老百姓，他们是从官厅、工厂、工作中逃跑的。”

“怎么捉他们？”

“怎么捉他们？就像小孩子捉迷藏一样啊：一些人跑，一些人找，抓到了就用柳条鞭子打，鼻孔也被抓破，还在额头用火打上烙印，算是惩罚。”

“这是为什么呢？”

“当然是因为有需要啊，这事说不清楚谁真的有罪，逃跑的还是追的，我们不清楚。”

“那你还记不记得，老头子，”外祖母又说道，“大火以后……”

外祖父一向都很认真，他严肃地问道：“你指哪一次？”

“我们经历了多少，又看到了多少啊。”外祖父低低地嘟哝着。

“我们过得也不坏啊！”外祖母反驳说，“你不想想，我生了瓦里娅后的那年春天多么美好。”

“那正是一八四八年，远征匈牙利的时候，圣诞节后教父吉洪就被拉了去打仗。”

“以后就没了消息。”外祖母感叹道。

“嗯，再没了消息！打那以后，上帝的恩赐就像大水漂来的筏子，流到我们家了。唉，瓦尔瓦拉啊……”

“好了，老爷子。”

他有些不高兴了，脸阴沉着。

“为什么要算了？无论如何，这些孩子总是不争气。我们的心血都白费了，平心而论，我们好好地将他们安置在筐里，偏偏上帝给我们的的是一个破筛子。”

他像被火点着了一样，大喊大叫起来，围着屋子乱跑，发出痛苦的哼哼唧唧的声音，骂自己的儿女，伸出又瘦又小的拳头吓唬外祖母。

“都是因为你，把他们惯成这个样子，像贼娃子一样，你这个坏女人！”

他愈发悲痛，哭声里还夹杂着嚎叫，走到角落的圣像下，拳头把瘦小的胸脯敲得咚咚响。

“主啊，是我比别人罪孽更重吗？为什么？”他全身都抖动着，泪水汪汪的眼睛透着委屈、愤怒的光芒。

外祖母在夜幕下默默地在胸前画着十字，小心翼翼地靠过去，劝他说：“没错，你干吗这么发愁啊？上帝知道该怎么办的。你也不看看，比咱家孩子强的有几个？老头子，外面都一样，吵闹、厮打，一团糟。做父母的都要用自己的泪水洗除自己的罪恶，不单单是你。”

有时这些话能宽慰他，他安静下来，软塌塌地靠在床上，我和外祖母趁机走开，回到顶楼上。

也有一次外祖母说了这些宽慰的话之后，他猛地一翻身，挥起拳头一下打在她脸上。外祖母受不住趑趄趑趄往后一倒，手捂住嘴唇，站稳之后轻声说道：“哎呀，你这个傻瓜。”

她朝他脚跟处吐了口血水，他大叫两声，又举起手喊道：“走开，不然我打死你！”

“大傻瓜。”外祖母补了一句，一边从门口走出去。外祖父朝她扑了过去，但她漫不经心地迈过门槛，顺手带上了门，门擦着他的脸而过，终于关上了。

“老东西！”外祖父气呼呼地说，脸红得发烫，手扶着门框，使劲儿地抓它。

我无奈地坐在炕炉上，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第一次当着我的面打外祖母，这让人升腾出一种难以忍受的厌恶感，这种无法容忍压迫着我的性格。他抓着门框不放，身上像积起了一层灰，身子蜷缩得紧紧的。他突然走到屋子中间，跪了下去，因为吃不住力道往前倒去，一只手碰到地板后又马上跪端正了，双手拍打着胸脯：“主啊，主啊！”

我像冰块一样从炕炉上滑了下来，飞快地跑了出去，外祖母正在顶楼的房间里漱口。

“疼吗？”

她走到角落里倒掉污水后，平静地说：“不碍事，牙齿还好，只是嘴唇被打破了。”

“他这是怎么了？”

她瞧了瞧窗外的大街，说：“他经常发脾气的，到了这个年纪人会感觉很难过，事事都跟他作对一样，你好好睡觉吧，别想这些了。”

我忍不住再问了一句，她一改平时的慈祥，严厉地呵斥了一声：“我叫谁躺下来着？怎么这么不听话！”

她坐在窗户边上，吮吸着嘴唇，又不停地吐到手帕上。我边脱衣服边看着她，她黑色的影子上面青色的方格窗户里，闪烁着点点星光。街上没有一点声响，屋里黑乎乎的。

我躺下后外祖母来到床前，轻轻地抚摩我的头说道：“静静地睡吧，我下楼去看看你外祖父……你不用担心我，小宝贝，也许我也有不对的地方……你睡吧！”

她亲了亲我之后就走了。我难过得不得了，于是又从柔软宽大的床上走下来来到窗前，望着寂寥的大街，令人窒息的愁苦几乎把我凝固了。

六

又一场噩梦开始了。一天傍晚，喝完茶后，我同外祖父坐下念诵《诗篇》，外祖母在洗茶杯。突然，雅科夫舅舅冲进了屋。他和往日一般，头发蓬乱得像把烂扫帚。他没有跟在场的任何一个人打招呼，就把帽子朝墙角一甩，浑身哆嗦，双手挥舞着，径直絮絮叨叨地说开了：

“父亲，米什卡简直不可理喻！他在我家吃午饭，自己多喝了两瓶酒，就发起酒疯来，闹得不像话。他摔碎了一叠碗，把一块刚上色完工的毛大衣撕扯成了碎片，连窗户也被打碎了一地，还欺负我，侮辱格里戈里。他还打算继续闹到这儿来，现在正在路上了，嘴里还威胁地喊道：‘我要揪掉父亲的胡子，杀了他。’您可千万要小心提防着他呀……”

外祖父用手撑着桌角缓缓地站起来，脸上的其他部分都放肆地聚拢在鼻子周围，像极了一把斧子，很是吓人。

“老太婆，你都听见了没？”他厉声大叫，“你看看，好呀！嗯？居然嚷着要杀掉亲生父亲！还是我嫡亲的儿呢！到时间了，到时间了！孩子们……”

外祖父舒展了肩膀，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当靠近门前，只见他猛然用力将沉甸甸的门钩子套进了锁鞘，继而转身面向雅科夫说：

“你这样挖空心思，不就是想拿走瓦尔瓦拉的嫁妆吗？统统拿走！”

他说着，把大拇指从食指和中指间伸出，直指到雅科夫舅舅鼻头下，舅舅跳到一边，显得十分委屈。

“父亲，这与我有何关系？”

“你还狡辩，你是个什么东西我还不知道！”

外祖母一言不发，只是赶紧把茶杯藏进柜子。

“我是赶来提醒你注意安全，是来保护你的……”

“为了我？”外祖父嘲讽地叫道，“那实在是太棒了！感谢你啊，我的孝顺儿子！老婆子，拿件武器给我们的这只狐狸，要不就火钩子吧，熨斗也成！雅科夫·瓦西里耶夫，等你那亲哥哥闯进屋来，你就立马对准我的脑袋狠狠地打！”

雅科夫舅舅双手伸进裤兜，挪到墙角去了。

“要是您不相信我……”

“让我相信你？”外祖父猛地一跺脚，大吼一声，“不！我宁愿相信野兽、狗、刺猬。相信你？那我可得好好等等看！我清楚得很！他是被你灌醉的，是你教唆他这么干的！行啊，现在就动手吧！随你心愿，打他，要不就直接打我……”

外祖母轻声对我说：

“你马上去顶楼，守在窗口盯着大街，只要你米哈伊尔舅舅一露面，就立刻跑下来通知我们！赶紧上去，快……”

此刻，我是害怕舅舅的暴戾和威吓，但同时，被委以如此重任又让我激动和骄傲。我把头伸到窗外，警觉地注视着大街。一层厚重的尘土笼罩着宽敞的街道，巨大的鹅卵石像脓包似的突兀在尘土中。街道向左远远地延伸开去，穿过山谷一直通到监狱广场，它被一种庄严肃穆的美所笼罩。向右，仅三门之隔就是宽阔的平地，平地的远处就

是黄色墙面的拘留站和浅灰色的瞭望塔。有个当班的消防员正绕着塔顶瞭望台不断地来回走动，就像一只被铁链套牢的狗。山沟像铡刀似的把整个广场砍成几段，其中一段还积满了一摊绿莹莹的水，右边则是久科夫的脏水塘，有一年冬天，我的父亲曾被舅舅们扔进这里的冰窟窿，这是外祖母讲给我听的。窗户正对着一条小巷子，里面尽是些色彩斑斓的小房子。巷子尽头是一座低矮的三圣教堂。笔直看去，教堂顶像是一艘被掀翻了的小船浮在花园绿波上。

街道上的房屋已经蒙了一层尘土，它已经褪色——被漫长的冬季的大风雪侵蚀、被连绵的秋雨冲刷；它们像一群叫花子，挤在教堂前乞讨。那些窗户也疑惑地瞪着眼睛和我一起在等待着什么。街上的行人不多，走得也不紧不慢，像一只只在火炉前思考的蟑螂。闷人的热气向我扑上来，我闻到一阵浓烈的、我所厌恶的包子馅的味道，这种味道总是使我心情烦闷。

我闷得几乎不能忍耐，胸中涌动着滚烫的铅溶液，它从里面往外挤，似乎撑破了我的胸膛和肋骨。我仿佛觉得我像一个快被吹破的尿泡，在小房子里低矮的顶棚底下，感到十分压抑和拥挤。

那不正是米哈伊尔舅舅嘛！他正从巷口灰色的墙角鬼鬼祟祟地四下张望，他把帽子拉到了耳根，两只耳朵压得往外缩着。他的上衣是黄褐色的，沾满了尘土的靴子直伸到膝盖，一只手插进格子裤的口袋里，另一只手握紧胡子。我看不到他的脸，但他的站立姿势，就像要一下跳过街去，用两只黑乎乎的大手抓住外祖父的房子。我应当立即跑下去告诉他舅舅已经来了，可我好像被黏在窗户旁边，无法动弹。我看着舅舅，轻手轻脚地朝我们这边走来，生怕把尘土沾到他的灰色靴子似的，我听见了吱吱呀呀的门声和叮叮当当的玻璃声，那是他正在打开酒馆的大门。

我赶紧冲下去敲外祖父的房门。

“谁在敲门？”他并没有给我开门，而是凶恶地问道，“你干什么？他进来了吗？可以了，你去吧！”

“我不敢一个人待在那儿……”

“你就勉强待一下吧！”

我只能又伏在窗户边。天慢慢变黑了，街上的尘土膨胀起来，把夜衬得更深更黑了；各家各户的窗户上，流着油脂似的黄色灯光；对面房子里发出哀伤而动听的琴弦声。酒馆里也有人在唱歌，门一打开，那困倦中带着沧桑的歌声飘到街上来，我听得出这是独眼乞丐尼吉图什卡的声音。这个大胡子老头的右眼是一块红炭，左眼紧紧地闭着。门一闭上，他的歌声就像被斧头给截断似的骤然而止了。

外祖母很倾慕这个独眼乞丐。她一边听着他的歌儿，一边感叹道：“他是多么幸运和幸福啊，能唱这么多美丽的诗歌！”

她偶尔会把这个乞丐喊进院子。他就这样坐在石阶上，拄着拐杖，时而唱，时而讲。外祖母则靠近他坐着欣赏这动人的歌曲，不时地发问：

“我问你一个问题，圣母也去梁赞吗？”

那乞丐轻声但肯定地回答：“哪里都有她！”

昏沉倦怠像梦游般慢行在寂寥的大街。它将人的眼睛、心都挤得无处躲藏。外祖母要是能来，会多好啊！哪怕是外祖父来，也成。我的父亲到底是个怎样的人，为何外祖父和舅舅们都是厌恶他，而外祖母、格里戈里，还有保姆叶夫根尼娅每每谈起他来，都是那样的喜爱！还有我的母亲，她究竟去了哪里？

我想起母亲的频率越来越高，我幻想她是外祖母所讲述的神话故事里的核心角色。由于母亲不常待在家里，她的形象在我心中就越发神秘，我冥冥中觉得，此刻的她应该是留宿在江湖中所谓的客栈里，身边围绕着一群劫富济贫的强盗，活得好不痛快。或许她隐

身于森林和山洞，和那群心善的强盗一起，她为他们打点日常生活，把守那些被抢夺来的宝物。或许她就像安加雷切娃公爵夫人一样和圣母过着周游列国的闲适日子，圣母像以前告诫公爵夫人一样，告诫我的母亲：

贪婪的仆人啊，
你又何苦抢掠这地上的金银宝物；
欲求不满的灵魂啊，
哪怕是这地上的所有财物，
都遮掩不全你那一丝不挂的躯体。

母亲也模仿“公爵夫人”的语气来回应她：

原谅我，最纯洁的圣母啊！
就怜惜下我这罪恶的灵魂吧。
我并非自私地抢掠为己，
而是为我那孤零零的儿子！

听后，如外祖母般慈善的圣母就宽恕了她：

啊，玛留什卡，你这个鞑靼人，
哎，你这个不肖的基督徒！
那就继续走你的路吧——
所有痛苦也得你自己去承受了！
你可以抢掠莫尔多瓦人，
你也可以驱赶加尔梅克人，

但你可千万别打那俄罗斯人的主意啊！……

这些童话就像梦境似的在脑子里回荡，走道和院子混乱的脚步声、慌乱声，还有此起彼伏的叫喊声把我拉回了现实场景。我把身子探出窗外，只见外祖父、雅科夫舅舅、一个其貌不扬的车累米西人——他是酒馆的跑堂，这三个人将米哈伊尔舅舅拼命往屋门外拖，他用力抓住不肯离开，于是被三人暴打。他们打他的四肢、脊背，还有脖子，并用脚往死里踢他。最终，他只得逃走，烟灰似的撒到街道的尘土里去，消失了。侧门哐的一声被关上，接着就是门门声和上锁声。他那顶遗留的帽子被人嫌弃地从侧墙边扔了出去。四周又归于沉寂。

舅舅在地上趴了一会儿，就缓缓地站起身来。他全身上下都被撕烂了，头发也是乱蓬蓬的，他捡起一块大石头朝大门扔去，接着就是一声钝响，像是打中了桶底。一群黑乎乎的人从酒馆里踉踉跄跄地走了出来，还不时发出嗷嗷的声音，走得大模大样。各家的窗户都有人探出头来，街道开始热闹了，欢笑声和叫喊声充斥着整个街道。这里全部的一切都有着童话般的乐趣，却无形中让人不畅快，甚至畏惧。

忽然之间，一切都烟消云散，归于沉寂。

外祖母弯着腰坐在门槛旁边的箱子上凝神屏气，纹丝不动。我站在她跟前，轻抚着她那温暖的、柔软的、潮湿的腮帮，她大概没有心思搭理我，神情严肃地嘟嘟囔囔着：

“上帝啊，为什么不把你那善良和智慧分给我，分给我的孩子们？上帝啊，原谅我们吧……”

我隐约记得，外祖父在田野街的那所房子才住了不到一年，也就是从头年春天到第二年春。但是在那段时间里，那房子可声名远

播，几乎每个星期都会有一群小孩跑大门口，满街欢呼：

“卡希林家又打架啦！”

通常都是米哈伊尔舅舅的“杰作”，有时候他一到晚上就来了，还整夜窥伺我们的房子，让我们提心吊胆。甚至有时候他还会邀两三个不务正业的混混，他们有时从山沟处溜进花园，肆意乱发酒疯，拔摘所有的树莓和酸栗；更过分的是有次把浴室都给砸了，把浴室弄得一团糟，门窗木板都被卸掉几块，蒸浴架、长凳子、水锅等全部砸破了，炉子也被捣毁拆散了。

外祖父沉着脸，保持沉默，静静地看着那些人肆意地破坏他的一切。外祖母则是跑来跑去，穿梭在黑暗中，恳求着：

“米沙，米沙！你这是干吗？”

然而传来的则是回荡在花园中的俄罗斯式的咒骂，咒骂的含义，大约这些失去理智和没有情感的畜生是不能感受的。

然而这时的我十分害怕，巴不得时刻跟着外祖母。我跑下来来到外祖父的房间，只见他扯着暗哑的嗓子对我大叫：

“滚！你们这些该死的！”

我只好跑回顶楼，站在天窗面前望着被黑暗侵吞的花园和院子，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外祖母。我十分担心她的安危，怕她被那些畜生杀死，我拼命呼喊她，但是似乎她听不到。醉醺醺的舅舅听到我的呼喊后，开始粗野地谩骂起我的母亲，那些话不堪入耳。

有一次，也是这样不堪回忆的晚上，外祖父有点儿难受，包着毛巾躺在床上来回翻滚，大叫大嚷地诉苦：

“辛辛苦苦操劳了一辈子，到头来不得好啊！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啊？要不是怕家丑不可外扬，我早就叫警察，明天我就去找省长……真是丢人啊！自己的儿子还管教不了，要喊警察来管，我算什么父母哦，想到这里我只能老老实实躺着哦，糟老头一个啊！”

他忽然从床上爬了起来，摇摇晃晃地走到了窗前，此时外祖母拉住他，疑惑地问：

“你这是要干什么？到哪里去？”

“点灯！”可以看出他被气得上气不接下气，拼命地喘息着。

外祖母此时点起了蜡烛，他手捧烛台于胸前，冲着窗户大声嘲笑喊骂起来，像极了一个扛枪的士兵。

“嘿，米什卡，你这小偷，癞皮疯狗！”

话语刚落，就见哗啦一声玻璃碎落的声音，只见外祖母身旁桌子上落下了半块转头。

“哈哈，没有打中！”外祖父大声嘲笑着，但实际上是悲痛地哭。

外祖母迅速把他抱到床铺上，像抱我似的，神情慌张地说：

“你这是干什么啊？上帝保佑你！你这是要把他送去西伯利亚吗？他现在在气头上，什么都不知道，他不知道自己这样会被充军到西伯利亚！……”

外祖父两腿乱蹬，痛苦地扯着嗓子干号：

“让他把我打死好了！”

只听见窗外传来一阵阵咆哮声、脚步声、抓墙声。我顺手拿起那块转头就向窗口跑去，外祖母发现连忙抓住我，把我推到墙角，怒火中烧，咆哮着：

“嗨，你这要干什么，你个混账小子……”

有一回，舅舅操着一根粗木棒子，从院子向走廊冲进来，他在房檐下的石阶上打门。门后，站着拿着大木棍子的外祖父、持着尖头长棍的两位住客，还有拿着擀面杖的酒馆老板娘。外祖母则踟蹰着，乞求道：

“你们就开门让我去见见他，我想跟他谈一会儿……”

外祖父向前伸出一条腿，像极了《猎熊图》上拿着叉子的猎人。外祖母跑到他跟前时，他不作声响地用手肘推开她，用脚踢打她。

四个人气势汹汹地站在那里做好准备。墙上挂着一盏灯笼，忽明忽暗、模模糊糊地晃着他们的头。我从顶楼的楼梯上看到这样的场景。我很想赶紧把外祖母拉上来。

舅舅死命地破坏着大门，门也开始晃动了。似乎马上就要从栓子里蹦出来，门下的栓子已经掉了，哐当哐当的声音，着实刺耳。外祖父也用类似的声音对自己伙伴们说：

“请你们只管打胳膊和腿，千万别打脑袋……”

近门的墙上有一扇小窗，只能容一只脑袋伸出去。上面的玻璃已经被舅舅打碎，四周残留着玻璃碴儿的窗口黑乎乎的，就像那没了眼珠的眼睛。

外祖母趴到窗口，把一只手伸了出去。一边挥手，一边叫喊：

“米沙，给上帝点面子，赶紧走吧！他们是决心把你打成废人，快走！”

舅舅对着外祖母的胳膊就是一木棒子，只见一根粗粗的东西在窗口一闪，打在她的胳膊上。外祖母随后就瘫倒在地，脸朝上躺了下去，嘴里还不住地喊着：

“米沙，你赶紧跑啊！”

“呀！老太婆你怎么啦？”外祖父恐怖地哀号了一声。

门顿时被冲开，舅舅猛地一下就跳了进来，但立马就像垃圾一样被铲了出去。

酒馆的老板娘赶紧把外祖母扶到外祖父的房间里，外祖父也随后就回来了，板着脸走到外祖母的旁边。

“骨头没伤到吧？”

“只怕是折断了！”外祖母答道，眼睛没睁开，“你们把他怎么了？”

“静下来！”外祖父严肃地吼了一声，“我难道是畜生吗？我把

他给绑了，现在正躺在棚子里，被我浇了一身水……唉，凶手！这到底是随了谁啊？”

外祖母发出沉沉的低哼声。

“接骨婆子已经在路上了，你再忍耐一下！”外祖父一边说着，一边靠近床边坐着，“他们是打算把我们活活虐待死啊，老太婆，还没到时就想要我们死啊！”

“你就如他们所愿，把财产给分了吧……”

“我的瓦尔瓦拉呢？”

他们就这样谈了很长时间，外祖母低眉顺耳，而外祖父却狂叫怒吼，无法平静。

不久，就来了一位驼背的老太太。嘴巴大得撑到了耳际，下巴不停地颤动着。她的嘴巴张得像鱼儿一样，弯钩似的鼻子越过上唇，朝嘴里窥探。她的眼睛小得看不见，她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摸索着向前挪，包囊在手里哐当作响。

我把她认作了外祖母的死神，我冲到她面前，拼命大叫：

“你给我出去！”

外祖父一把抓住了我，把我扔到了阁楼上……

七

我早就明白了：外祖父有一个上帝，而外祖母则另外有一个上帝。

外祖母每天醒来后，就坐在床边长久地梳理她那令人惊奇的长发，头皮被梳得一颤一颤的，她抿紧嘴唇忍着痛，扯下了一缕缕绕不清的发丝。为了不惊醒还在睡梦中的我，她压低了声音，嘟囔着咒骂它们：

“你们这些讨厌鬼！叫你们遭天谴……”

她大费力气地把头发梳顺后，就熟练麻利地把它们编成几根粗辫子，快速洗了把脸，哼哧了两下鼻子，还没将夹带着睡意的怒气从那铺满皱纹的大脸庞上洗掉，就站立在圣像前开始做祷告了——这才算是外祖母真正意义上的晨漱，此刻她浑身上下立马就抖擞起来了。

外祖母伸直她有点儿驼的背，仰起头，亲切地望着喀山圣母那圆润的脸，伸开双臂在胸前虔诚地画着十字，细声且热烈地祷告：

“最荣耀的圣母啊，请你把恩泽赐予将来的日子吧！令人敬仰的圣母啊！”

她深深地鞠躬到地，随后又缓缓地直起身子，这样的附和让祷告来得越发热烈、动人。

“你是欢乐的源头，最圣洁的母亲，繁茂的苹果树！……”

外祖母总能在每天清晨找到富有新意的赞词，这吸引着我每天都聚精会神地倾听她的祷告。

“我那圣洁、仰望的心灵啊！我的保护神和圣母，用你那金色的光芒逼退邪恶的诱惑吧！不要再让任何人受到欺侮，也别让我无缘无故地遭到欺负吧！”

她那乌黑的眼睛里含着微微的笑意，这让她显得年轻。她又缓慢地抬起手，在胸前画起十字。

“耶稣基督，上帝的儿子啊！请你看在圣母的分上，将恩泽施与我这个有罪的人儿吧……”

外祖母的祷告一直都是在颂扬称赞耶稣和圣母，饱含诚意和质朴。

外祖母花在早晨祷告的时间并不长，因为要负责烧茶饮，外祖父已经辞了用人。万一外祖母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烧好茶，他会大发雷霆，愤愤地怒骂大半天。

偶尔，外祖父比她起得早，就会来到顶楼，如果碰到外祖母在祷告，他就会撇着两片暗紫的薄嘴唇，轻蔑地听一会儿，在随后的早茶时间就开始啰唆开来：

“我都教过你多少次如何正确祈祷，木呆瓜子！你还是一再重复着你的那套把戏，真是个异教徒！上帝怎能忍受你啊！”

“上帝会懂我的，”外祖母信心十足地答道，“无论我说了什么，他都能清清楚楚……”

“你真是个该死的楚瓦什妇女！唉，你们这群人啊……”

外祖母的上帝时刻陪伴着她，她在跟畜生对话时都要提到上帝。我知道，一切的生命，不论是人，狗、鸟、蜜蜂或是小草，都顺从地亲近着她的上帝，上帝对世间的一切生灵都给予同样的仁慈、同样的爱意。

酒馆的老板娘养了一只猫，这只猫不但娇生惯养，还十分狡黠，爱吃美食，喜欢献媚于人。它身上的毛像绒团似的，金黄的眼珠子闪着小心机。院子里的人都喜欢它。一次，它从小花园里拖来了一只八哥儿，外祖母把这只快被折磨死的小可怜从它嘴里夺了过来，责备猫道：

“你难道就不害怕上帝的惩罚吗？你这个坏胚子！”

酒馆的老板娘和打扫庭院的人听到她这么说都笑了起来，但外祖母气愤地训斥道：

“你们认为畜生就不懂上帝吗？一切生物都懂得上帝，还不比你们这些人差，你们这些狠心的家伙……”

外祖母经常一边给那匹膘肥肉厚无精打采的沙拉普带套，一边同它交谈：

“你是在给上帝劳动，怎么还会怏怏不乐？是年纪大了吗……”

马喘着气，摆摆头。

尽管如此，外祖母嘴边提到上帝的次数并没有外祖父那般多。在我心里，外祖母的上帝是能够懂得的，也不可怕，在他面前我根本就无法儿撒谎，他在我心中唤起了一直无法抑制的羞耻之感，所以我从来不在外祖母面前撒谎。我没法儿对这位仁爱的上帝隐瞒任何事情，甚至连类似的念头都没有闪过。

有一天，酒馆的老板娘和外祖父吵架时，把那并没掺和进来的外祖母也一同骂了。这把我可气坏了，我下决心狠狠地教训下这个恶婆娘。

我在心里琢磨了好一阵儿，用怎样的方法来报复这个红头发、双下巴、眯眯眼的肥女人呢？

根据我对那些喜欢搞内讧的邻居的观察，了解到他们相互报复的方式无非是：砍掉仇人的猫尾巴，毒死狗，打死鸡，或是趁夜溜

进对方的地窖，往腌白菜和黄瓜的木桶子里倒煤油，放掉桶子里的克瓦斯之类。这些小把戏都不合我胃口，我得用一种更加独特厉害的方法来治治她。

我终于有了一个自认不错的点子：我偷偷地守在地窖旁，等老板娘一下去，就用顶盖把地窖给封了，再上锁。我还在顶盖上跳了一段复仇舞来解气，最后把钥匙扔向了屋顶，头也不回地跑进了厨房。外祖母正在做饭，她不知道我如此兴高采烈的原因，等弄清楚后，在我屁股上重重地打了几下，接着又把我拖到院子，责令我爬到房顶找钥匙。她对这件事的态度然让我十分疑惑，我一言不发地把钥匙寻到交给她，静静地立在旁边看她解救被囚禁的酒馆老板娘，只见她俩一起友好地走过院子，还发出爽朗的笑声。

“我叫你尝尝这滋味儿……”酒馆老板娘握起那胖胖的小拳头吓唬我，但她那有着一双眯眯眼的胖脸却露出了善意的笑容。外祖母一把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拉拽到厨房，问道：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她用胡萝卜打你啊……”

“这么说，你是为了我才这么做的喽？原来如此！以后你要是还这样，我非把你这废物塞到炉底下喂老鼠，你就醒悟了！你以为自己是保镖啊！只是个小气泡儿，一碰就裂了！等我告诉你外祖父，他非扒了你一层皮不可！赶紧回到顶楼去读书……”

她整整一天没有和我说话，直到晚上祈祷之前，她沿着我的床边坐下，说了一段让我十分感动并且永生难忘的话：

“廖什卡，我亲爱的宝贝儿。你要记在心里：不要去过问大人间的事情！大人们都中了毒，上帝正在给他们考验呢，你是小孩子，还没轮到，你就应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生活。等到上帝来打开你心门时，再接受他的指引来走你该走的路。懂了吗？谁做了错事，

让上帝来明断、施罚，这些都与你无关。上帝会来做这些，而不是你我能管的！”

外祖母停顿了一会儿，闻了闻鼻烟，眯起右眼，补充道：

“可是，每个人都会犯错，上帝也不是每次都能弄得清楚。”

“难道上帝不是事事都知道吗？”我惊奇地问道。外祖母哀伤、轻缓地回答道：

“要是他能知道所有的事情，有很多的坏事人们也都不会做了。他老人家看着人间，看着我们，会伤心地痛哭起来，边哭还边说：‘我可怜的人们啊！你们是我的亲人啊！’”

外祖母说着，自己也哭出了声，还没来得及擦干脸上的泪痕，就起身走到墙角祈祷了。

从那时起，外祖母的上帝同我就更亲近了，我也更能理解她的上帝。

外祖父也同样地教导我说上帝是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无事不明的，不论是怎样的事情他都乐意给予仁慈的帮助，但他的祈祷方式却与外祖母大不相同。

早晨，在他还没站在圣像前祈祷时，总要花费较长的时间用于洗漱，然后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小心翼翼地梳理那头棕色的头发和胡子，再对着镜子，拉平衬衣，把黑色的三角围巾掇进背心，然后凝神屏气轻手轻脚地靠近圣像，生怕被人发现似的。他每次停在那块有个马眼睛一样结疤的地板上，先是默不作声地站立一会儿，再垂下头，两只胳膊像士兵那样贴紧身子放着。最后，他挺直了腰板，庄重地开了口：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

每次在他说了这句开场白之后，我总感觉屋子里越发肃静，仿佛那嗡嗡作响的苍蝇都不敢随意扇动翅膀了。

他仰头站立在圣像前，眉毛也连带着扬起，头发是竖立的，金黄色的胡子水平地向两边撇起。他的祷词念得毫不含糊，像是在回答功课：吐词清晰、咬字准确。

“审判官来了，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暴露了……”

他握着拳头轻捶着胸口，固执地请求：

“只有你发现了我的罪过，请你将脸转过去不要直视我的罪孽吧……”

他一板一眼地念诵着《信经》，他那一颤一颤的右腿，像是在给祈祷默默地打着节拍。他浑身紧张地朝圣像探去，身形因此被拉得愈发细长，个头也显得愈发高瘦。他衣着整洁，神情诚恳：

“请化身为救死扶伤的医生，来治愈我这溃烂不堪的灵魂吧！我无时无刻不再向你呼唤请求，发发慈悲吧，圣母！”

他那绿色的眼睛里噙满了泪水，他大声呼唤着：

“我亲爱的上帝啊，请你念及我对你的诚意与爱，就不去计较我所犯下的过错，也无须费神地寻找替我脱罪的理由！”

这时，他开始不断地用力画着十字，把头低得跟羊抵人似的，还发出悲戚的、尖锐的声音。直到后来我去过几次犹太教会才弄明白，外祖父是依循犹太人的祈祷方式。

炉上的早茶已经扑哧扑哧地冒着白气发出声响了，热烘烘的奶渣黑麦饼子的香味飘满了整间屋子，诱惑得我口水都出来了！外祖母无精打采地倚靠着门柱子，垂着眼皮叹着气。温暖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照进屋子里，树枝上挂着晶莹剔透的露珠，清晨微甜的空气中夹杂着茴香、板栗和熟透了的苹果清香。但是，外祖父仍在祷告，摇晃着身体叫道：

“请将折磨我的烈火浇灭吧，我是个贫穷的人，恰好还是个该死的坏蛋！”

外祖父所有的晨间祷词和睡前祝词我都熟记于心，不仅如此，我还特别留心他有没有念错，哪怕漏掉一个字。

不过，这样的情形不常出现，一旦发生，就会让我异常兴奋，算是幸灾乐祸吧。

外祖父完成祷告后，对我和外祖母说：

“你们好啊！”

我们也向他鞠躬道好，终于，大家围着桌子坐下了。我赶紧对外祖父说：

“你今天漏掉了‘补偿’两个字！”

“你胡说吧！”他既怀疑又不安。

“你肯定是漏掉了！应该是‘但是我的信仰补偿了一切’，可你并没有说‘补偿’。”

“这也没办法了！”他略带歉意地眨巴着眼睛。

事后，他总会找个借口来狠狠地报复我。尽管如此，眼前他的窘态和局促也能让我开心好一会儿。

有一次，外祖母开玩笑地说：

“老爷子，上帝听着你的祷告会乏味到睡着吧，你的祷词总是一成不变、反反复复。”

“你说什——么？”他拖长着声音恶狠狠地问道，“你嘴里嘟囔些什么？”

“我是说，你从来没把心底里的话告诉上帝！”

外祖父瞬间被激怒，脸涨得通红，浑身颤动，跳上椅子，拿起桌上的碟子就朝外祖母的头上扔去，一边扔还一边吱吱呀呀乱吼，就像锯子正巧锯到木头上的结疤似的：

“呸，你这个老婆子！”

外祖父在向我讲述上帝的无边力量时，总要首先强调这种力量

的残暴严酷。他说，人们要是犯了罪就要被淹死，若再犯，就得烧死，将他们的城市都摧毁。他还说，上帝还会用饥饿和瘟疫来惩罚人们，他总是用利剑统治世间，用皮鞭责打罪犯。

“那些不遵守法律不服从上帝指示的人都要受到灾难和死亡的惩罚！”他一面训诫着，一面用极细的手指敲打着桌边。

我并不接受上帝是残忍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这一切都是外祖父故意编织的谎言，目的就是恐吓威慑我，让我畏惧他，而不是害怕上帝。于是我直言不讳地问他：

“你这样说是想让我乖乖听你话吧？”

外祖父也直白地答道：

“不错，就是这样！你该听话了吧！”

“那为什么外祖母不像你这样说呢？”

“你不要相信那个蠢老太婆！”他厉声训斥我，“她打小就笨，脑子不好使，又不识字。你不要同她讨论关于上帝的事情！你先回答我：天使有几个等级？”

我回答后，接着问：

“这些官都是什么人啊？”

“你都胡扯到哪里去了！”他微微一笑，眼睛移开，咬了一会儿嘴唇，不情愿地解释说：

“做官，这是人间的事，跟上帝没有关系！官与法律是一起的，官靠制定法律吃饭。”

“那法律究竟是什么？”

“法律？法律就是约定俗成，”老头儿很乐意谈论这个话题，那对聪明的小眼睛闪闪发光，“人们生活在一起，大家商量好，把这当作习惯，立下规矩，成为法律！就像小孩子游戏前要定好怎样玩一样，这个规定就是法律！”

“官是做什么的呢？”

“官就是走上来把所有的法律都破坏。”

“那为什么会这样啊？”

“算了。你是搞不清的！”他严厉地皱着眉头说，然后又教训起来，“上帝管着人们所有的事情！人们要这样，他偏那样。人的事情都是不牢靠的。只要上帝吹口气，一切都变成灰和土了。”

诸多原因使我对官吏这种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接着，我又问：

“但是，雅科夫舅舅总是这样唱：‘上帝派遣的官吏，他是希望的光。世间苟存的官吏，是撒旦的奴仆！’”

外祖父双手捧起胡子往嘴里塞，接着闭眼抖动腮帮，他心里应该是在偷笑，我是了解他的。

“我要把你和雅什卡的腿子绑紧了扔进河里！”他继续说，“这个不是他该唱的，你也不该听。这可是异教徒撒的谎，是他们臆想出来的。”

他若有所思，眼睛掠过我往前望去，接着，装模作样地说：

“哎，你们这群人……”

尽管他把上帝置于普通百姓之上，但也会跟外祖母一样，希望上帝能帮助他决断自己的事情，并且，不但邀请上帝，还邀请众圣徒。我的外祖母却根本没听过这些圣徒，她知道的只有尼古拉、尤里、弗罗尔和拉夫尔之类。这些人不但慈善，待人也随和。但外祖父的圣徒则不同，他们几乎都是大苦大悲之人，他们因为不愿屈从偶像，还跟罗马教皇抗衡。因此，他们受到了残酷的刑罚，被烧死、被剥皮，手段极端残忍。

外祖父偶尔会做点白日梦：“上帝啊，请您帮我卖掉这栋房子吧，只要赚个五百卢布我也愿意。我会为此而给圣徒尼古拉做一次

祷告来感谢您的！”

外祖母嘲笑地对我说：“好像尼古拉他老人家没有更好的事可做似的！”

外祖父的教历我保存了很久，上面有他写的各样的字迹。例如，在约阿基姆节和安娜节背面，用红墨水写着直体字：“恩人啊，让我免于灾难吧。”

我记得他说的那场“灾难”是外祖父为了帮助不争气的儿子们，开始放高利贷，秘密地接受典当，被别人告了他的密。一天夜里，警察突然来搜查，但结果却没有事。外祖父一直祷告到太阳出来，早上在我面前的教历上写下这句话。

晚饭前，他和我一块儿念诗篇、祷词或者叶夫列姆·西林的大厚本的著作；吃过晚饭，他又祈祷，在傍晚的寂静中，长久地响着他那凄凉的、说着忏悔的语句。可是外祖母却常常因自己太累不去祈祷。

外祖父时常把我领去教堂：每周六晚去做晚祷，一到放假，就做晚弥撒。教堂里，不同的人对上帝的祷告：神甫、助祭之类的神职人员所念的祷告，对象是外祖父的上帝，而唱诗班赞颂的对象却永远是外祖母的上帝。

当然，我也只是浅略地站在孩子的角度来谈谈两个上帝的不同。外祖父的上帝使我恐惧和敌视。只看见坏人、有罪的一面，他是不相信人的，总是期待着人们的忏悔。

当时的我，只能依靠上帝的信念和情感填补精神上的空缺，其他所有的事物留给我的是残忍，让我生气，引起我的不良情绪。围绕在上帝身边的是光明、是希望，外祖母的上帝是所有生灵的朋友。自然，我的内心也会升腾起这样的疑问：外祖父为什么就看不到那个仁爱的上帝呢？

家人不准我去街上玩儿，怕过于混乱。我没有交朋友，邻居的

孩子都敌视我。他们明知到我不愿意被人叫作卡希林，可他们却叫得更凶猛：

“看！食人魔卡希林的外孙来了。大家快来打啊！”

一场群殴就开始了。

就年龄来说，我是力气比较大的，而且人也灵活，打架的时候有点优势，但他们总是合伙来打我。每次都是整条街道的小孩子一起来攻击我，我每次走回家时，总是满脸伤痕。

外祖母一见我，就惊讶地问：“又怎么了？小萝卜头，被打了？这算什么事儿啊！……”

说罢，她就开始给我洗脸，在受伤的地方涂上药，还劝告我：“你别老去打架，就乖乖地在家待着，街上可不像家里这般安全！否则我就去告诉你外祖父，叫他把你锁在家里……”

每次，外祖父发现了我脸上的伤口，也不打骂我，只会嘴里嘟囔道：“又挂上奖章了？真是个好阿尼克武士，以后不要去街上乱晃了，听见没？”

要是街道上悄无声息，反倒不吸引我。只要孩子们欢乐的打闹声传到我的耳朵里，我就会置外祖父的教训于不顾，从院子里跳出去。我并不在意被人打得浑身是伤，让我气愤难过的是发生在街道上的恶作剧。在我看来，那些残忍的行为已经达到了不可饶恕的地步。每每看到孩子们凌辱小动物、呵斥辱骂乞讨者时，我就会异常生气。

瘦高的伊戈沙套着一件沉甸甸的羊皮外套，那张瘦骨嶙峋的脸上长满了硬毛。他弯着腰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晃着，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地上。他那忧伤的眼神让我崇敬。我总觉得他在做着一件伟大的事情，他正在寻找着什么呢，我不该去打搅他。

孩子们尾随着他跑，拿石头扔他拱起的背。他似乎还没缓过神，

没觉得有多痛。突然，他停下了脚步，把头稍稍昂起，抖着双手整理整理那顶烂帽子，再往下看。

“伊戈沙，你口袋里装着死神啦！伊戈沙，你要去哪儿呀？”孩子们喊着叫着。

他捂住口袋，接着快速地弯腰去拾东西，他把胳膊长长地缓缓地伸出去，然后开始反击骂人。可他的台词总是只有三句话。显然，孩子们的词汇远远超越他。他偶尔也会拖着那条瘸了的腿，试图追上他们，他被自己的羊皮大衣绊倒了，膝盖跪在了地上。孩子们逮到这难得的机会，就开始猛烈地用石子攻击他的腰背，胆子大的就抓把散土朝他脸上扔去，再立马跑开。

街上还有一个叫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的老师傅，更让人难受。他什么都看不到了，只好到处要饭，他个头很高，但却哑巴一样不说话，任由一个身材矮小的老婆婆牵着。她站在别人的窗户下，眼睛盯着一处，尖着嗓音说：“做做好事吧，上帝看得到的，照顾一下穷困潦倒而又眼瞎的人。”格里戈里·伊凡诺维奇依旧沉默着不说话。他的黑眼睛直直地朝着人们看着，手安静地抚摸着自已的胡须，嘴唇紧紧闭着。虽然时常见他，但我一直都没有听见他嘴巴里传出过什么声音。他的沉默不语让我很郁闷，我没法走到他面前，也没有这样做过，反而只要远远望见他，就会跑回家告诉外祖母：“格里戈里沿着街在乞讨呢！”

“当真？”她内疚地问了一句，“把这个拿着，跑过去给他。”

我粗暴地拒绝了这个任务，她只好自己去，还站在人行道上，和他聊了一会儿。他面带笑意，抖动着胡须，依旧很少说话，几句话就完事了。也有时候，外祖母会把他领到厨房，请他喝茶吃东西。有一次他打听起我，外祖母呼唤我，我却跑掉了，藏在柴火堆里头，我不愿到他跟前去，这让我不舒服，我明白这让外祖母也很不舒服。

我只跟外祖母聊过格里戈里一次。她送他出大门后，慢慢地在院子里踱步，埋着头哭泣着。我走向她，抓住她的手。

“为什么你要躲开他呢？”她小声问，“他是好人，又挺喜欢你的。”

“那外祖父为啥不赡养他？”我表示疑惑。

“外祖父？”她停下来，搂住我，近乎耳语似的告诫我，“你要记住，上帝会因为这个人而严厉地惩罚我们的，肯定会这样。”

不出所料，十年后当外祖母静静地躺在大地怀里时，外祖父也成了疯疯癫癫的乞丐，整日在城里问人家要饭吃：“善良的厨师，赏个包子给我吧，唉……你们……”

除去伊戈沙和格里戈里让我不舒服之外，最让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就是那个放荡不羁的叫罗哈尼的女人。一到过节她就来了，走路的步子很特别，仿佛脚不贴地面地在移动着，边走还边唱着很淫荡的歌。碰见她的人都躲着她，躲进门后、墙角、店铺。她一经过大街，街面就像大扫除一般。她的脸透着青色，腮部鼓胀得像膀胱，灰色的大眼睛既可怕又搞笑地瞪圆了，她间或嚎叫，带着哭音：“我可怜的孩子们啊，你们在哪儿啊？”

我向外祖母打听事情的缘由。

“你知道了也没什么意义！”她闷声回答，但还是简要地说了一下，“这个女人之前有个叫沃罗诺夫的丈夫，是个当官的，为了谋取更大的官位，就把这女的卖给了上级，上级又把她带去了别的地方。她再次回来时，已经是两年之后，两个孩子都已经不在人世了，丈夫把公款输了个精光，进了监狱。她伤心不已，就纵容自己酗酒、下贱，过节的当晚，一准就会被警察抓起来。”

然而家里总比街上好些，尤其是午饭后的那段时光。通常这个时候外祖父会在雅科夫舅舅的染坊，外祖母则会跟我讲童话以及我父亲的故事。

她从猫的嘴巴里救下一只八哥，剪断了它受伤的翅膀，腿上被咬伤的地方也轻巧地给绑了块木片，等到这只鸟伤愈之后，还教它说话。有的时候，她站在窗户前，靠着笼子，用低沉的声音朝木炭般又喜欢模仿的鸟说：“嘿，你快说——给我这只小八哥吃饭！”

八哥斜着幽默的大眼睛看着她，腿上的木片敲打着薄薄的笼子底部，伸开脖子学黄鹂啼叫，搞笑一样地学松鸦和布谷鸟，还费力地学猫叫，人的话却学不来。

“别淘气，”外祖母严肃地说，“快说，给我这只小八哥吃饭。”

这只长羽毛的“黑猴”刺耳地叫了一声像外祖母的话，老太婆开心地笑了，用指头递饭给它，说：

“我就知道你太滑头，是装的，其实你无所不能，什么都会。”

她果真教会了这只八哥，过了一段时间，它就能相当清楚地要饭吃，远远地看见了外祖母就扯着嗓子喊：“你好呀！”

最开始它被挂在外祖父的屋里头，但不久就被赶到顶楼来了，因为它老是向外祖父学舌，外祖父念祷告，这只八哥也把黄蜡似的鼻头从笼缝里挤出来，啼叫道：

“球、球、球——秃、秃、秃——”

外祖父觉得这是侮辱，一次祷告时，脚一跺，暴躁地喊道：

“把这该死的家伙拿开，不然我要杀了它。”

家里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但有时候，难以排遣的愁苦却压得我喘不过气，浑身都像被沉重的东西覆盖住，像长时间待在一个黑坑里一般，没有了知觉、听觉及其他感觉，像个盲人和半死不活的人。

八

外祖父毫无征兆地把房子卖给了酒馆的老板，在缆索街上另买了一座。尽管这条街没铺路面，荒草丛生，但却是安静整洁的。街的尽头一直延伸至田野，两边是一座座色彩斑斓的小房子。

新房子比以前住的那座要精致、漂亮。房屋的正面涂着一层让人感觉舒服温暖的深红色，墙面上那些个天蓝色的窗扉和顶楼那扇带栅栏的百叶遮窗明亮耀眼，榆树和椴树浓密的枝叶像把大伞遮掩着靠左的屋顶。院子里和花园里，有许多处幽静的小地方，给我们玩捉迷藏的游戏提供了天然的场所。特别是花园，虽然占地不多，但草木长得繁茂，些许的杂乱反倒给人一种愉悦的感受。花园的一边有个小澡堂子，跟玩具似的，另一边则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坑，杂草从里面生长开来，乱草里有一根废木料顶了出来，它见证了一段旧澡堂被烧毁的历史。房子的左边毗邻着奥夫相尼科夫上校马厩的围墙，右边则是贝特连格家的房子，彼得罗夫娜的宅地就在我们花园的正前面。彼得罗夫娜是一个胖墩墩红嘟嘟、整天吵闹似铜铃的女人，她的小窝嵌入地平线之下，不仅破烂还很潮湿，墙面上匀称地铺着一层苔藓，两扇小窗孤独地遥望着远方的深谷和田野。田野里整天有兵士操练，刺刀在秋天的斜晖中闪着冷冷的白光。

整座房子里住满了我从未见过的人：一个鞑靼军人和他的妻子

住在前面的院子里。他的妻子长得又小又圆润，从早到晚嘟嘟囔囔、嘻嘻呵呵，成天抱着那把装饰得华彩缤纷的吉他引吭高歌，这曲子洋溢着无比的热情：

只有爱情，哪能欢畅，
还得追寻另外的路径。
用点心思去想想吧！
走上这条正确的道路，
会有意外的礼物等着你！
啊，真是甜蜜迷人的奖赏啊！

那个军人也很胖，跟皮球似的。他靠窗坐着，鼓起了发青的脸，那双棕红色的眼睛炯炯有神地瞪着前方，眼神中闪烁着欢乐的光，他不停地抽着烟斗，伴着奇怪的咳嗽声，像狗叫一样：

“呜——汪，呜——汪！汪……”

还有一间温暖的小屋子搭建在地窖和马厩上，屋子里住着两个马车夫，一个是头发灰白的小个子彼得伯伯，另外一个则是他的侄子哑巴斯捷帕——身体结实，皮肤白嫩，脸像铅铜托盘一般。还有一个高瘦的鞑靼人瓦列伊住在这儿，他是个勤务兵，整天垂丧着脸。这些人都是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在他们身上有很多我所不熟悉的东西。

但是，最吸引我注意的是一个被人叫作“好事情”的搭伙房客。他租的是后院厨房旁的一间小屋，这间屋子很长，有两扇窗，一扇对着花园，一扇对着院子。

这个人身形单薄，有点儿驼背，白净的脸上留着两撇黑胡子。一对亲和的眼睛透过眼镜片儿温暖地看着人。他话不多，也不大引人关注，每次喊他吃饭或喝茶的时候，他总是回答：

“好事情。”

外祖母不管人前人后都这样叫他：

“廖什卡，你去把‘好事情’喊来喝茶！‘好事情’，你怎么总是吃这么点啊？”

他的房间里堆满了不知装着什么物体的箱子，还有一些我所不认识的世俗字体的厚书本子，到处都是盛着五颜六色液体的瓶瓶罐罐、块状的铜铁和成条的铅。他一天到晚都穿着棕褐色的皮上衣和灰色的格子长裤，身上沾满了不知什么颜料，散发出一阵阵刺鼻的怪味。他的头发也是乱糟糟的，不顾外表，做起事情来也显得笨手笨脚。他经常干的事儿，就是诸如熔点儿铅、焊点儿铜之类。他总是把这些小玩意儿放在天平上反复称重，嘴里还咕咕嘟嘟些什么；有时不小心烧到了手指，就急忙向手指吹气；每次走近挂图时，都是磕磕绊绊，接着擦干净眼镜片儿戴上，他那又细又挺、白得离奇的鼻子简直就要碰到图纸，完全就是在那儿用鼻子嗅画。他有时会突然停在房子中间或是窗户旁，闭眼仰头、一言不发，就这样像尊木雕似的久久地站着。

我常常爬到屋顶上，隔着院子从开着的窗户来观察他的一举一动。我看见了从桌上酒精灯里冒出来的蓝色火焰和他那黑瘦的背影，看见了他在被翻得跟腌菜似的破本子上写着字，他的眼镜就像薄冰，折射出清冷的光。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动作，都像被施了魔法似的，激起了我内心无法抑制的好奇，我就这样一连好几个钟头都待在屋顶上。

有时，他会站在像木框子似的窗户前，背着手，对着我观察他的那个楼顶的方向望着，可他就像没看见我一样，这让我非常生气。突然，他又转身走向屋内，三步并作两步地来到桌子前，把腰深深地躬下去，在桌面上乱七八糟地翻起来，像是在找寻什么东西。

我心里总是想，假如他是有钱人，穿得也体面，我是会畏惧他的，但是他真的很穷：那件又脏又旧的衬衣领子从短皮上衣的袖口

露了出来，方格子裤子上也斑斑驳驳，还打上了数不清的补丁，就光着脚穿一双破破烂烂的鞋。穷人并不可怕，也不会有危险，这一点是从外祖母对他们的可怜以及外祖父对他们轻蔑的态度中得知的。

院子里的所有人都不待见这位“好事情”，大家谈到他时都是用嘲讽的语气。那个成天兴高采烈的军人妻子叫他“白鼻子”，彼得伯伯称他为“药剂师”和“巫师”，外祖父则叫他“魔术师”“共济会员”。

“他在干什么？”我问外祖母。

她严肃地回答道：“跟你没有关系，你就别多事，懂了吗？……”

有一天，我终于鼓起了勇气走到了他房间的窗边，然后故作镇定地问道：“你在做什么？”

他颤动了一下，把眼睛从镜片中抬起，认真打量了我许久，接着向我伸出了他那双布满溃疡和烫伤伤疤的手，说道：

“你爬进来吧……”

他没有叫我从门口进屋，而是要我从窗户口跳进来，就凭这一点，他在我心目中形象猛然高大了起来。他坐在箱子上，让我坐在他面前，他先是我移开了一点点，接着又把我拉近到他面前，最后才小声地问我：“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啊？”

他的这个问题着实让我感到奇怪：每天我们在厨房里吃饭喝茶将近四次，我可都是坐在他旁边的呀！我答道：

“我是房东的外孙啊……”

“哦，是的。”他仔细盯着自己的一根手指说道，之后又不作声了。

我觉得有必要跟他解释一下：

“我不姓卡希林，而是彼什科夫……”

“你是彼什科夫？”他怀疑地重复了一遍，“好事情。”

他缓缓地推开我，站起来，一边走向桌子，一边说：

“你就老老实实地坐着吧……”

我在那儿坐了很久很久，观察他锉那块用老虎钳子夹住的铜块。在钳子的用力摩擦下，金灿灿的铜屑纷纷撒落在垫在钳子下的马粪纸上。接着，他把这些粉末聚拢握在手心，一把放进了一个厚壁玻璃杯里，再从另外一个罐子里弄出点像盐似的白色粉末，加到了铜屑里，之后又从一个黑瓶子里倒出了一点液体，浇到玻璃杯里。只见杯子里开始啾啾作响，一股白烟夹杂着刺鼻的气味直往外冒。我猛地咳嗽起来，咳得脑袋直晃，可那位魔术师却炫耀似的问我：

“气味不好受吧？”

“真刺鼻！”

“那就没错了，小兄弟，那就太好了！”

“这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我心里这样想着，于是我郑重其事地说，“如果有刺鼻的气味，那就是不好……”

“是吗？”他神气地眨了下眼睛，兴奋地问道，“那可不一定，小兄弟，你会玩羊骨头吗？”

“你说的是玩羊拐吧？”

“是的，就是玩羊拐子，你玩不玩？”

“我会啊！”

“要不我给你做个灌了铅的羊拐吧？用它来打，命中率是相当高的！你想要吗？”

“想。”

“那你先去拿个羊拐来吧。”

他一边瞟着手中冒烟的杯子，一边走到我跟前，说道：

“要是我给你做了灌铅的羊拐子，你以后就不要到我这儿来，行不行？”

这句话可真把气疯了。

“你就是不做这个羊拐，我也再不会来了……”

我气呼呼地跑出了他的屋子，来到了花园。外祖父正在那儿忙着给苹果树施肥。当时正值深秋，落叶早就铺满了地面。

“过来，你把覆盆子的枯枝给剪了。”外祖父边说边把剪刀递给我。

我问他：“你知道‘好事情’在干些什么吗？”

“他在我的房子里搞破坏！”外祖父气冲冲地答道，“你看，地板被他烧出了坑，墙纸也都被他弄得乱七八糟、破破烂烂。我马上就要告诉他，叫他赶紧离开！”

“就该这样做！”我十分赞同地附和着，便开始动手剪覆盆子的枯枝了。

不过，我这样的回答未免太过急切武断。

每逢细雨绵绵的秋夜，若是碰到外祖父不在家，外祖母就会在厨房举办一场乐趣无穷的聚会，把房客们都请过来喝茶热闹。被邀请的人有两个车夫和同他们住一屋的勤务兵，还有能言善辩又爱入人的彼得罗夫娜，有时就连那个整天热情洋溢的女房客也会参与进来。而“好事情”每次都是窝在角落的炉子边，沉默不语，连动也不动。哑巴斯捷帕和鞑靼人一起愉快地玩着纸牌，瓦列伊时不时拿着纸牌拍拍鞑靼人的大鼻子，还附加一句道：“呀——你这个魔鬼！”

彼得伯伯经常会带来一大块面包和一大罐子籽类果酱。他先是把面包小心翼翼地切成一片片，然后再往上面涂上一层厚厚的果酱，再用手掌捧着这些美味的抹有果酱的面包片，挨个分送给大伙儿，并深深地躬着腰。

“请您赏个脸尝尝味儿吧！”他充满诚意地恳求着。只要别人从他手里接过一片面包，他就会立刻仔仔细细地观察自己那双乌黑的双手，一旦发现有哪怕一滴果酱漏在上面，就马上伸出舌头舔干净。

那个彼得罗夫娜每次都带上一瓶樱桃酒来参加聚会，还有一些

坚果和纸包糖。于是，外祖母最期待的宴会——也是她喜爱的休闲活动，就开始了。

就是在上回“好事情”向我“行贿”，叫我不再去他房间以后不长时间，外祖母就组织了这样一次聚会。屋外飘着阴冷绵延的秋雨，风儿哀怨地呼叫着，把靠墙的低矮树枝磨蹭得生疼。厨房里，则是另外一番景象——温暖安适，大伙儿紧挨着坐着，此刻，每个人都显得温和宁静。外祖母一如以往的精神矍铄，一个个精彩的童话故事娓娓道来。

外祖母沿着炕炉子坐着，双脚踩在炉阶上，她俯身面向大伙儿讲故事，听众的脸蛋儿被那盏小铁皮灯照得喜气洋洋。每当外祖母一高兴，她就会爬到炕炉上，站立着跟大伙儿解释：

“我站在高处讲才有劲头，站得高我才能看着你们，你们也能听得更清楚些！”

我坐在外祖母脚边宽宽的台阶上，简直就是在“好事情”的正头顶上方。外祖母讲的是关于战士伊凡和隐者米龙的奇妙故事。整个房间里流淌着外祖母那节奏明快、充满张力、生动有趣的语言。

有个名叫高尔将的残暴督军，
他心如铁石，魂似鬼魅，
他亵渎真理，残害百姓，
他就像那树洞里的梟，满脑子的坏水。
你要问他最恨谁？
正是那位隐居江湖的老人家米龙，
他维护真理，主持正义，
他乐于奉献，无所畏惧。
于是督军将他忠诚的奴仆叫来——

那就是那勇敢的伊凡奴什科：

“伊凡科，你去把那老头子给杀了，

除掉那该死的傲慢的老鬼米龙吧！

你去卸了他的脑袋，

拎着他那花白的胡须，

送给我，我将用它来喂狗！”

伊凡接受指令就出发，

伊凡一路苦挣扎：

“不是我自己想杀人，而是军令难违！”

这大概就是上帝赐予我的命运吧。”

伊凡将利刀藏于衣襟下，

踱步来到隐者前，

躬身弯腰行大礼，道一声：

“正直的老人啊，您老一向可好？

上帝可否好好保佑您，让您安全健康？”

未卜先知的老人会心一笑，

聪明地分辨道：

“算了吧，伊凡奴什科，

你无须隐瞒实情，

上帝知了所有的事情，

他掌握着一切真理呢！

我知道你的真正来意！”

伊凡顿时羞愧得无地自容，

可是上级的命令又怎可违抗，

只见他从皮鞘里猛然抽出了一把刀，

刀刃在大衣上蹭得光亮，

“老人家，让你见到此刀并非我初衷，
无须挣扎地了结你，
你就开始向上帝祈祷吧，
为了你，为了我，为了全人类，
在我砍掉你的头颅前，
做最后一次祷告……”

米龙老人将双膝跪地，
而后起身走向一棵小橡树，
橡树向他深鞠躬，

老人微笑把话说：

“伊凡，注意啦：你等待的时间会很久很久！
我得为全人类祈祷，这可是件大事儿！
你还是立刻就杀了我吧，
免得你劳心费力地守着我！”

伊凡一听，怒气横生，

立马愚笨地夸下海口：

“不了，我等，说到做到。
你就开始吧，哪怕一百年我也不觉累！”
老人从清晨一直祈祷到深夜，
又从朝霞祷告至夕阳西下，
日复一复，年复一年，
冬去春来，秋风又送走夏热，
当年的小橡树也长得冲入云端，
单薄的枝叶也早已繁茂似华盖。
而那位祈祷的圣者还亦如当初！

直至今日他们仍然保持着当年的姿态：

老人还是对着上帝默默地哭泣，
祈求上帝帮助苦难的人们，
祈求圣母带给人们幸福和安康。
伊凡勇士依旧站立在他身边，
他那锋利的屠刀早已化成泥土，
满身盔甲也锈迹斑斑，
伊凡还是顶风沐雨地站立着，
他的身躯是烈日晒不干的，
他的鲜血是蚊虫吸食不尽的，
野豹豺狼惊吓不了他，
风暴雨雪也侵蚀不了他。
他再也无法动弹，
手是无法举起了，话也是无法再说出口。
看见了吧，给他的惩罚有多厉害：
罚他不该听信恶人的话，
罚他不该替人赎罪！
但那位老人为我们的祷告，
还在源源不断地飘到上帝的耳朵里，
就像那生生不息的清泉投入大海的怀抱！

外祖母一开始讲故事时，我就发现“好事情”有点不对劲儿。他似乎忐忑不安、神色激动，他抽筋似的摆动着双臂，动作很奇怪，一会儿把眼镜摘下来，一会儿又戴上，两只手随着音律似的语言有节奏地挥动起来，脑袋还跟着一起晃动。他有时还会揉下眼睛，并用猛劲儿按压它们，他不断地用手快速地搓着额头和脸颊，像是出了满头大汗一样。若是听到有观众动弹了一下，或是没忍住咳了一

声，脚不小心落地过猛，这位平日不声不响的房客就会立马挺身而出，愤怒制止：“嘘——”

外祖母刚讲完，他就猛地一下跳了起来，挥舞着双手，很不自然地打起了圈儿，还不时嘟嘟囔囔地说：

“这故事实在太奇妙了！要把它记录下来才好，必须得这么做！描绘得如此真实贴切，我们的……”

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是在哭，并且泣如雨下：眼眶里噙满了泪水，不断外涌。他如此奇怪的举动，叫人可笑又可怜。他笨拙地在厨房里跳来蹦去，滑稽似小丑，他想把拿在手里眼镜戴上，可眼镜架怎么也不听使唤地挂在耳朵上。彼得伯伯微笑地看着他，大伙儿也手足无措，只能安静地看着。外祖母急忙应和道：

“那您就费神把它给记下来吧，这又不是什么坏事。类似的故事我还知道很多呢……”

“不，就是这个了！它是彻彻底底的俄罗斯。”房客大声激动地叫喊着，突然，他泥塑木雕似的停在了厨房中间。接着，他开始大声说了起来，右手在空中挥动着，左手则握着眼镜颤抖。他慷慨激昂地讲了许多，还不停地跺着脚，他重复最多的一句话是：

“不能鹦鹉学舌，要坚持自己的正确道路，是的，就这样！”

后来不知为啥，声音忽然停了，他不再说下去，看了看大伙儿，就默默地低下了头走了。大家都笑了，不好意思地互相望着。外祖母移到炕头的黑处，深深地叹息着。

彼得罗夫娜用手擦了擦红而厚的嘴唇，问道：

“他估计是生气了吧？”

“没有，”彼得伯伯答复，“他性格就这样。”

外祖母又从炕炉上爬下来，悄悄地把茶炊加热，彼得伯伯慢条斯理地说：“这些先生全这样——难以捉摸。”

瓦列伊阴沉地咕哝：“单身汉都怪脾气。”

大家都笑了，彼得伯伯拉长音说：

“哪怕老泪纵横，看样子，之前上钩的都是大有来头的，现下小鱼都不怎么来了。”

气氛很沉闷，一种忧郁的情绪袭上心头。“好事情”让我惊奇，与此同时我也可怜他，我清楚地记得他那双泪水浸湿的眼睛。

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直到隔天午饭后才回来，他安安静静，全身的衣服都皱了，看上去很狼狈。

“昨天我吵到您了，”他孩子般向外祖母道歉，“您没生气吧？”

“生什么气？”

“气我插嘴啊。”

“您谁也没得罪啊……”

我觉得外祖母害怕他，视线试图避开他，说话也不像平常那样，语音特别低。

他靠近了外祖母，爽朗地说：

“您看，我孤独得可怕，一个亲人都没有，憋屈着，可是心不知怎么就沸腾起来，决堤了……即使对着块石头、一棵树，也想谈谈心。”

外祖母躲开了他。

“那你就去结婚吧。”

“唉！”他沮丧地叹息了一下，甩手离开了。

外祖母皱了皱眉头，看着他离去的背影，嗅了嗅鼻烟，严肃地教育我：

“你可要当心，不要老跟在他身边，谁知道他是什么人啊。”

可是他对我有莫名的吸引力。

我发现，当他说“孤独得可怕”时，脸色也变了，没有了生气。

这句话有打动我的东西，我又去找他了。

我在院子里悄悄地看他的窗户，他的房间空荡荡的，像储物室，里面杂乱地摆放着像它主人一样多余而稀奇的东西。我到花园去，在那里的坑里见到了他，他正猫着腰，手放在脑袋后面，肘子支在膝盖上，蜷缩着坐在烧焦了的梁木一边，梁木上撒满了土。它的末端的黑炭闪着光，突出在枯萎的蓬蒿、荨麻、牛蒡上。

他很久也没发现我，猫头鹰一般的眼睛注视着远方，然后抱怨似的问：

“找我吗？”

“不。”

“那来干吗？”

“没什么。”

他摘下眼镜，用红黑斑点的手帕擦拭它，说：

“喏，爬过来。”

我靠着他坐下，他紧紧搂着我的肩膀。

“坐下，我们聊聊吧，行不行？这样好极了……你的脾气执拗吗？”

“是的。”

“这挺好的。”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傍晚寂静安详，这是忧郁的“秋老虎”季节的一个晚上，周围遍布万紫千红的草木，但明显已经褪色了，一分钟一分钟变得苍白，土地也耗尽了夏日的生机，散发出寒冷的湿气，空气明朗极了，泛着红晕的天空里，寒鸦匆匆飞过，勾起人们寡欢的情绪。所有的东西都静悄悄的，每种声音——乌鸦的动弹声，簌簌的落叶——听起来都很响，让人不禁冷战。但这之后，又让人在寂静中心无旁骛下来，寂静充斥着大地，也填满了心胸。

每到这时，就会产生一种别样的纯净、轻飘飘的想法。这些想法很微妙，蜘蛛网一样剔透，难以言表。有的如流星突然爆发，转瞬即逝。它们像忧郁的感情烧灼着人们的心，又安慰它，使它惊慌失措，心灵则瞬间沸腾、融化，炼成一种固定的形式，心灵的面貌就是这样形成的。我在“好事情”暖和的身体旁依偎着，和他一起穿过苹果树黑色的枝丫远望发红的天空，看着忙碌的朱雀飞行。几只金翅雀撕扯干枯的牛蒡花的果儿，啄里面酸涩的种子，田野里涌起镶着血红边的、毛茸茸的灰蓝色云朵。云朵下，老鸦慢悠悠地向巢飞去，一切都很好，很别致，不像平日里那样易于理解和让人亲近。

有时候，这人会深深叹气，问：

“小伙伴，好看吧？你冷吗？冷不冷？”

天慢慢黑下去，周围的东西胀大起来，潮湿的昏暗压下来，他说：

“好了，咱们走吧。”

花园的耳门边，他停下来，静静地说：

“你的外祖母真好，啊，大地有多么的奇妙。”

他闭上眼，微笑着，语调不高，但很清楚：

给他的惩罚多么可怕，
惩罚他不应该听信坏人的话，
不该以为自己是代人受罪。

“小伙伴，你要记着这些，好好记住。”

他把我推到前面，问：“你能写下来吗？”

“我不会。”

“那就要学，把外祖母说的记录下来，这会很有帮助。”

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我可以随时去找“好事情”。我常

常坐在破旧的木箱上，观察他灌铅、烧铜烧铁，在砧板上用力捶打被烧红了的小锤子，或是看他用锉子、纱布和锯子干活儿。他总是把东西拿到敏感的天平上称量，往厚实的白色杯子里倒各种各样的液体，看着它们冒烟，满屋子都是呛人的烟味。他皱着眉头看厚厚的书本，咬着牙哼哼着，或者压低腔调唱：“沙朗的玫瑰啊……”

“你在干吗？”

“做一样东西。”

“是什么？”

“嗯……怎么跟你说呢，我表述不清……”

“外祖父猜你在做假钱……”

“外祖父？哼，他胡说，钱？小伙伴，不算什么。”

“那我们用什么东西买面包呢？”

“对了，小伙伴，买面包得用钱，没错……”

“我说得对吧……牛肉也一样……”

他和蔼地笑了，揪着我的耳朵，跟揪小狗一样，说道：“我说不过你，小伙伴，你把我难住了，咱们还是住嘴吧。”

有时候他停下来，靠着我坐下，我们长时间地看着窗外，看那雨点扑打在屋顶上，洒在长满杂草的院子里，看那苹果树的落叶，枝丫渐渐长出来。“好事情”沉默寡言，他从不说废话，如果要我注意什么，他通常会轻轻地推推我，朝我眨眼睛。

我在院子里没发现什么特殊的事物，但经过他的肘子一推，或者一两句话，就会发现全部东西都很有意义，都被我记在心里。比如说，院子里来了一只猫，在明晃晃的水塘前停下，看着自己的影子，提起软绵绵的爪子，像是要打它一样。“好事情”悄悄地说：

“猫总是骄傲而多疑。”

金红的大公鸡玛玛伊飞到花园的篱笆上，停下，拍打着翅膀，

差点摔下来，它被惹火了，伸出脖子怒气冲冲地叫唤起来。

“这位将军派头很足，就是不怎么聪明。”

不灵活的瓦列伊像匹老马，步履沉重地踩在泥泞的院子里转悠，他颧骨高耸，两颊也鼓鼓囊囊的，眼睛像条缝看着天空，白艳艳的秋日阳光射到他的胸口，他的上衣铜扣子也闪着金光，这个鞑靼人停住了，弯曲的手指摸了摸扣子。

“像是得了奖章一般，在欣赏呢。”不久，我就对“好事情”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不论痛苦委屈的日子，还是快乐的时光，他都不可或缺了。他沉默少言，却不会阻止我讲我想讲的东西，外祖父却总是打断我：

“别多嘴，跟鬼推磨似的。”

外祖母已经心事重重，不再听别人的话，也不过问别人的事情了。

“好事情”总会安静地听我瞎扯，时常微笑着说：

“小伙伴，你这样不对，这是你胡说的。”

他的评价总是一针见血，而且很有必要，我心里和脑子里想的所有东西，我还没说出的废话和胡话，他似乎都看得明明白白，并且简单地就打回去了。

“胡说，小伙伴。”

我经常故意测试他这种魔幻般的本事，有时候编一套，说得跟真的似的，可是他听不了几句，就摇着头说：

“你又在编了，小伙伴……”

“你怎么得知的？”

“嗯，我看出来的。”

外祖母经常带我们去干草广场挑水。一次，我们看见五个小市民殴打一个乡下人，他们把他按在地上，像狗一样地撕扯他。外祖母抛下水桶，挥舞着扁担朝打架的人跑过去，同时对我喊道：“快跑！”

可我害怕，就跟着她跑，捡起地上的石块向小市民身上砸。外祖母勇敢地用扁担捅小市民，敲打他们的肩膀和脑袋。后来又来了些人，小市民们跑了，外祖母给那个浑身受伤的人擦洗了伤口，他的脸被踩得血肉模糊，到现在我都觉得恶心。他用污秽的指头按着被撕破了的鼻孔，边哀嚎，边咳嗽，手指下面溅了外祖母一身的血，她也叫唤起来，浑身颤抖。

我刚到家，就跑去找“好事情”，告诉了他这事，他停下手里的活儿，站起来，举着长锯，跟举马刀似的，透过眼镜看着我，过了一会，突然打断我，激动地说：

“对的，就该这样做，太好了！”

刚才的一幕让我震惊，来不及惊奇，又接着说下去，但他抱住了我，跌跌撞撞在屋里徘徊，说：

“够了，不必多说了。小弟弟，你已经表述清楚了，知道了吗？全说了。”

我憋屈地停下来，但细想一下，却忽然惊奇地让我永不忘怀地明白了，他打断我正是时候，我的确已经说清了。

“小弟弟，这些事不要老是拿来说，这不是好的记忆内容！”他这么说。

有时候，他突如其来的一句话，会让我永远铭记。我跟他讲我的对手克留什尼科夫，这个大块头的孩子，是新开路打架高手，我无论如何都赢不了他，他也打不过我。“好事情”认真地听了我的遭遇，说：

“小事一桩，这种力气根本不值得说，真正的力气要用在动作速度上，越快越有力量，知道不？”

下个星期天，我就试着出拳更快，果然就打败了克留什尼科夫，这更让我重视这位房客的话了。

“任何东西都要会拿，你知道吗？要善于这样，但这很困难。”

我根本不明白，但不知怎地就记住了这类话，正因为简单的话总有让人懊恼的神秘，所以记住了：拿石头、面包、茶碗、锤子，需要任何技能吗？

家里的人越来越对“好事情”没好感，一向欢快的女房客的那只可爱的猫也不再往他膝盖上爬，但对别人就不一样。他亲切地呼唤它，它也置之不理。我为此打它，抓它的耳朵，试图不让它害怕这个人，我都哭起来了。

“我身上的酸味让猫不敢靠近我。”他这样解释，但我知道包括外祖母在内的所有人另有一套不妥当的敌视房客的解释。

“你为什么老在他那儿待着？”外祖母生气地说，“你要小心，他会教你什么……”

我到房客那里去，慢慢被外祖父这个红毛黄鼠狼得知了，我去一次，他就狠狠地打我一次，我当然不会把这事告诉“好事情”，却也表明了家人对他的态度。

“外祖母怕你，说你是‘歪魔邪道’，外祖父也认为你是上帝的敌人，对别人有害。”

“好事情”像撵走苍蝇似的头一甩，微笑让他白面粉似的脸孔泛起一层红晕，眼睛也发出绿光。看着他的微笑，我的心紧张起来。

“小伙伴，我老早看出来来了，”他低声说，“这让人郁闷，对吧？”

“的确。”

“郁闷啊，小伙伴。”

后来，他终于被赶走了。

一天，我吃过早茶去他那儿，见他坐在地板上，边唱着“沙朗的玫瑰”，边收拾东西到箱子里。

“小伙伴，再见了，我要离开这儿了。”

“原因呢？”

他凝视着我说：“你真不知道？我要腾出屋子给你母亲。”

“谁告诉你的？”

“外祖父……”

“他说谎！”

“好事情”一把抓住我的手，轻轻地拉我坐在他身边，细声对我说：

“小兄弟，你别生气！我以为你知道这事儿，但不告知我呢，是我不好，是我错怪你了……”

我突然感到莫名的伤心和惆怅，替他不值。

“你听我说，”他含着笑，近乎耳语似的对我说，“你还记得我之前跟你说‘不要再来我房间’吗？”

我点了点头。

“你是不是当时就很生气？”

“是的……”

“我内心里是极不愿意看到你生气的，小兄弟，你知道吗？你看，我没猜错吧，我俩成了朋友，你家里人就会骂你！你现在懂得我跟你那句话的用意了吧？”

他就像我同龄人那般的口气对我说话。听到他这么说，我欣喜若狂，一种直觉得到验证的满足欣慰，我从一开始就是懂他的。于是，我对他说：

“这些我早就懂啦！”

“唉，就是这样，没错！小兄弟，我亲爱的，对了……”

他将我紧紧地抱在怀里，眨着眼睛说道：

“我跟他们是不同的，你懂吗？就是因为这个。我并不是那样的人……”

我拉住他的衣袖，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也不会说。

“你别生气，”我又说了一遍，然后挨着我的耳边轻声地补了一句，“也没有必要流泪……”

可他自己的泪水却从雾蒙蒙的眼镜下边直往外流。

之后，我们就像往常一样，默默不语地静坐了很久，偶尔交谈几句。

晚上，“好事情”临走之前，跟大伙儿亲切告别，他用力抱住了我。我追到门外去，看见他清瘦的身躯随着大车的颠簸不断地晃动，车轮在泥水和冰碴铺就的地面搅动着。他一走，外祖母就立刻去冲洗那间被他弄脏的房间，我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故意打搅她做事，减缓清扫的进程。

“让开！”外祖母喊道。

“你们为什么要把他撵走？”

“这不是你该说的话！”

“你们全是蠢蛋！”我叫喊着。

外祖母一边用手里的抹布抽打我，一边喊道：

“你疯了吗？淘气鬼！”

“我没说你，其他的人都是大蠢蛋。”我更正她，但这似乎并没有消她的气。

晚上吃饭的时候，外祖父说：

“唉，谢天谢地！否则，我一见他，心里就像被捅了刀子一样，真该早点把他赶走！”

我恨得把手里的汤匙掰断了，为此我又被狠狠地揍了一顿。

就这样，我和他的友谊结束了，他是我在亲爱的祖国里结识的无数优秀人物中的第一人……

九

童年时期，我时常将自己想象成一个蜂窝，而其他形形色色的普通人，犹如蜜蜂把蜂蜜一点点送进蜂窝里那样，把生活的知识经验包括思想传授给我，他们尽其所能滋养着我的心灵。尽管这种蜂蜜常常是脏苦的，但生活的经验不也是这样子吗？

“好事情”离开之后，我和彼得伯伯开始走得很近了。他就像外祖父那样消瘦，身上收拾得干净利落，区别是他个子比外祖父矮小，就像个为了调节气氛而乔装成老头儿的小孩子。条条纤细的皱纹刻在他的脸上，他的脸也因此而长得像个筛子；诙谐而灵活的眼睛，就夹在皱纹之间。他那黄黄的眼睛跟关在笼子里的黄雀一样骨碌骨碌地转着。浅灰色的头发卷曲着，胡子也一圈一圈儿；他的烟斗散发出跟他头发颜色一样的烟，并飘在空中。他满嘴饶舌的俏皮话嗡嗡作响，虽然听起来很亲切，但我总感觉他对所有的人都持嘲讽的态度。

“起先几年，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安排我去做铁匠。过了一些时候，她又安排我说：‘庄园里缺个人。’行啊，反正一个老粗在哪儿都不讨好！过了一阵子她又安排说：‘彼得鲁什卡，你还是去捕鱼吧！’反正都无所谓，我就去了……可是，当我刚爱上这一行，又不得不和鱼儿说再见。这次又让我到城里赶马车，给她缴租就可

以了。好吧，没什么可说的，赶马车也行，以后还有些什么呢？后来她还没来得及叫我再改行，农奴就解放了，我身边只剩下这四匹马相依为命，如今它已经替代伯爵夫人的位置了。”

这是一匹白色的老马，有次被一个喝醉酒的画匠用颜料在它身上乱涂鸦。它的腿脱臼了，浑身也松松垮垮的，好像只是多亏了那一张皮才能贴牢一般。它那瘦骨嶙峋的头颅低垂着，眼睛没有一丝神采，暴起的青筋和磨光了的老皮松弛地包裹着躯干。

彼得伯伯对它怜爱有加，从不打它，还叫它丹尼卡。

有一次，外祖父对他说：“基督教的名字怎么能用来称呼牲口？”

“并不是这样子的，瓦西里·瓦西里耶夫！基督教可没有丹尼卡这样的名字，只有塔季扬娜！”

因为彼得伯伯也识得字，《圣经》读得很熟，圣徒里面谁最神圣成了他常常和外祖父争论的问题；那些负罪的前人被他们批评得一无是处，尤其是押沙龙。他们经常争论，但大多限于语法问题。

彼得伯伯很爱整洁，每次打院子走过，路边的碎石头、碎瓦片、骨头都会被他踢开。一面踢，他一面还要追上去骂：“多余的东西，碍手碍脚！”

他很健谈，人看起来还挺和善，但是他的眼睛经常布满血丝，目光呆滞，像死人似的一动不动。他常坐在一个黑暗的墙角，蜷缩着身子，板着脸，像他的哑巴侄子似的，一声不吭。

“怎么啦，彼得伯伯？”

“离我远点！”他闷闷不乐而严厉地说。

我们那条街上，搬来一位额头上长了个肉瘤的老爷。每逢假日，他总坐在窗口用鸟枪射击狗、猫、鸡和乌鸦，有时还向他不喜欢的行人射击，这已经成了他非常奇怪的习惯。有一次，他还击中了“好事情”的腰，幸亏他穿着皮上衣才没有受伤，但有几颗小霰弹在他

口袋里被发现；我清楚地记得，房客还仔细地看了看那些灰蓝色的小霰弹。外祖父劝他去告状，但“好事情”随手把霰弹往厨房角落里一扔，说：“算了。”

接下来的一次，受害的成了外祖父，这位射手老爷朝外祖父的腿上打了几颗霰弹。外祖父气急败坏，一怒之下向调解法官递上了状子，还召集街上的受害者和证人，准备让那位老爷长点记性，可是那位老爷却突然不见了。

每次一听到街上枪响，彼得伯伯就会连忙把他那顶晒褪了色的、过节才戴的宽檐帽子戴到头上，遮起那头灰白色的头发，跑出大门。他把两臂藏在长衫下面，撑得长衫像公鸡尾巴似的。他挺着肚子，大摇大摆地沿着人行道从射手面前走过。他来回回地走着。我们全家都站在大门口。那个军人从窗户探出头来往外看，他妻子的那一头金发也从他脑袋上方伸出来。连贝特连格院子里也走出来几个人看，唯独那间死气沉沉的住着奥夫相尼科夫的房屋里没有人出来。

有时，彼得伯伯逛来逛去，并不能达到目的，我猜测那个猎人大概不承认他是一个值得射击的对象，但有时双筒枪会一连发出“嘞——嘞——”的响声。彼得伯伯不仅没有赶紧走开，反而走到我们面前，笑着说：“我的下襟部位被打着了！”

有一次，霰弹打进了他的肩膀还有脖子。外祖母用针替他挑霰弹时，还不忘批评彼得伯伯：“你干吗纵容这个野种？当心他把你的眼睛打瞎！”

“不，不会的，阿库林娜·伊凡娜，”彼得拉长了腔调轻蔑地说，“他也算得上射手？”

“你干吗要纵容他啊？”

“哪里，我就是想逗逗他，仅此而已……”

他把挑出来的霰弹放在手掌上，把玩了一阵说：“他绝对不是一

个好射手！伯爵夫人跟前有个‘临时丈夫’——要知道，她换丈夫像换用人一样频繁——是个叫马蒙特·伊里奇的军人。他的枪法才好！老妈妈，他叫傻子伊格纳什卡站在大约四十步开外，在傻子腰带上系一个瓶子，瓶子就吊在他的两腿之间，伊格纳什卡把两腿叉开，傻乎乎笑着。只见马蒙特·伊里奇拿起手枪瞄准，砰的一声，瓶子啪就碎了。可有一次，不知是牛虻，还是别的什么，咬了伊格纳什卡一口，他吃不住痛动了一下，子弹正好打中了他的膝盖骨。后来大夫说得把他的腿给截肢，截下的腿被埋了……”

“傻子呢？”

“他没什么。对他来讲，脚和手其实都没什么用，凭自己的蠢相他就饿不死。傻人有傻福，傻其实不惹人生气的。俗话说得好：管人的是法院文书，而傻子又不会欺负人。”

这种故事并未使外祖母感觉惊奇。因为她知道很多这类故事，但我听完之后却不免害怕，问彼得伯伯：“老爷会打死人吗？”

“当然会。他们互相打死。有一次，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家来了一个枪骑兵，不知为何和马蒙特吵起架来，马上就拼手枪。他们在花园里打了起来，这位枪骑兵啪的一枪正好打中马蒙特的肝脏！马蒙特被送到坟地里去了，而枪骑兵也被送到了高加索！这还是他们自家人呢！要是农民什么的，那就更没什么好说的了。现在他们更不怜惜人了，那些农民不再是他们的农奴了。之前多少还有点儿心疼，毕竟那是他们的财产嘛！”

“未必吧，那时候也不心疼的。”外祖母补充道。

彼得伯伯同意道：“是的，虽说是私人财产，可也不值几个钱……”

彼得伯伯对我还算亲热，跟我说话的时候语气较常人和气些，也不回避我的目光，但他身上的某种东西我不是很喜欢。他请大家

吃果酱的时候，给我的面包片上的果酱抹得总比别人厚。他常常从城里给我带麦芽糖、罂粟饼，跟我说话的时候总是一本正经，声音压得很低。

“将来打算做什么啊，小伙子？想当兵还是想当官？”

“当兵。”

“好事。眼下当兵也不苦了。当神甫也不错，只需喊叫几声‘上帝饶恕吧’就完事了。当神甫甚至比当兵还要轻松，如果当渔夫，那就更容易了，什么也不用学，只要习惯了就好……”

他接下去就向我描述鱼儿怎样围着饵游来游去，还有鲈鱼、鲤鱼、石斑鱼上了钩以后怎样挣扎。

“你外祖父打你，你很生气吧？”他安慰我说，“小伙子，其实完全没必要，他打你还不是为你好，这种打法，顶多算教育！塔季扬·列克谢夫娜伯爵夫人打起人来可比这凶多啦，是出了名的狠！她专门养了一个打手，叫赫里斯托福尔，有时附近的地主都向伯爵夫人借他去帮忙，求塔季扬·列克谢夫娜夫人把赫里斯托福尔借给他们去揍农奴一顿吧！她也会满足他们的要求。”

接下去他没有一丝情感地、详尽地描绘着这样的场景：伯爵小姐穿着白细纱衣裳，头顶扎着天蓝色的头巾，坐在廊檐下的红椅子中，赫里斯托福尔就在她面前鞭打那些农妇和农夫。

“小伙子，这个赫里斯托福尔是个长得很像茨冈或者乌克兰人的梁赞人，他的上唇胡子一直长到耳根，脸黝黑黝黑的，下巴上的胡子倒是剃光了。也不知道他是真傻，还是怕人家找他麻烦而装傻。他常在厨房里，倒上一杯水，把捉到的苍蝇、蟑螂、甲壳虫接到水里淹死它们，时间可以持续很久。有时从自己的领子里捉到的虱子，也放到杯子里淹死。”

这类故事，我都非常熟悉，很多都是从外祖母和外祖父的口中

听来的。它们看上去虽然不同，但却有一个共同点：每个故事里面都充斥着折磨人、欺负人、压迫人的事情。这些故事听多了，就不愿再听了，于是我请求车夫：“能不能讲点儿别的？”

“好吧，保证这个故事你没听过。我们那儿有一个厨子……”

“哪儿？”

“伯爵夫人那儿。”

“你为什么管她叫塔季扬？她难道是男人？”

他诡异地笑了。

“她当然是小姐咯，可是她也有漆黑漆黑的小胡子。我们还是言归正传，这个厨子，小伙子，这个故事才有趣呢……”

“这个有趣的故事是这样的：大师傅做坏了一个有鱼、肉和白菜的大馅饼，主人就让他一口把它吃完。他吃完就闹肚子。”

我生气地说：“这一点儿也不可笑！”

“那你告诉我什么才可笑？”

“我也说不上来……”

“那你就给我闭嘴！”

接下去他胡编了一些无聊的东西。

过节的时候，两个表哥来做客，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一副愁眉苦脸而懒惰的样子，而雅科夫舅舅的儿子萨沙则很懂事。有一次，我们三个人在屋顶上跑来跑去，看见贝特连格的院子里有一位穿着绿皮长礼服的老爷，又小又黄的脑袋上没有戴帽子，坐在墙边的柴火堆上逗着几只小狗玩。

一个表哥提议偷他一只小狗，接着一个完备的计划就出来了：两个表哥跑到贝特连格的门前，我在这儿负责吓唬他，等他被吓跑了，他们再设法溜进院子抓小狗。

“可是要怎么样操作呢？”

一个表哥提议：“往他脑袋瓜上吐唾沫！”

可是这也算不了什么大事啊？比这坏得多的事情多了，我听过很多，亲眼见到的也不少。于是我就承担了自己的职责。

但后果却不堪设想。贝特连格家男男女女一大队人来到我们院子里，最前面的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军官。我搞恶作剧的时候两个表哥正在街上玩耍，他们并不清楚我的情况，所以外祖父就把我一个人痛打了一顿，借此打发了贝特连格一家子。

挨打后的我就在厨房里的吊床上躲着，快乐的彼得伯伯穿着过节似的衣服高兴地爬上了我的床。

“小伙子！”他低声耳语道，“你做得没错，对付他就该这样子。这个老山羊，就该这样唾他，还有其他几个，最好用石头打他发霉的脑袋！”

我的眼前又浮现出那位老爷小孩一般的脸，圆圆的，没有胡须。我记得他像狗崽子一样，声音小而委屈地叫着，并用手绢擦着发黄的秃头。事后想想，这让我很难受，并恨死了两个表哥，但当我看到这个马车夫爬满了皱纹的脸，一下子把这一切都忘掉了：因为他那张脸令人可怕而且可恶地颤抖着，就像外祖父打我时脸上的表情。

“走开！”我大喊，手脚并用把彼得推开。

他嘿嘿笑着，使个眼色就从吊床跳了下来。

从那时起，我就再也不想理他了，并躲着他，与此同时开始用怀疑的眼光打量着这个马车夫的一举一动，暗暗期待着有什么事发生。

此事以后不久，又发生了一件事。奥夫相尼科夫的庭院很早引起了我的注意，在我看来，这座灰色的房屋里一定有一种特别神秘的、童话般的生活。

而贝特连格家却过着热闹而快乐的生活，许多美貌的小姐、军官和大学生常来找她们。在那里，欢笑声、喊叫声、歌声、音乐声

一直不断。可外祖父不喜欢这一家。

“异教徒，没信仰的人。”这是他对这家人一直以来的评价，而且也一直总是用肮脏的字眼称呼这家的女人们。彼得伯伯给我解释这个字眼的意思，他的解释也令人作呕，我听得出来这里面还有些幸灾乐祸的成分。

奥夫相尼科夫一家与他们家形成了鲜明对比。

这所平房很高大，一直伸进院子里。院子里有块草坪，当中是口井，井上有一个用两根柱子支起的顶棚。三个窄窄的拱形窗户距地面很高，玻璃有点儿模糊，但在太阳的照耀下会发现七彩的光。院子门口边上是一座仓库，也有三个窗户，但这个假的，是画上去的。这些假的窗户很不好看，让人不自觉地获得这样一种暗示：这所房子想隐蔽起来偷偷地生活。

有时，有一个腿有点儿瘸的高个老头在院子里走动，他光着脑袋，胡子雪白，像针似的翘着。有时，又有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老头，从马厩里牵出一匹灰马。这匹干瘦的马走到院子里，对周围的一切不停地点头，似乎它是一匹出了家的马。瘸腿的老头用手掌使劲地拍打着马，吹着口哨，呼呼喘上几口气之后，又把马牵回黑洞洞的马厩。我有一种印象，这老头想离开这院子，可又不能，像是被施了魔法困在这里了。

院子里，好像每天都有三个小孩子在那里玩儿，他们穿着打扮都一样，只能根据个头高矮区分他们。

我从墙缝里观察着他们，但他们看不见我，这与我希望的结果截然不同，我多么希望他们能留意到我啊。

我喜欢像他们那样快乐地做我不熟悉的游戏，我也喜欢他们的衣服，连带地也喜欢他们自始至终表现出的相互关心，特别是两个哥哥对待小弟弟——一个活泼好玩的小不点儿。他要是摔倒了，两

个哥哥也像平常人那样先大笑一番，但不是幸灾乐祸的那种，接着马上去扶起他。要是小弟弟手或者膝盖弄脏了，他们就用牛蒡叶子、手帕擦替他擦拭，二哥还会和蔼地说：“你看你这笨呆呆的样子……”

他们从来不互相打骂，很真诚地对待彼此，三个人都很机灵、好动、不知疲惫。

有一次，我壮着胆子爬到树上朝他们吹口哨，他们一听见口哨声都停住了，然后不慌不忙地聚在一起，不时地瞧着我，然后又悄悄地商量着什么。我心想，也许他们是要向我扔石子了，便赶快爬下来，把所有口袋都装满石子，然后又爬到树上，可结果是他们跑到远端的院子角落玩去了，似乎根本不在意我的存在。我感到有些惆怅，但我不愿意先开战。不久，就有人叫他们回家了。

他们像三只小鹅，不紧不慢顺从地走了。

我好多次在围墙上面的树上坐着，期待着他们能叫我过去和他们一起玩儿，但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可是我的心已经跟他们在一起玩了，太入神的时候甚至会跟着他们大叫大笑起来。于是他们三个会很惊奇地看我，低声谈论着什么，这让我觉得不好意思，便从树上爬了下去。

有一次，他们玩捉迷藏游戏，轮到老二找了，他跑到仓库拐角处，憨厚地用手蒙着眼，完全不偷看。哥哥飞速爬进了仓库廊檐下面的一架雪橇里，而弟弟不知所措，可笑地绕着井乱跑，根本不知道要藏到哪儿。

“一，”二哥喊道，“二……”

那个小弟弟有点儿着急了，慌乱之中跳到井栏上，抓住绳子，脚顺势放进了空桶里，那个水桶与井栏的墙壁撞击之后发出砰砰的声音，弟弟掉下去不见了！

辘轳飞快地转着，一点声音都没有。我呆住了，但随即我明白

会发生什么事，于是一个纵身就跳到他们院子里，并大喊：“有人掉到井里去了！”

老二和我同时跑到井栏边，他紧紧抓住井绳，拼命往上拉，强大的坠力把他的手摩擦得像火烧一般。我也已经拖住了井绳，不让它继续下滑。就在这时，大哥哥也跑来了，帮助我一块往上拉，他对我说：“请您轻点儿拉！”

我们很快就把小弟弟拉了上来，他也吓坏了。鲜血顺着他受伤的右手指往下滴，腰部以下都已经湿透了，脸色也冻得发青。他努力向我们微笑：“我怎——怎么掉——掉下——去了……”

“你简直发疯了！”他二哥搂着他，用手帕擦他脸上的血，大哥皱着眉说：“回去承认错误吧，这事瞒不住……”

“你们会被打吗？”我问。

他点点头，然后向我伸出手来说：

“你跑得可真快！”

我很高兴听到他的夸奖，还没来得及握住他的手，他又对二弟说：“我们走吧，他会感冒的！就说他是摔倒的，掉井的事可千万不能说。”

“对，绝对不能说，”小弟弟打着哆嗦附和道，“我是摔倒在水洼里了，对吧？”

他们离开了。

这一切发生得这样快，我回过头，看看跳进来时踏着的那根树枝，还在晃着呢，一片树叶正从上面落下来。

差不多有一个星期三兄弟没有在院子里出现，当然后来也还是出来了。他们比以前玩得还热闹，大哥见我在树上，亲切地招呼道：

“过来一起玩吧！”

我们钻进仓库廊檐下面那破旧的雪橇里，彼此注视着对方，谈

了好长时间。

“你们挨打了吗？”我问。

“当然。”老大回答说。

他们也和我一样挨打，看来我们的命运是一样的令人同情。

“你干吗要捉鸟？”小弟弟问。

“因为它们声音好听。”

“不要这样，你别捉它们，最好让它们自由地飞……”

“好吧，那我以后就不捉了！”

“不过在那之前你得先捉一只送给我。”

“你想要什么样的？”

“好玩的，能放在笼子里。”

“那就是想要黄雀啰？”

“猫会把它吃掉的，”二哥哥说，“再说爸爸也不准养。”

大哥附和二弟道：“这倒是的……”

“你们有母亲吗？”

“没有。”大哥哥说，但二弟立即改正道：“有，不过她不是我们的亲生母亲，亲生的已经过世了。”

“那就应该叫她后妈。”我说。老大点点头：“是的。”

三兄弟都不再说话，神色忧郁起来。

外祖母讲的童话让我知道什么是后妈，所以非常理解他们的沉默。我忽然想起了童话里那个用欺骗手法取代了亲妈地位的巫婆后妈，于是我对他们说：“亲妈会回来的，你们等着吧！”

大孩子耸了耸肩：“死了的人还能回来？这不可能吧……”

怎么会？！我的天，这样的事儿可多呢，被剁成肉块的只要洒上复活水就可以了。死了，其实不是真死，这不是上帝的旨意，只是中了妖人的魔法而已！

于是我激动地给他们讲外祖母说过的故事。一开始，大孩子只是微微笑着，后来轻轻地说：“这个故事我们听过，这是童话……”

他的两个弟弟默默地听着，小弟弟双唇紧闭，脸色阴沉；二弟一只胳膊支着膝盖，另一只胳膊则搂着小弟弟的脖子。

天色渐晚，红色的落霞挂在天空上。一个白胡子老头儿来了，他穿着一身神甫式的棕色长衫，头上戴着皮帽子。

“他是谁？”他指着我问。

大孩子站了起来，把头指向了我外祖父的房子：“他家在那儿……”

“谁让他来的？”

三个孩子立刻一声不响地爬出雪橇，回家去了，他们又使我想起那三只驯服的鹅。

老头抓着我的肩向大门走去。我被他吓得直想哭，但他的步子又大又快，我还没来得及哭出来，就已经到了街上。他在大门口站住，吓唬我说：“看你再敢来这儿！”

我火冒三丈：“我又不是来找你的，你这个老鬼！”

我又被他那长长的手臂抓住了，拉着我在大街上走，边走边问我：“你外祖父在家吗？”

真倒霉，外祖父那天正好在家。在那个凶恶的老头面前，外祖父急忙说道：“他母亲不在家，而我又很忙，所以没人看管他，还请您原谅，上校！”

上校哼了一声，转过身走了。过了一会儿，我就被扔到院子里彼得伯伯的马车里了。

“咋了，小伙子？”他一面卸马，一面问，“这回是为什么挨打？”

当我对他讲了原因的时候，他也马上发火了，愤怒地说：“你干吗要和在一起玩儿？他们可是毒蛇一样的少爷。看你，为了他

们还挨了揍！你也去打他们一顿！”

他说个不停，我也越来越厌恶他的样子。那三个孩子也挨过打，而且他们也没有什么对不起我的地方。

“那没必要的，他们是好人，倒是你在撒谎。”我说。

他看了我一眼，突然喊道：“从我的马车上滚开！”

“你这个混蛋！”我跳下地后对他大喊一声。

他追着我满院子跑，可就是捉不到我。他一面跑，一面发出不自然的声音：“我傻？我撒谎？我要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外祖母来到厨房台阶上，我顺势扑到她怀里。他开始向外祖母诉苦：“这孩子让我没法活啦！我岁数是他的五倍，他竟然还骂我母亲，不该说的都说了……还骂我是骗子……”

每当有人当着我的面撒谎，我就会茫然失措。但外祖母冷静地说：“彼得，你瞎说。他说不出那么难听的话！”

换作外祖父，他就会相信这个马车夫所说的。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就持续着无声而恶意的战争：他有意无意地碰我一下，用马缰绳蹭我，有时还放走我的鸟，甚至还把我的鸟给猫当了食物。一有风吹草动他就夸张地向外祖父告状，我越发觉得他像装成老头的小孩。而我则想法拆了他的草鞋，神不知鬼不觉地破坏草鞋带，让彼得一穿它们就断掉。有一回，我往他帽子里撒胡椒，让他打了个把小时的喷嚏。总之，我也想法设法报复他。到了节假日，他就整天地监视着我的一举一动，不止一次地逮住我和小少爷们来往这类违规的事，然后向外祖父告密。

我仍然和三个小少爷来往着，这使我感到愈发愉快。在两个院子围墙之间，有一个僻静的角落，那里长着榆树、菩提树和茂密的接骨木丛。我在木丛下面的围墙上掏了个小洞，他们兄弟三人轮流或者每次两个人到小洞前面来，我们就蹲着或者跪着在那里小声交

谈着。他们中间总有人放风，防止被上校碰见。

他们讲自己的苦闷，这让我感同身受。他们告诉我被我捉来的小鸟怎样生活，还有许多童年的事情，但从未提及他们的后妈和父亲，或者说我不记得有这样的话。他们经常让我讲童话故事，我认真地把外祖母讲过的故事重复一次，遇到哪忘了，就让他们稍等一会儿，我立刻跑去问外祖母。这也使她感到愉快。

我对他们讲了很多关于外祖母的事。有一天，大孩子叹了一口气说：“大概外祖母都是很好的，从前我们的外祖母也一样……”

大孩子常常伤感地说着“过去”“从前”“曾经”这类词，就好像他已经在地球上活了好久，而不只是活了十一年。我记得，他的身体很瘦弱，手掌窄窄的，手指很细。眼睛很明亮，就像教堂里的长明灯。他的两个弟弟也很讨人喜爱，让人非常信任他们，总想使他们高兴，但是我更喜欢他们的哥哥。

有时，我们讲得太专心了，常常没有发觉彼得伯伯已经出现在我们身后，他一见我们就拖长声音叫喊，试图驱散我们：“又——一起啦？”

我看到，彼得伯伯抑郁的时候越来越多了，他每天回来时的心情我都能提前知道：通常他开门是不紧不慢的，门钮慢慢地响；如果他心情不好，开门就会很快，发出吱扭一声，好像疼了似的。

他的哑巴侄子到乡下结婚去了。他独自一个人住在马厩里一间低矮的像狗窝一样的破屋，只开了一扇小窗，里面散发出一股子发霉皮革、焦油、汗和烟草混杂的味道。因为不愿闻这种气味，我从不进去他住的地方。现在他睡觉不灭灯，外祖父很不高兴。

“当心烧了我的房子，彼得！”

“放心！过夜点的灯我放在盛水的碗里了。”他避开了外祖父的目光，眼睛望向别处。

他现在常这么着，很久没参加外祖母的聚会了，也不再请人吃果酱面包了。他的脸皱纹更深了，走起路来也摇摇晃晃，像生病似的。

一天清早，我和外祖父在院子里扫夜里下的大雪。门咣当一声开了，一位警察走进了院子，伸出肥大的灰色的手指，叫外祖父过去。外祖父走到他跟前时，警察把长着大鼻子的脸凑向他，就像在啄外祖父的额头似的，嘀咕起什么事，而外祖父急匆匆地回答道：

“在这里！什么时候？你让我想想……”

他突然可笑地向上一跳，喊了一声：“上帝保佑，真有这事吗？”

“别嚷嚷！”警察严厉地呵斥说。

外祖父回头看了我一眼说：“收起铁锹，回屋去！”

我躲到屋角后，他们向车夫的那个“狗窝”走去，警察取下右手的手套，朝左掌上拍打着，说：“他已经知道了，马都不管了，自己躲了起来……”

我跑到厨房，外祖母正在发面盆里和面准备做面包，我把看到的和听到的都告诉了外祖母。她听完之后，安详地说：

“大概他偷什么东西了……玩去吧，别管闲事！”

当我又跑到院子里的时候，只见外祖父仰头看着天，在画十字呢。看见了我，怒不可遏地呵斥道：“我不是说过滚回屋去吗？”

他随后也跟着我回来了。一进厨房就喊：“老婆子，快来！”

他们到隔壁房间里耳语了半天。当外祖母再次来到厨房的时候，我察觉可能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情。

“你干吗慌慌张张的？”

“闭嘴，听见没？”她压低声音说。

家里一整天都令人感到不安和可怕。外祖父和外祖母不时互相

看上一眼，说话也总是言简意赅，静悄悄的，让人听不懂，这更加重了紧张的气氛。

“老婆子，每个地方都点上长明灯。”外祖父咳嗽着吩咐道。

大家突然都没胃口吃午饭，都急匆匆吃完，好像等待着什么人来的。外祖父嘀咕着：

“魔鬼比人厉害！信教的人应该诚实，可是你看……”

外祖母不住地叹气，家里的气氛也愈来愈压抑。

傍晚时，又来了一个红头发的胖警察，他坐在厨房里的凳子上打盹。

外祖母问他：“怎么调查出来的？”

他停顿了一下才粗声粗气地回道：“我们是万能的，什么都能查出来，你就放心吧！”

突然门洞里响起彼得罗夫娜的叫声：“快去瞧瞧，你们后院里有个什么东西！”

她一看见警察，就往过道里跑，但还是被警察抓住了裙子。

“站住！什么人？看什么？”

她绊倒在门槛上，跪在了地上，含着眼泪抽抽搭搭地说：

“我去挤牛奶，碰巧看见卡希林花园里有个像靴子一样的东西！”

这时外祖父跺着脚大叫：“瞎说，糊涂的家伙！花园里你什么也看不见，围墙那么高，墙上也没缝。后院什么也没有！”

“我的老天啊！”彼得罗夫娜尖声叫道，一只手抓着头，另一只手朝外祖父伸过去，“哎哟，我的老天爷，我胡说！我走着，突然发现脚印通到你们家的围墙下，那儿的雪地被踩过了，我往那儿一看，发现他躺在那儿……”

“谁——？”

这声叫喊拖得可怕，一点儿也听不清，但是大家忽然发了疯似

的，拥挤着从厨房出去，跑向花园。

彼得伯伯躺在后花园的雪地上，头耷拉着，右耳下有一条深深的伤口，红红的，活像一张嘴。他赤裸的胸脯上，有一个铜十字架，浸在血里。院子里一片混乱。

外祖父大叫：“不要毁了雪地上的脚印！”

但他忽然皱紧眉头，严厉地对警察说：“你瞎嚷嚷，老总！这不关你们的事，这是上帝的旨意，由上帝审判，——唉，你们这帮人啊！”

人们一下子都沉静了，注视着死者，不停地画着十字。

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打院子跑进了花园里，外祖父绝望地喊道：

“邻居们，你们把树苗糟蹋成什么样子了，你们怎么好意思啊！”

外祖母一把拉住我的手，哽咽着把我领回了家……

“他干什么了？”我问。

她回答说：“你不是都看见了吗……”

一直到深夜，厨房和厨房隔壁的房间里都挤满了陌生人。他们忙碌着，警察在发号施令。

外祖母在厨房里请大家喝茶，一个麻脸的大胡子吱吱哇哇地讲道：

“他真正的姓名不为人所知，只知道他是耶拉吉马人。哑巴是装的，他全招了。还有一个人也都招了。他们很久以前就抢劫过教堂……”

“哦，我的老天爷啊。”彼得罗夫娜叹息着，泪水打湿了她通红的面颊。

我躺在吊床上朝下看，似乎所有人都变得矮小、肥胖、可怕……

十

一个星期六，一大早我就来到彼得罗夫娜的菜园子里捉灰雀。这些大模大样红胸脯的小鸟根本不买账，我捉了很久，还是一无所获。它们时而在镶银似的冰壳上走来走去，摆弄着身姿，时而飞到被冰霜包裹的灌木枝上，像花儿一样摆弄着，时不时撒下几朵光闪闪的雪花。多么好看啊！就连打猎失败都不让人懊恼了。其实我并非一个热衷打猎的人，比起打猎的结果我更享受打猎的过程。我喜爱小鸟，爱看它们怎样生活。

我独自一人坐在雪地的边缘，在天寒地冻的寂静中，倾听小鸟啾啾地叫着。远方还传来三套马车的小铃铛声——这是俄罗斯冬季忧郁的歌唱家云雀，唱着歌飞翔着……这是多么美妙啊！

我在雪地上打了个寒噤，连忙爬起身来，感觉耳朵被冻得刺骨的疼，于是收起网子和鸟笼，翻过外祖父的花园围墙，回家去了。只见朝街的大门敞开着，从里面走出一个身形高大的农夫，他牵着三匹套在一辆带篷的大雪橇上的马，那些马身上雾气腾腾，农夫开心地吹着口哨往外走。我的心扑通震动了一下。

“你这是送谁来了？”

他转过脸，手放在眉毛处遮住强光看了看我，然后跳到驾驶座上，说道：“送老神甫来了！”

甫甫和我没有关系，他大概是来找某个房客的吧。

“驾！我的小鸡儿。”农夫吆喝一声，拉了拉缰绳，赶起马车飞驰起来。静谧的空气中弥漫着喜气，马车消失在远处的田野里。他一走，我就关起大门。当我走进空荡荡的厨房时，隔壁房间传来母亲的声音，那声音如此清晰熟悉：

“现在你要我怎么办，要杀了我吗？”

我还没来得及脱衣服，慌忙扔掉鸟笼子，跳到门洞里，迎面碰到了外祖父。他一把抓住我，凶恶的眼神瞪着我，揪着我的脸，费劲地咽了口什么东西，沙哑着嗓子说着：

“你母亲来了，去吧！等等……”他又抓着我晃了晃，我几乎都快站不住，快摔倒了。然后他把我往房门前推去，说：“去吧！去吧……”

我一头撞在钉着毡子和漆布的门前，我的手有些不听使唤，不知道是冻着了，还是激动所致。我站在门口半天才悄悄推开门，我心绪缭乱，在门槛处停下来了。

“哟，你来了！”母亲惊讶地说道，“我的天啊，都这么高大了！怎么，不认得我了？看你们给他穿得，不像话啊……你看耳朵都冻僵了！妈妈！快把鹅油拿来……”

母亲俯下身来，把我的衣裳脱下来，把我甩了两圈，弄得我像皮球一样在那打转。她穿着一件又宽又暖和的红色大衣，有点像乡下人穿的大长袍子，一排黑色的大扣子斜着从肩膀钉到下襟。我从没见过这样的衣裳。

我仔细打量着她，发现她的脸比以前瘦了、白了，这样显得眼睛更大了，但深陷了下去，头发更显得黄了。母亲帮我脱下衣裳，又扔到了门槛前面，厌恶地撇着紫红色的嘴唇，不断地发出命令式的声音：

“你干吗不说话？见到我高兴吗？唉，这么脏的衬衫……”

接着，她用鹅油给我擦耳朵。虽然有点疼，但从她身上散发的一种香味，却让我减轻了疼痛。我依偎在她身上，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就在这时，我听见外祖母用低沉的声音不高兴地说道：

“他可野了，谁的话都不听，连外祖父也不怕……哎，瓦里娅，瓦里娅……”

“妈妈，别老抱怨了，慢慢他会变好的！”

母亲是那么高大，周围一切与她一比都变得渺小起来，显得衰老与可怜，甚至连我自己也感到像外祖父一样，是个小老头了。她紧紧用双脚夹住我，用沉重而温暖的手抚摸着我的头发，说道：

“该理发了，也该上学了。你愿意去念书吗？”

“我已经念书了。”

“是吗？还是再念点吧，瞧，都长这么结实了。哈哈！”

她笑了，笑声是如此温暖人心。

此时，外祖父进来了，他无精打采的，毛发竖立着，眼睛透着血丝。母亲把我推到一旁，大声问道：“怎样？爸爸，让我走吗？”

他伫立在窗户面前，一言不发，时不时用指甲刮着窗户上的冰花，周围气氛变得紧张起来，让人感觉毛骨悚然。每次遇到这样的沉默时刻，我就感觉全身长满了耳朵与眼睛，胸膛快要炸开了，就想大吼一声。

“阿列克谢，你给我滚！”外祖父发出低沉的声音。

“你这是干吗？”母亲把我拉到跟前问道。

“你不要动，哪儿也不去，我不允许……”

母亲此时站起来，像朵红云，走到外祖父背后停下来。

“爸爸，您听……”

“你闭嘴！”

外祖父转过身来对着母亲大吼道。

“请你不对我喊叫。”母亲轻轻地说。

外祖母此时从沙发上站起来，指着母亲说道：“瓦尔瓦拉！”

“你哪能那么急，我是谁啊？啊？这还得了啊？”

他突然又开始大吼起来。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瓦里卡¹，还对我……”

“你出去！”外祖母命令我。我只好闷闷不乐地离开了厨房，爬到炕炉上，听了起来，隔壁有时忽然激烈大吵，有时又寂静得让人感觉犯困。他们大概是在谈论母亲所生的小孩，她把他送给了别人家，但不知道外祖父为什么这么生气，不知道是因为母亲没和家里人打招呼就把小孩送走了，还是根本不应该生那个小孩。

过了一会儿，外祖父来到了厨房，头发乱蓬蓬的，拖着通红而疲倦的脸，外祖母在后面紧跟着，时不时用上衣的衣襟擦拭着脸颊的眼泪。他坐到板凳上，两手撑着，弯着腰，气得浑身战栗，还咬着发灰的嘴唇。此时外祖母跪在了他的面前，轻轻地说道：

“老爷子，看在上帝的分上，你就饶了她，饶了吧！不说咱家，那些老爷、商人也会发生同样的事情啊，她一个女人，孤身一人，那么漂亮，反正发生这种事谁都有罪……”

外祖父靠着墙，瞅着她的脸，冷笑道：

“是啊，可不是吗？你谁都饶过，你没饶过谁？嗨，饶了吧……”

他俯下身来，抓住她的肩膀，边用力摇晃边吼道：

“上帝可不是谁都饶恕，不是吗？眼看就要死了，还不能过几天太平日子，我们这样下去是没好下场的，非饿死不可，都去讨饭，都饿死拉倒！”

外祖母握住他的双手，在他旁边坐下，轻轻笑道：

¹ 瓦尔瓦娜的昵称。

“讨饭就讨饭呗。有什么了不起的，讨饭就把你吓住了？你坐在家里，我出去要，人家会施舍给我的，我们不会饿死，你别想得那么悲观。”

他忽然咧嘴笑了起来，像只山羊似的扭转脖子搂住了外祖母，依偎着她，此时他显得那样瘦小憔悴，他抽咽着：

“我的傻瓜，我唯一的亲人！你就是对什么都不看重，什么都不懂！你想想，咱们不是为了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操了一辈子心吗？——嗨，到头来，哪怕是稍微……”

此时，我再也忍不住，号啕大哭起来，我从炕炉上跳下来，扑向了他们。我哭并非难受，而是高兴，高兴他们交流从来没有如此亲密融洽过，同时也替他们悲哀。因为母亲的突然到来，他们和我抱成一团哭泣。他们抱紧了我，泪水止不住地流，外祖父凑在我耳朵边轻声说道：

“嗨，你这小鬼头，你妈妈来了，你现在跟她去吧，你外祖父这个老鬼太凶了，你别要他了，好不好？外祖母呢，又太纵容溺爱你了，干脆也不要了，啊？哎，你们这些人啊……”

他用力推开外祖母，两手一摊，高声愤怒起来：

“都要走，都不愿意留下，家不像家，破碎不堪，把她叫回来吧！快点啊……”

外祖母走出厨房。他低着头，对着墙角喃喃自语：

“最仁慈的主啊，你看吧，你看到了吗？”

他还不时捶胸顿足。我很不喜欢他借着上帝说事，就像在上帝面前夸口似的。

此时母亲来了，她那鲜红的衣裳似乎把厨房都映亮了，她坐在了桌子边上的条凳上，外祖父与外祖母也在两旁相继坐下，她宽大的袖子搭在了他们肩膀上，她温柔地倾诉着什么，而他们则是默默

聆听，从未打断她的话。仿佛现在他们变成了小孩，母亲变成了他们的母亲似的。

刚才的激动让我疲惫不堪，我已经在吊床上睡得香香甜甜的了。

晚上，两位老人都穿起过节的晚礼服，外祖父更是身着行会会长的制服，上身貉绒皮袍子，下身的裤脚在靴筒外面，十分华丽。外祖母开心地对他挤了挤眼，对母亲调侃起外祖父来：

“你瞧瞧你爸，就像只白白净净的小山羊，哈哈！”

母亲发出欢畅的笑声。

当屋里只剩我和母亲时，她双腿蜷在沙发上，拍拍我说道：

“过来，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不好吗？是吧？”

我过得怎样？

“我不知道。”

“外祖父有没有经常打你？”

“最近——不经常打。”

“真的吗？你和我聊聊天吧，我们谈谈心？”

我不愿意谈起外祖父，我开始讲起一个毫不相干的人，那个人是个好人，以前就住这里，但是家里没人喜欢他，外祖父也不愿意租房给他，从母亲的表情我看出似乎她不喜欢这个故事，她说：

“还有别的吗？”

我又讲起三兄弟的事情，讲起上校把我从院子里轰出去的事情——她突然抱紧我。

“都说些没用的……”

此时她沉默了，许久都是微皱眉头，望着天花板，不时摇摇头。

“外祖父为什么生你的气啊？”我问道。

“我，对不起他。”

“你应该把小孩给他带回来的……”

她眉头紧锁，咬着嘴唇，身子往后倾，然后紧紧搂住我，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嗨，这种话你不要说，听见了吗？想都不要想！”

她低声严厉地说了很多，我都听不太懂。她起身站了起来，用手指头敲着下巴，浓密的眉毛动弹着，在屋里踱着。

桌子上的蜡烛火影在空荡的镜子里跳来跳去，它渐渐熔掉，长明灯的微光连眼都不眨，结冰的窗户像涂了一层银白色月光似的，闪闪发亮。母亲扫视着周围，不时望向天花板或墙上，似乎在找些什么。

“你什么时候睡觉？”

“再过一会儿！”

“对啊，你白天睡过觉了哦。”她似乎想起了什么，而后又叹息起来。我问道：

“你要走吗？”

“我走到哪儿去啊？”她吃惊地捧起我的头端详了很久，眼泪突然止不住地流了出来。

“你怎么啦？”

“没什么，我就是脖子疼。”

我明白是她的心在疼，我清楚，这个家她待不下去，肯定要走的。

“孩子，你以后肯定和你爸爸一样！”她将毡垫子踢到一旁，说，“外祖母跟你讲起过他没有？”

“讲过。”

“她很喜欢马克西姆，非常喜欢！他也很喜欢她……”

“我知道。”

母亲仍然眉头紧锁，吹熄了蜡烛，说道：

“这样舒服些！”

灯影不再摇曳，一片片雪青色的亮光投在了地板上，窗纸上印

出金黄色的火花，显得那样的凄凉与端详。

“你在哪个地方住来着？”

她努力回忆着什么，一口气说了几个城市的名称，思绪像只大鹰在空中漫无目的地盘旋着。

“这些衣服从哪里来的啊？”

“我自己做的啊，我什么都是自己动手的。”

和她聊天真的很令人愉快，但是她很少说话，总是问一句答一句，又让人比较难受。

她挨着我坐下来，我们就这样相互依偎着，彼此沉默，直到两位老人家回来。他们一身的蜡烛和神香味儿，神情肃穆，态度和蔼。

晚餐异常丰盛。大家都小心翼翼坐着，很少说话，像怕把谁从睡梦中惊醒似的。

后来，母亲开始主动教我识字。她买了几本书，从其中一本名为《国语》的小学教科书开始教起。我费了很大工夫，才学会了读一些世俗体文字，可是母亲又开始要我学诗，从此，我们开始有了矛盾，彼此都烦恼起来了。

有首诗是这样写的：

宽广笔直的大路，
你的空地是上帝所赋予。
斧头和铁锹也无法把你铲平，
唯马蹄激越，尘土飞扬。

我把“空地”念成了“普通”，把“铲平”念成了“砍伐”，把文法上是第三格“马蹄”念成第一格了。

“要好好地想想，”母亲教导我，“什么普通？你真是个怪人！念

‘空地’，你明白了吗？”

我懂是懂，可是仍然念成“普通”，连我自己都觉得奇怪。

她十分气愤，说我没用，说我性子太拗。这话听着十分刺耳，我诚心诚意地努力背这首该死的诗，在心里念的时候，一点儿也没错，可是一念出声来，却走了样。我恨这些不可捉摸的诗句，一生气，我就故意念错，把音节类似的字胡乱地排成一行。看着这些没有任何意义、像是着了魔的诗句，我反而觉得特别欢喜。

可是因为这个游戏，我也得了一次教训。有一天，在顺利地做完功课后，母亲问我到底把诗背会了没有，我不由自主地咕哝道：

马路、双角、奶渣、实惠，
马蹄、神甫、洗衣盆……

等我醒悟过来，已经为时已晚。母亲撑着桌子，站了起来，一字一顿地说：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我愣住了，说道。

“不，你必须说说是怎么回事？”

“就是这样。”

“什么就是这样？”

“这样好玩儿。”

“站墙角去。”

“为什么？”

她低声而威严呵斥道：“站墙角去！”

“哪个墙角？”

她没有回答，直瞅着我，这让我不知所措，不知道她在想什么。

圣像下的那个墙角，有一张圆桌，桌上有个插着原本芬芳但现已枯萎了的花草的花瓶。前面的墙角放着一个覆盖着毯子的箱子，后面的墙角摆了一张床，第四个什么都没有，门框也紧挨着墙。

“我不晓得你要我干嘛。”我再也不能理解她了。

她坐下，沉默了一小会儿，摸了摸额头和腮帮，接着问：“外祖父叫你站过吗？”

“什么时候？”

“以前，任何时候！”她大叫，拍了桌子两下。

“不，我没印象。”

“你知道‘站墙角’是一种处罚吗？”

“不知道。而且为什么处罚我？”

她叹了口气。

“唉！到这儿来。”

我走到她跟前，问道：“你为什么骂我？”

“你为什么有意把诗念错？”

我极力向她解释：“我一闭眼，那些诗是怎么印在书上的，我都记得，可是我一念，就走样了。”

“你是装的吗？”

我回答说：“不。”可是马上想了想说：“我也许是装的吧？”我忽然不紧不慢地把那首诗又重新念了一遍，念得完全对，这使我惊奇，却也使我下不了台。

我觉得我的脸突然肿胀起来，耳朵充血，不停地往下坠，脑袋也在嗡嗡作响。我站在母亲面前，臊得脸发烫，我透过泪水看见她脸色发白，嘴唇紧紧地抿着，紧皱着眉头。

“这是怎么回事？”她的声音突然变了，问道，“那就是说，你是装的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的……”

“你这人真难对付，”她低头说道，“去吧！”

她开始要我背诵更多的诗，我越来越快地领会到这些整齐的诗行，但是我想把这些诗句配上其他字眼，极力把它弄混的想法越来越强烈，难以克制。我不费劲儿就能办到这一点——不需要的字眼蜂拥而来，很快，就跟需要的、书本上的字眼就弄混了。常常整整一行都变得十分混乱，不管我怎样努力，总记不住它。有首凄凉的诗，好像是维亚捷姆斯基公爵的，使我十分苦恼：

无论早晚，
众多的孤儿和老人
以基督的名分呼吁救济。

而下一句诗：

他们挨户行乞。

这一句背诵时我准给漏掉。母亲气愤地把我这些“功绩”告诉了外祖父，外祖父狠狠地说：

“他太顽皮！但他的记性可好着呢！祈祷词记得比我都牢。他在说谎，他的记忆力像石头似的，只要刻上，就牢固极了！你要狠狠地教训他！”

外祖母也揭发我：

“童话记得，歌也记得，歌不是和诗一样吗？”

这话说得对，我也觉得自己有错。可是一拿起诗来学，有些字眼就不知从什么地方跳了出来，像成群结队的蟑螂，排成行爬出来：

就在我家大门口，

许多孤儿和老头，
到处哀号乞讨，
讨来的全给了彼得罗夫娜。
卖出去钱就买牛，
还在山沟里喝老酒。

晚上，我和外祖母躺在床上，我将自己从书中学到的或者是自己胡编乱造的故事一遍遍地讲给外祖母听，有时她会开心一笑，但大多数时间都会批评我。

“你看，你不是全都了解吗？你可千万别嘲笑乞讨者，他们有上帝庇佑着呢！耶稣曾经也是乞丐，所有的圣人都曾经是……”

我嘟嘟囔囔地说：“我不喜欢乞丐，我也不喜欢外祖父，这又能怎么办？上帝啊，请原谅我吧，外祖父总是找我麻烦，好把我狠狠地打一顿……”

“你这话是要烂舌头的！”外祖母十分生气，“你外祖父要是听到了他会怎么对你啊？”

“就是让他听到！”

“你这么顽皮，老是惹你母亲生气，你又能得到什么好处呢？你一定要改改，她受的苦已经够多了！”外祖母和善地劝导着我，又似乎在思考些什么。

“她为何这么痛苦？”

“你别问了，你是不会懂的……”

“我懂啊，那还不是外祖父……”

“我不是不让你说嘛！”

日子开始越来越难熬，一种类似绝望的情绪笼罩着我的思绪。但不知为何，我总想掩盖，装作不在意，还经常地恶作剧。母亲教

授我的课程越来越多，难度也开始加深。我轻松地学会了算术，可是十分厌恶写作文，文法也如天书般看不懂。但最让我苦闷伤心的，是我感受到了母亲在外祖父这里生活得举步维艰。她总是愁云惨淡地用冷淡的眼光看着周围的一切，她经常一个人静默地坐在窗边，整个人都暗淡得失去了光彩。刚来这个家的头些天，她浑身是劲儿、动作轻敏，可现在的她，顶着两个黑眼圈，一连几天不梳洗，衣服皱巴巴，上衣也不扣扣儿，显得很邋遢。这让我很生气：她应当永远漂亮、严厉，穿得干干净净，比谁都好！

上课时，她那双深深凹陷的眼睛掠过我的头顶朝墙壁和窗户望去，她的声音也似乎很疲倦，经常忘了回答别人提出的问题，变得爱生气爱叫喊。这也使我感到委屈：母亲应当公正，像童话中的一样，比任何人都公正。

有时我问她：“你和我们一起，觉得不好吧？”

她愤愤地呵斥我：“管好你自己的事。”

我还发现，外祖父正在准备干一件使外祖母和母亲都害怕的事情。他常常跑到母亲房间里，把门关上，在那里唉声叹气，尖声号叫，就像那个让我厌恶、身形扭曲的牧人尼卡诺尔吹出的牧笛声一样。其中的一次谈话，母亲大叫一声，声音大得整栋房子都听得见：

“不，我办不到！”

砰的一声，她把门关上了，外祖父咆哮起来。

这件事发生在晚上。外祖母坐在厨房桌子旁给外祖父缝衬衣，自言自语地咕哝着。门响过后，她仔细听了听，说：

“她到房客家去了，啊，我的天啊！”

外祖父冷不防地跳进厨房来，跑到外祖母跟前，对着她的头就打了一下，他一面甩着打疼了的手，一面嘶叫：

“不该说的别多嘴，老妖婆！”

“你这个老混蛋！”外祖母理了理被打歪了的帽子，缓缓地说，“你所有的打算，凡是我知道的，我都要告诉她……”

他向她扑过去，拳头雨点似的落在外祖母的头颅上。她并不躲避，也不推开，只是说道：

“打吧，打吧，混蛋！我给你打！”

我在吊床上朝他们扔枕头、被褥，从炕上扔皮靴，可暴怒的外祖父并没有注意到这些。外祖母倒在地上，他用脚踢她的头，最后自己也被绊倒了，还打翻了装着水的水桶。他暴跳如雷，又是吐唾沫，又是直哼哼，凶神恶煞地扫了一遍，就回到自己的顶楼去了。外祖母这才站起来，哼哼唧唧地爬到长凳子上，着手整理乱糟糟的头发，我从吊床上跳下来，她恶狠狠地说：

“把枕头这些东西都捡起来放回去，都是你想的好主意，扔枕头，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那死老头子是在发疯，混账。”

她忽然吃不住疼，哎哟一声皱着眉头低下头来叫我：

“你给看看，这怎么疼得这么厉害？”

我把她头上沉甸甸的头发拨弄开，看到是一根针深深地刺进了头皮里，接着又发现一根，我把它拔出来，手指都失去了知觉。

“我还是把母亲叫来吧，我好怕。”

她摆摆手说：

“你糊涂了？我就不信你敢去叫。她没听到，也没看到，就万谢了，你还去叫她？滚开。”

她开始用织花边的灵巧的双手在黑密的头发里拔出两根弯了的粗发针。

“疼吗？”

“没事，洗一下就好，洗一下就好了。”

她诚恳地央求我：

“别告诉你母亲他打我，听到了吗？就这个他们父女俩就仇恨深了，你会不会说？”

“不会。”

“那就好，记住了，来，我们收拾一下。我的脸没破相吧？对，这样就谁也不知道啦。”

她开始擦地板，我心里涌起感动，说：

“你就是个圣徒，人家欺辱你，你也不放在心上。”

“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圣徒？你嘴真甜。”

她絮叨了半天，四肢在地上爬来爬去，把地板擦干净了。我坐在炕炉上，思考着替她报仇。我头一次看到他这样凶恶地打外祖母，当着我的面，昏暗中，他的脸通红通红的，黄色的头发飘荡着。屈辱在我心中沸腾着，我恨自己想不到好的办法。

两天以后，不知为何，我到顶楼去找他，他正坐在地板上，前面有个打开的箱子，他在整理文件。椅子上放着他最心爱的圣像图——十二张灰色的厚纸，每张都按一月的日期画成方格子。每个格子藏着那个日子的全部圣像。外祖父异常珍惜这些图，只有他偶尔对我特别满意时，才会给我看。而我看到这些紧紧排列的灰色小人时，总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觉，有些圣徒的传记——基里克和乌莉塔的，受苦受难的瓦尔瓦拉的，潘苔雷蒙以及其他许多人的——这些我知道。我最中意的是神人阿列克谢的悲伤的传记和歌颂他的美妙的诗，外祖母经常念给我听。当你看过几百个这样的人之后，你会暗自欣慰，原来一直有受苦的人。

但如今我打算毁坏这些圣像，趁着外祖父走到窗前看一张印有老鹰的蓝色文件时，我抓起几张图就跑了下去，再从外祖母的桌子拿出剪刀，爬到吊床上，开始剪起来。我剪掉了一排人头，又忽然怜悯起来，于是转而沿着格子线剪，还没剪到第二行的时候，外

祖父站到了炕炉台阶上，喝问：

“谁让你拿的？”

他发现木板上堆满了碎纸，细细一看，抓起一把又扔掉，脖子都气歪了，胡子颤动着，呼吸粗重，甚至纸张都被吹到了地板上。

“你在干什么？”

他大喝，抓着我的脚就往外拖。我悬空着，外祖母用手接住我，外祖父挥起拳头捶向我们，尖叫道：“我要打死你们！”

母亲也来了，我被挤到了墙角里，她挡在我前面，捉住然后推开外祖父的手，说：“胡闹够了吗？清醒清醒吧！”

外祖父咕咚一下躺在条凳上，哀号起来：

“你们打死我吧，既然都这么反对我，啊……”

“您害臊吗？”母亲声音有些低沉，“您干吗老是装样子啊？”

外祖父叫喊着，脚不停地拍打着条凳，他的胡子可笑地朝上翘着，眼睛紧闭，我也认为他在母亲面前感到羞耻了，确确实实在假装，所以才闭上眼睛。

“我把这些方块替你贴到细纱布上，这样更结实，更好！”母亲仔细查看了剪碎的和没剪碎的，说，“你看，全揉坏了，断了、散了。”

她和他对话，就像在上课一般。外祖父突然站起来，假正经地整好衬衫、背心，哼哼吐了一口，说：

“马上贴，我去把其他几张也拿来！”他朝门口走去，刚到门槛时，转过来用弯弯的手指指着我，“肯定要扁他一顿。”

“确实。”母亲表示同意，俯下身问我原因。

“我故意的。看他还打不打外祖母，否则我连他的胡子一并剪掉。”

外祖母正在脱被撕破的上衣，摇头责备我：“你不是答应过我不说的吗？”

她吐了口痰：“烂你的舌根，动也动不了，卷也卷不起。”

母亲看了看她，穿过厨房一趟，又回来了：“什么时候打的？”

“瓦尔瓦拉，你也好意思问这个？关你什么事？”外祖母生气了。

母亲抱着她：“唉，我的妈妈，你真是好妈妈。”

“好妈妈好妈妈，滚开点。”她们对望着，不说话，又走开了，因为外祖父正在门外徘徊呢。

母亲来了之后不久，就和那个快乐的房客——军人的妻子——成了朋友，她几乎每天都要去前面的屋子，贝特连格家里的人们——漂亮的小姐、军官也去那里。外祖父不赞成她这样做，好几次，大家在厨房吃饭的时候，他举着调羹吓唬，气鼓鼓地说：

“该死的，又凑到一起了，一整天都如此，吵得人睡不着觉。”

果然，每逢节日客人就来了。最常来的有外祖母的妹妹马特廖娜·伊凡诺夫娜——是个爱吵爱闹的大鼻子洗衣妇，穿着条纹的绸衣裙，扎着金黄色的头巾，同来的还有两个儿子：瓦西里，是一个绘图员，有着长长的头发，和善、快乐，穿一身灰衣服；全身穿着花哨的维克托，生就一副马面，狭长的脸上满是雀斑，刚到过道就像彼得鲁什卡那样尖着嗓子低唱起来：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雅科夫舅舅也带着吉他来了，还有一个独眼谢顶的钟表匠人，他穿着长长的黑礼服，安安静静的，像个修道士。他一直坐在角落里，斜歪着头，笑眯眯的，奇怪地用一个指头点着双下巴，直着头。他的面孔发暗，那只独眼无论看什么人，都好像特别留心。他几乎不说话，一直重复：

“不用劳驾，都一样，您……”

第一次见到他时，我想起很久之前的一件事。我们还住在新开路的时候，有一天大门外有人敲鼓，声音低得让人不安，一辆高大的车围满了士兵和人群，打监狱到广场的路上走过。一个身材不高、头戴毡帽、戴着镣铐的人坐在车里的条凳上，胸前挂着写着白字的黑牌

子，低着头，像是在念字，他身体摇晃着，镣铐叮当作响。母亲向钟表匠介绍我的时候，我吃惊地后退，想要躲开他，手也藏了起来。

“不用劳驾！”他说话时，嘴巴可怕地向耳根歪过去，他抓住我的腰带轻松地拎着我就地转了个圈儿，然后不住地称赞：

“不错，这孩子真结实……”

他们喝外祖母酿的各种果子酒，吃外祖母的酸奶、蜜饼。大家酒足饭饱后，个个脸色红润，挺着肚子慵懒地靠在椅子上，开始请雅可夫舅舅弹曲子。

他抱着吉他，开始边谈边唱：

哎，想怎样就怎样，
管它满城风雨——
把这一切详详细细，
告诉喀山的小姐……

我觉得这是首忧郁的歌曲，外祖母说：

“雅沙，你弹点别的曲子吧，弹首真正的，行吗？马特里娅，你还记得从前人家唱的那些歌吗？”

洗衣妇整了整窸窣作响的衣裳，神气地说：“我的太太，如今不流行了……”

舅舅眯着眼看着外祖母，好像她坐得很远，他依旧执着地弹唱着忧伤的琴音和使人厌烦的歌词。

外祖父悄悄地和钟表匠交谈，还不时用手比画着，钟表匠抬起眉头，向母亲那边看，不停地点头，他那油腻的面孔透露出不可捉摸的表情。

母亲总是坐在谢尔盖耶夫兄弟中间，认真地和瓦西里谈话，他叹息着说：

“没错，这件事得好好考虑一下……”

维克托满脸笑容，在地板上摩擦着脚，忽然唱起来：

“安德烈——爸爸，安德烈——爸爸……”

大家不说话了，惊奇地看着他，洗衣妇庄重地解释道：“他打戏园子那学的，那儿就这么唱。”

这种令人无聊的聚会办过两三次。后来，一个周日的白天，第二次午祷刚结束的时候，钟表匠来了，我正在母亲房子里帮她用小玻璃珠穿上开了线的刺绣，忽然，门一下子打开一条缝，外祖母惊慌的面孔伸进屋子里来，悄悄说了一句“瓦里娅，他来了”，然后就走开了。

母亲没有动，也没颤抖，门再次开了，外祖父站在门槛边，严肃地说：

“穿好衣服，瓦尔瓦拉，去！”

母亲没有理会，也没看他，问：

“去哪儿？”

“去吧，上帝保佑你，你别倔强，他为人很老实，在他同行里是一把好手，阿列克谢会有一个好父亲……”

外祖父的话很严肃，不停用手摸着双肋，肘子弯到背后，不住地打哆嗦，就好比手想往前伸，他一直努力按住一样。

母亲平静地打断他的话：

“我跟你讲，这办不到……”

外祖父朝她迈近了一步，伸出两只手，跟个瞎子似的，猫着腰，毛发直立，声音沙哑地说：

“快去，不然我就抓着辫子把你牵去。”

“牵去？”母亲站起来问。她脸色发白，眼睛可怕地变细了。她很快地脱掉外衣和裙子，只剩下一件衬衫，走到外祖父跟前说：“牵吧！”

他龇牙咧嘴，握住拳头威吓她：

“瓦尔瓦拉，快穿上！”

母亲用手挡住他，握住门把手，说：

“可以了，咱们走吧！”

“我诅咒你。”外祖父细语着。

“我不怕。走不走？”

她把门打开，外祖父抓住她的衬衫下襟，跪在地上，低声说：“瓦尔瓦拉，你这个恶魔，你是要把自己毁掉！别去丢人现眼……”

他可怜兮兮地小声叫苦：“老婆子，老婆子……”

外祖母挡住了母亲的去路，像赶鸡似的向她招手，把她赶进门里，咬牙切齿地说：“瓦里卡，傻孩子，你怎么啦？快回去吧，丢人！”

她把母亲推进屋里，把门关上，再向外祖父弯下身来，一只手把他提了起来，另一只手指着他：“嘿，你个不懂事的死老鬼！”

她又让他坐到沙发上，他则像个布娃娃似的摔得扑通一声。他张着嘴，摇着脑袋。外祖母对母亲大喝了一声：“还不穿上，你？”

母亲从地板上把衣裳拾起来，说道：

“我是不会上他那儿去的，听见了吗？”

外祖母把我从沙发上推开，说：

“去舀一勺水，快点！”

她声音很轻，几乎是耳语，心平气和，然而很威严。我跑到门洞里，在前屋里发出沉重而均匀的脚步声，母亲在自己房间里大吼说：“我明天就搬走！”

我走进厨房，在窗户旁坐下，一切都像是做梦。

外祖父在哀怨抽泣，外祖母振振有词。忽然，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周围静下来，让人害怕，我忽然想起我要干什么了，就舀了一铜勺水，走进门洞里。钟表匠低着头从前屋里走出来，一只手摸着皮帽子，不断地清着嗓子，外祖母两手放在肚子上，朝着他的背鞠躬，轻声地说：

“您也知道，爱情是勉强不来的……”

他被台阶的门槛绊了一下，一下子就跌倒在院子里。外祖母画着十字，浑身哆嗦起来，也不知是在无声地哭，还是在暗暗地笑。

“你怎么啦？”我跑到她面前问道。

她一把就夺过我手里的铜勺，水溅到我的脚上，她大声喝道：

“你刚才去哪儿舀水了？把门关上！”

她又到母亲房间里去了。我再次回到厨房里，听见她俩在长吁短叹，说个不休，仿佛力不从心地搬动一件重家伙似的。

天气晴好。冬天的斜阳透过结冰的玻璃窗射进屋里来，照在即将吃中饭的桌子上，锡器和两个长颈玻璃瓶都发出暗淡的光泽。一个长颈玻璃瓶装棕红色的克瓦斯，另一个盛着外祖父喝的浸有郭公草和金丝桃的伏特加。窗户上积雪消融的地方，可以窥见屋顶上晃眼的白雪、围墙的圆柱子以及麻雀的小窝，银白的圆顶在发出刺眼的白光。窗户上的鸟笼子里，我的小鸟正在欢乐地嬉戏：活泼的小黄雀啾啾地叫，小灰雀尖声高歌，金雀则嘹亮地练习着发声。但这个本该愉快的、灿烂的、天气明朗的日子，却根本欢乐不起来。没必要，一切都没必要。我想把它们放了，于是把笼子取下来。这时外祖母跑进来，两手叉着腰，直向炕炉奔过去，骂道：

“该死的，都是些什么龟儿子！你这个阿库林娜，真是老糊涂……”

她从炕炉里掏出一个包子，用指头敲了敲烤得焦硬的外皮，恶狠狠地啐了一口。

“全焦了！看你烤得多棒！嗨，混蛋们，我要把你全给撕碎！你干吗猫头鹰似的睁着大眼睛？我要把你们全当作破盆烂罐子打碎！”

她哭起来了，嘟囔着嘴，不停地翻动着那个包子，用指头敲打着烧焦了的硬壳，大滴的眼泪落在那上面。

外祖父和母亲进厨房来了，外祖母把包子往桌子上一扔，碟子都震得跳了起来。

“瞧这弄的，还不都是因为你们，活该你们倒一辈子霉！”

母亲快乐而安详，抱着外祖母，劝她不要烦恼。外祖父身形凌乱，疲惫不已，坐在桌子旁，把餐巾扣在脖子上，絮絮叨叨，浮肿的眼睛被太阳照得眯着：

“没事了，没关系！好的包子我们也吃过。上帝是小气的，几分钟的时间就抵消了几年的岁月……他并不承认有什么利息。坐吧，瓦里娅……好吧！”

他有点失常了，吃饭的时候总是谈上帝，谈读神的亚哈¹，谈做父亲的艰苦等，外祖母生气地打断他：“吃饭吧，听见没有？”

母亲明亮的眼睛闪闪发光，开着玩笑。

“怎么了？刚才吓坏了吧？”母亲碰了碰我。

其实，刚才我并不怕，现在倒觉得不舒服，难以理解。

他们又像平时过节一样吃了很久，令人不耐烦，而且吃得又多。仿佛他们并不是刚刚才曾经互相吵骂、准备打架、号啕大哭的那些人，我已经不相信他们的所作所为是认真的，好像他们的哭泣是很随意的。他们流泪、叫喊以及互相折磨，经常爆发而又很快消逝。我已经习惯这种情形了，越来越不能刺激我，也不能激动我的心了。

很久后我才明白，生活的穷苦贫困，使得俄罗斯人大多都像小孩子似的喜欢拿忧伤来消遣、解闷，极少为自己是不幸的人羞愧。

无穷无尽的生活里，忧伤就是过节，火灾也是娱乐，在完好的脸上，连伤痕也成了点缀……

¹《圣经》上记载的一位以色列的王，他违背祖先的信仰，做了很多违背教义的事。

十一

那件事以后，母亲顿时坚强了起来，腰杆也挺直了，成了家中的女主人，而外祖父却逐渐趋于落寞，整天心事重重，沉默寡言，跟以前不一样了。

他几乎不再出门，总是独坐在顶楼，神秘地看一本叫作《我父亲的札记》的书。看完之后，他就把书锁在箱子里。我经常看到，外祖父取书之前，都要把手洗干净。这本窄窄厚厚的书，封皮是棕黄色的，内封前淡青色的篇页上，有着花体题词：怀着感激之情赠给可敬的瓦西里·卡希林留作衷心的纪念，尽管褪了色，但依然让人觉得扎眼，题词下面还有一个不常见的姓，最后一个字母看上去像一只飞鸟。外祖父小心地翻开沉重的书皮，戴上他银丝眼镜，盯着这个签字，为了调整眼镜位置，他的鼻梁会皱上好一会儿。关于这是本什么书，我问了好几次，他总是严肃地回答：“这种事你不需要知道，我死了之后会留给你，还有貉绒皮衣。”

他和母亲讲话的时候，语气通常比较柔和，他会全身心地听她说话，眼睛也闪出彼得伯伯那样的光，他手一挥，嘟囔道：

“好吧！你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外祖父的箱子里有不少珍贵的服装，花缎裙子、缎子背心、银丝刺绣的绸缎长衫、缀着珍珠的女用头饰，色彩鲜艳的女帽和三角

头巾，沉甸甸的莫尔多维亚项圈，还有各种宝石项链，他把这些都抱到母亲的房里，摆在椅子和桌子上。母亲欣赏的同时，外祖父就说：“我们过去的衣服比现在漂亮、阔气得多，不仅如此，生活也简单好过，那个时代再也回不来了！你试试看。”

有一回，母亲在隔壁房间里待了一会儿，出来的时候，身着绣金的蓝底长衫，头戴珍珠小帽，她朝外祖父一欠身，问：“你觉得怎样，父亲大人？”

外祖父咳了一声，不明缘由地突然容光焕发。他两手张开，弹了弹指头，围着她转了一圈，梦呓般含糊地说：“唉，瓦尔瓦拉，你要是足够多的钱，身边又都是好人……”

母亲现在住在前面屋子的两个房间里，她那常有客人进出，最常见的是马克西莫夫兄弟俩：一个叫彼得，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美男子军官，挂着浅色的大胡子，蓝色的眼睛，如果我称他老贵族，母亲会当着他的面打我一顿；一个叫叶夫根尼，也长得高高大大，但腿很细，面色苍白，上面有黑色的尖胡子。他的大眼睛像李子，时常穿一件带金扣子的浅绿制服，狭长的肩上缀着金属制的缩写字。他经常潇洒地甩一把头发，波浪式的长发就从又高又平的前额甩到了后面，他祥和地微笑着，不停地低沉说着什么，总喜欢用一句博人欢心的开场白：“你知道我是怎么样想的。”

母亲眯着眼，冷冷地听他说话，还不时打断他：“你还不够成熟，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请原谅……”

军官用大手掌拍打自己的膝盖，喊叫道：“确实。”

圣诞节的时候热闹欢腾，母亲那几乎每晚都有穿着华丽的客人，她自己也精心打扮——最漂亮的那种——和客人们出去玩。

每次他们一出去，房间就像沉入了大地，到处静悄悄的，寂寞得可怕。外祖母像老母鹅一样穿梭在各个房间里，收拾好东西。外

祖父背靠着暖炉的瓷砖，自言自语：“那好吧，好……我们看会有什么名堂出来。”

这之后，母亲送我和米哈伊尔舅舅的儿子萨沙去上学，他的父亲再婚了，继母一进门就嫌弃继子，经常虐待他，得亏外祖母坚持，外祖父这才把他接到自己家里来。我们一起上了一个月的学，学校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人家问：“你姓什么呢？”我不能简单地说“彼什科夫”，而要说“我姓彼什科夫”。

也不能对老师说：“好小子，你别叫嚷，谁怕谁啊……”

我很快就讨厌学校生活了。表哥一开始很满意，很快就找到了同伴，可有一次上课时，他睡着了，睡梦中忽然惊喊：“我再也不敢了！”

表哥被叫醒了，他要求出去一趟，为此还被同学们大笑了一番。隔天我们去上学，走到干草广场的山沟的时候，他停了一下，说：“要不你去吧，我不想去了，我还是去玩儿吧。”

他蹲了下去，小心地把书包埋在雪地里，就离开了。那时正是正月里天气晴朗的时候，阳光照耀着大地。我很羡慕他，但我狠下心还是上学去了——我不想母亲为此生气。萨沙的书包自然找不到了，第二天他也没去上学，到了第三天的时候，他逃学被外祖父发现了。

我们被审问了，厨房桌子后面，外祖父、祖母，母亲一溜坐着，开始发问。我至今记得萨沙是怎样滑稽地回答外祖父的问题的：“究竟为什么你不愿去学校？”

萨沙目光柔和地望着外祖父的脸，慢悠悠地答道：“不知学校在哪儿。”

“不知道？”

“我忘了，还找了半天……”

“那你不会跟着阿列克谢走吗？他知道的啊。”

“我把他丢了。”

“把阿列克谢丢了？”

“嗯。”

“怎么丢的？”

萨沙想了一会儿，叹口气接着说道：“外面风雪大，什么都看不清。”

大家都笑了，事实是这几天晴朗无风。萨沙也微妙地笑了一下。外祖父龇着牙，尖锐地问道：“你不会牵着他的手，扯着他的腰带？”

“本来是这样的，但风把我们吹散了。”萨沙说。

他懒懒地、失望地说，他这种毫无意义、笨拙的谎言，让我觉得不舒服，同时让我惊讶的是他的执着。

外祖父打了我们一顿，又给我们雇了一个护送的人。他曾是个救火队员，是个断了只胳膊的小老头，他负责不让萨沙在学习中走歪路，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就在第二天，我们走到山沟底部的时候，他忽然弯下腰，脱掉脚上的毛毡靴，远远地扔了出去，又脱掉第二只，朝另一个方向扔出去，就穿着袜子向广场上跑了。小老头惨叫一声，哆哆嗦嗦地去捡靴子，接着又惶恐地把我带回家去。

整一天，外祖父、外祖母和母亲找遍全城，直到晚上才在寺院边的奇尔科夫酒馆里找到他，那时他正在跳舞以博得观众的欢心。他被领回家后，家人没有打他，因为大家都被他的顽强沉默弄得惶恐不安。我们并排躺在床上，他的腿向上跷着，脚掌在天花板上磨蹭，悄悄地说了句：“继母不爱我，父亲也不疼我，爷爷也如此——和他们一起还有什么意思？我要问奶奶强盗都住哪，我要投奔他们去。你们总有一天会知道我的……不如我们一起跑吧？”

我不能答应他，那段时间我有自己的任务——我要做一个有着

浅色大胡子的军官，为此我要认真学习。我把这个计划告诉了表哥，他顿了顿同意了：“这也好，将来你是军官，你就来捉我，不知咱谁会死在谁手里，或谁又是谁的俘虏，但我不会杀你的。”

“我也不会。”

我们就这样愉快地决定了。

外祖母走了进来，爬到炕上看着我们，开口道：“说什么呢，小老鼠们？唉，你们这两个可怜的孩子。”

她怜悯了我们一会儿，就开始咒骂起萨沙的继母来，那个臃肿的后妈娜杰日达，她是酒馆老板的女儿。

接着，她又把所有的继母和继父都骂了个遍，还讲了个故事：聪明的隐士约那幼年时，曾和他的继母请求神灵来判决他们的纠纷，约那的父亲是乌格里奇人，是个在白湖上打鱼的渔夫。

年轻的妻子谋害了自己的丈夫，
给他灌了烈性药酒，
又灌了些催眠的蒙汗药，
把沉睡的丈夫，
放进了椽木的小船中，
就像狭窄的棺材。
她拿着菩提木的船桨，
自己动手划到湖心，
划到黑乎乎的深渊里，
去做可耻的事，
她弯下腰用力一晃，
轻巧的船就翻了个底朝天，
丈夫如船锚似的沉到水底，

她赶忙往岸上游。

上到岸边后她就倒在地上，

边诉说，边哀号，

假装不幸，假意悲伤，

善良的人们被她欺骗了，

跟着她一起痛苦。

“啊，你这可怜的年轻寡妇，

你所遇到的是女人最大的不幸，

可是我们的命运都主宰在上帝手中，

死亡也是他给我们的礼物。”

唯独继子约努什科，

不相信继母的眼泪，

他把手放到她的心头，

温和地对她说：

“啊，我的继母，我的克星，

啊，你是狡猾的黑夜之鸟，有着恶毒的心肠，

我不信你的泪水，

你的心因为欢快而咚咚直响！

我们来问问上帝，

还有所有的上天神灵，

请一位拿出钢刀，

抛向圣洁的上天，

如果真理站在你那边——钢刀将杀死我，

反之，钢刀落向你。”

继母恶狠狠地瞅着他，

她眼里闪烁出恶毒的光，

她直挺挺地站了起来，

直视约那问道：

“嘿，你这个没良心的畜生，

不足月而早产的孽种，

你怎么敢这么想？

怎么敢这么说？”

人们都看着他们，听他们说话，

大家看出来这事有猫腻，

众人神色哀伤，暗自思量，

交头接耳议论开来。

后来有个渔夫站了出来，

朝大家鞠了个躬，

接着宣布他的决定：

“友善的人们，

请你们把钢刀递到我手上，

我拿它们抛上天。

谁有罪过，钢刀就落向谁。”

人们纷纷递上刀，

他拿起它们就往头发花白的脑袋上抛去，

钢刀如鸟飞上天，

人们等了好久，不见它落下来，

大家朝透明的高空望去。

脱掉了帽子，紧挨着彼此，

一声不响，黑夜也冷清下来，

刀依旧没有落下，

湖水被烧得红艳艳，

继母脸更红了，她冷笑。
忽然，一把刀像飞燕似的往下落，
直穿继母的心。

善良的人们跪下去，
向精明的上帝祷告：
“光荣啊，我们的主，谢谢你主持公道。”
老渔夫牵起约努什科的手，
领他到远处的修道院，
就在那光明的凯尔仁查河畔，
紧邻着看不见的基杰查城……

次日醒来，我浑身出现红点，原来是出天花了，家人把我放在后面的顶楼上，我闭着眼睛在那待了很长时间，手脚都被宽带子紧紧绑着，不停地做着离奇的梦，其中一个噩梦几乎要了我的命。只有外祖母常来用匙子像喂小孩一样给我喂饭，讲以前从未听过的童话。后来，我已经好了，不再需要被捆绑在床上的时候，有天晚上，不知为什么，外祖母比平时晚到了，这让我心焦。忽然我看到了她，她躺在门外尘封的台阶上，脸朝下，双手伸开，脖子也割开了一半，跟彼得伯伯一样。昏暗的角落里，尘土弥漫，一只大馋猫瞪着绿色的眼睛朝她一步步走来。

我从床上跳了下来，脚踹加肩膀顶，冲开了两扇窗户，纵身一跳，来到院子里的雪堆上。那晚，母亲家里来了些客人，谁也没有听到我弄坏窗框、打破玻璃的声音，我在雪地里躺了很久，我没摔伤，只是一只手臂脱臼，并且被玻璃刮伤痛得厉害。但我的腿失去了知觉，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还完全不能动弹，我躺着聆听楼下的喧闹，那里常有人开门关门的声音以及走路的声音。

屋顶上忧郁的风雪呼呼作响，顶楼门外的风呼呼而过，烟囱呜咽地发出出殡似的歌声，纺车也嗡嗡作响，乌鸦白天不露面，晚上就在旷野传来凄厉的号叫——在这种声音的伴奏下，我的内心也在成熟。后来，胆怯的春天悄悄地睁开它那阳春三月光芒四射的眼睛，一天比一天亲切地向窗里窥视，顶楼和屋顶上，猫儿开始唱歌、号叫，春天的乐曲透过墙壁传了进来。玻璃似的冰柱也断了，融雪从屋脊上流下来，马车铃声也比冬天出现得多了。

外祖母还是常来，她说话的时候越来越经常而且浓烈地散发出酒味，到后来干脆带来一个大白壶藏在我的床底，并向我挤挤眼：“亲爱的，不要告诉你外祖父那个老家伙。”

“你为什么要喝酒？”

“别多话，大了你就知道了。”

她从壶嘴里吮吸了一会儿酒，然后用袖子擦擦嘴，甜甜地笑着问道：“嘿，我的小祖宗，昨天我说到什么来着？”

“我父亲。”

“说到哪啦？”

我告诉了她，于是她的话语就有条不紊地一样流开来。

关于父亲的事，是她主动跟我讲起的。有一次来的时候她没喝酒，满脸愁容而显疲惫，说道：“我梦见了你的父亲，像在旷野里行走一般，手里拿了根核桃木的棍子，打着口哨，他的后面是一条花狗，舌头颤抖着。不知为何我常常梦见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估计是他的魂灵无处安放，时常漂泊。”

她接连几个晚上都讲父亲的事，这和其他故事一样有趣。

我祖父是个当兵出身的军官，因为虐待部下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我的父亲就在那出生，他的生活很艰苦，从小就喜欢从家里出逃。有一次我祖父牵着狗在森林里像找寻兔子一样找他。还有一次，祖父

捉住了他，把他打得很惨，多亏了邻居抢走了他并把他藏了起来。

“小孩总要挨打吗？”我好奇，外祖母安详地给予了正面回答。

我的祖母很早就过世了，父亲九岁时，我祖父也死了。一个做木匠的教父收养了我的父亲，帮他加入了彼尔姆城的同业行会，教他学手艺。但父亲又跑了，到市场上给瞎子带路，十六岁到了尼日尼，在一个叫科尔钦的木匠那做活儿，二十岁时他就成为一个好木匠了。他所工作的作坊在铁匠街，挨着外祖父的房子。

“围墙不高但他人胆子很大，”外祖母咯咯地笑起来，“有一次，我和瓦里娅在花园里采摘红莓子，突然一个人——也就是你的父亲——从墙上跳下来，把我吓了一跳。我看到从苹果树丛里走出来一个高大的人，身穿白衬衫，天鹅绒裤子，没有戴帽子，但赤着脚，用皮条箍住长头发。他是来求婚的！我之前也见过他，他经常从窗前走过，我看见他就想：年轻人为什么不走道路而要翻墙头呢？谁知他咕咚一声跪了下来，说：‘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我整个人的灵魂都在你跟前，瓦里娅也在，请你帮帮我们，看在上帝的分上，我们想结婚。’我一听愣了，舌头也滞住了。我又看了看你的母亲，滑头鬼，她已经躲到苹果树后面了，满脸通红，就像大苹果，正给他打手势呢，可她已经泪流满面了。我说：‘小鬼头，你们这唱的是哪出啊？瓦尔瓦拉，你疯了吗？年轻人，你也回去好好想想：你配得上她吗？’那段时间，你外祖父出手阔绰，儿子们还没分家，赚取了四套房子，富有而有名声。在不久之前，因为他连续九年当行会会长，人家还奖励他一顶有金银绦带的帽子和制服，呵，当时他可得意了。能说的我都说了，可我自己也吓得哆哆嗦嗦，又心疼他们：他们俩的脸都变黑了。后来你父亲说：‘我知道瓦西里·瓦西里耶夫不会真心把瓦里娅嫁给我，所以我要偷偷娶她，我只希望你帮助我。’要我帮这种忙？我气得给了他一巴掌，他闪都没闪，接着说：

‘哪怕你用石头砸我，我还是会求你帮助，我不会轻言退缩的。’接着瓦尔瓦拉也来到他的身边，手搭在他的肩膀上，说：‘我们五月份就已经结婚了，现在不过是要举办婚礼而已。’我一听就昏倒了，我的天哪。”

外祖母笑得颤颤巍巍，嗅了嗅鼻烟后，擦干眼泪，轻松地叹了口气说道：“你们还不懂什么叫结婚，什么叫婚礼，不过你们要知道，如果一个姑娘家没结婚就生了孩子，那可是一场灾难。你记住，等你长大了，可不要这样害女孩子，这是最大的罪孽，害苦了姑娘，生出的孩子也是私生子。一定要记住，当心，你和女人生活时，要体贴她们，真心实意地爱她们，不要只是玩玩，我这绝对是金科玉律。”

她在椅子上摇晃着身子，陷入沉思，然后抖擞了精神，又打开话匣：“该如何是好？我敲打马克西姆的额头，扯瓦尔瓦拉的辫子，可是他合乎情理地对我说：‘打也没用。’她也对我说：‘你先想想解决的办法吧，以后随你打。’我问他：‘你有钱吗？’他回答说：‘有啊，我还给瓦里娅买了戒指呢。’‘有多少？两个卢布吧？’‘哪会啊，有百十个呢。’当时的钱值钱，东西也很便宜。我看着他们，你的父亲母亲，心想，嗨，一对小孩，一对傻瓜。你母亲说：‘我把戒指藏在地板的夹层里，怕您看见把它卖掉。’太幼稚了，话虽如此，我们商量来商量去，最后谈妥了：他们过一个星期就举行婚礼，我去和神甫交涉，然而我不由得哭了一场，心跳得快极了，怕你外祖父知道。瓦里娅也胆战心惊，总算后来一切都弄好了。

“不过有个匠人和你父亲有过节，是个十足的坏蛋，他看穿了一切，监视着我们。等到婚期到了，我把我唯一的女儿尽可能打扮得漂亮，领出大门。拐弯的地方就有一辆三套马车等候着，她坐上去，马克西姆吹了声口哨就走了！我含泪回家。忽然，有个人迎面而来，

这个下流坯子说：‘我是好心人，不会妨碍人家的好事，但阿库林娜·伊凡诺夫娜，你得给我五十卢布作为酬谢！’‘我没有钱，给不出。’他说：‘你欠我的。’‘我怎么会欠你钱呢，我要到哪去筹集啊？’他说：‘你丈夫有，偷他的，没什么难处。’我当时犯傻了，本该和他谈谈，缠住他，可我直接朝他脸上吐了口唾沫，转身就走了。他先于我跑到院子，就闹腾开了。”

她闭上眼睛，微笑着说：“到现在想起他们的胆大包天都后怕！你外祖父像野兽般咆哮着，他对这事认真极了，他之前常看着瓦尔瓦拉说：‘我要把她嫁给贵族老爷。’谁知这一出竟让你嫁给这么个贵族老爷。至圣的圣母更知道谁与谁般配。你外祖父像热锅上的蚂蚁在院子里转圈，把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叫了出来，还吩咐那个麻脸的匠人和车夫克里姆。我一看，他把皮带上的秤砣当成了锤子，米哈伊尔还拿起了火枪，咱们的马也是好马，马车跑起来轻又快，我猜他们肯定追得上。这当口，瓦尔瓦拉的守护天使指点了我，我拿起一把小刀，在车辕的皮带上割了个口子，我心里想，大概在半路就会断掉。果然如此，车辕在路上脱落了，差点把你外祖父、米哈伊尔、克里姆给砸死，这就把他们给耽误了。等他们修好车赶到教堂时，瓦里娅和马克西姆已经举办了婚礼站在教堂门前的台阶上了。啊，荣耀归于主！

“去的那帮人上去要打马克西姆，可他是个强壮的大汉，他把米哈伊尔从台阶上扔了下来，摔断了他一只胳膊，克里姆也被碰伤了。外祖父和雅科夫，还有那个匠人，都害怕了。

“虽然你父亲怒气冲天，但并没有失去理智，他朝你外祖父说：‘把铁锤扔了吧，别让它在我眼前晃荡。我很老实，我所获得的是上帝赐予的，任何人也别想夺走，我只拿自己的那份。’他们退回来了，外祖父在车上喊道：‘瓦尔瓦拉，就此永别了，你不再是我的女儿，

我也不愿再看到你，你活也好，死也罢，都随便你。’他回到家就骂我。我只哼哼了几下，一句话也不说，想着都会过去的，反正事情已经这样了。后来他又跟我说：‘嘿，阿库林娜，记住！以后也不许你认她了。’我心想，你撒谎，红头发鬼，怨恨就像冰块，见到太阳就会融化。”

我聚精会神地、贪婪地听她讲。在她的故事里，有些事让我惊奇，这与外祖父描述的母亲婚礼完全不同：他反对这桩婚事，婚礼后，也不准母亲进门，但他说母亲不是举行的秘密婚礼，他也前往教堂参加了。我不想问谁对谁错，因为外祖母的故事更让我感兴趣。她讲故事时，身子老是晃个不停，像坐船一样。一讲到可悲或者可怕的情节时晃得更厉害，一只手朝前伸出，像要在空气里阻拦什么一样。她时常眯缝着眼，她那满是皱纹的两颊，包含着盲人般慈祥的微笑，那浓而密的眉毛微微颤动着。有时候，这种盲人般慈爱的微笑，包容一切的善良打动着，而我有时候非常期待她说一句严厉的话。

“前两个星期，我不知道瓦里娅和马克西姆的住址，后来瓦里娅派了个机灵的小鬼告诉了我。到了星期六，我就装作去做晚祷告，找他们去了。他们住在遥远的小忙街的一所房子里，大杂院里住满了耍手艺的人，遍地垃圾，又脏又臭，可他们倒还好，像对快乐的猫儿，呜呜叫着、玩着。我尽可能多地带了些东西给他们：茶叶、糖果、杂粮、果子酱、面粉、干蘑菇、现金，不记得带了多少钱，是从你外祖父那偷出来的。只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私利，偷有时候也是允许的。可你父亲一样都不要，还生气地说：‘我们是在讨饭吗？’瓦尔瓦拉也跟着他说：‘唉，妈妈，这是干什么啊？’我数落了他们一番：‘傻瓜，我是谁啊？我是你丈母娘，我是你亲娘，欺负我怎么可以？你要知道，娘在地上受了气，圣母就在天上哭泣。’一听我说

到这，马克西姆就把我抱起来满屋子转，边走还边跳，劲头大得很，跟狗熊似的。瓦里娅这个丫头像一只美丽的孔雀踱来踱去，不停地夸奖丈夫，像夸奖一个新买来的洋娃娃，眼睛瞅瞅这，看看那，老是一本正经地谈论家务，活像个管家婆，她那样子真逗人。喝茶的时候，她还拿出了自制的点心，唉，能把狼的牙都啃落，牛奶也跟沙子似的。

“这样过了很久，直到你快出生的时候，你外祖父这个家里的凶神，还是一声不吭。我偷偷跑去他们那，他也是知道的，只是假装不知道而已。他也不许大家提起瓦里娅。大家不吱声，我也只好这样，但我心里清楚：父亲的心不会总是关闭的。这个盼望已久的时机总算来了：一天夜里，大风雪呼呼地下着，像狗熊爬窗一般。烟囱呜咽着，所有的小鬼都挣脱了链条，我和你外祖父躺在床上却睡不着。我先开口：‘这种夜晚穷人家可不好过啊，但有心事的人估计更难过。’外祖父忽然问道：‘他们生活得怎样？’‘没什么啊，’我说，‘挺好。’他说：‘你知道我问的谁啊？’‘你问的是女儿瓦尔瓦拉，女婿马克西姆啊。’‘你怎么猜到的？’‘你算了吧，’我说，‘老爷子，别装了，别耍我，谁乐意你耍这些啊？’他叹口气：‘嗨，你们这些鬼啊，灰色鬼。’一会儿之后，他又打听那个混球，这是说你父亲呢，真是混球吗？你倒是也去看看你的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啊，他们不正是一堆混球吗？家里谁干活啊？你？你挣钱？他们给你很大帮助吗？他于是骂我混蛋，下贱坯子，说我是皮条客，还有一些我也记不清了，我沉默着。他说：‘怎么能相信一个不知底细的人？’我只是闭着嘴巴，等他厌倦了，我说：‘你倒是自己去看看啊，他们过得可好着呢。’他说：‘那太给他们面子了，让他们到这来……’一听他抖出这句话，我都快喜极而泣了。你外祖父嘟囔着说：‘别哭了，傻瓜，我又不是个没心没肺的人。’他从前是很好的，我们这位老爷子，

自从他以为自己聪明第一后，就老爱发脾气，变得愚蠢了。

“你父母果然来了，在圣日当天，就是大斋期最后的星期天，高高大大的一对，穿戴整洁。马克西姆站在外祖父前，说：‘看在上帝的分上，瓦西里·瓦西里耶维奇，别以为我来是求嫁妆的，不是这样的，我是来向我的岳父请安的。’这让老头很是高兴，他咧嘴一笑，说：‘你这大高个，绿林豪杰，别使坏了，搬过来一起住吧。’马克西姆皱了皱眉头说：‘我没关系，这得看瓦里娅的意思。’他们刚一住到一起就磨牙了——怎么都不合拍，我朝你父亲使眼色，又在桌底下踢他示意，都没用，他总是死守着自己的那套，他的眼睛晶莹透亮，眉毛是黑色的，有时候眉头一皱，眼睛就躲起来了，脸变得跟石头一样，显得很倔强的样子。这时除了我，谁的话他都不听。我爱他胜过自己的亲生儿子，他也清楚，所以他也爱我。他时常依偎在我身边，拥抱我，有时候抱着在屋里转悠，他说：‘你才是我的母亲，养育我的土地，我爱你胜过爱瓦尔瓦拉！’你母亲也爱调皮，就向他扑过去，大声质问：‘你怎么敢这么说，你个捣蛋的彼尔姆人？’我们就这样闹着玩儿，过得很舒服。我的宝贝，他跳起舞来也少见，也会唱些好听的歌，是跟瞎子学的，瞎子是最好的歌手。

“他和你母亲搬到花园里的一间小屋里，你就是在那出生的，时间正是午时，你父亲回来吃饭，你正好欢迎他。你看他高兴的样儿，那疯劲儿，你母亲被闹得筋疲力尽，小傻瓜，就好像不知道生孩子有多艰难。他把我放在他的肩膀上，穿过院子向外祖父报喜，外祖父都笑了：‘嘿，你个森林精，马克西姆！’

“你两个舅舅并不买他的账，你父亲不喝酒，可有时会开玩笑，为这他们恶狠狠地报复了他。有一年大斋期，刮风，整个房子都响起来，呜呜的，让人害怕。大家都愣住了，这是闹哪样？外祖父吓坏了，叫人点上长明灯。他跑来跑去，喊着‘快祷告啊’。这时声音

又忽然停了，大家更害怕了。雅科夫舅舅猜到了：这肯定是马克西姆搞的鬼！后来你父亲自己承认，是他把大大小小的瓶子安放到天窗上，风对着瓶口吹，呜呜地发出不同的声音。外祖父吓唬他：‘再开这样的玩笑，小心你被送回到西伯利亚去，再也回不来。’

“有一年冬天很冷，野外的狼开始往城里跑，不是咬死了狗，就是吓坏了家里的马，要不就把醉酒的巡夜人吃掉，整个城都人心惶惶！你父亲拿起一支猎枪，穿上滑雪板，每到夜里就往野外进发。你看着吧，他每次总能拖回一只狼，有时候是两只。他剥了皮，掏空脑子，安上玻璃球做眼珠，跟真的一样。有一天，米哈伊尔舅舅到过道里去上厕所，忽然跑了回来，头发根根向上，瞪着大眼睛，喉咙像被堵住了一般，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掉下来的裤子把他绊倒了，他哆嗦着说：‘有狼！’大家都顺手操起东西，拿着灯火就冲进了过道。

“一看，哎呀，大柜子里头真有只伸着头的狼，人们打它，开枪射它，可是它一点不在乎，仔细一看，大家才发现这是只带脑壳的狼皮，两只前腿被钉到了柜子上而已。当时外祖父可把马克西姆恨透了。雅科夫也跟着他一起搞恶作剧：马克西姆用马粪纸粘了一个狼头，有鼻子、眼睛、嘴，再贴上麻屑当毛发，然后就和雅科夫一起到街上乱窜，把这样可怕的狼脸伸进人家窗子，看到的人当然害怕，吓得大叫大嚷。夜里，他们就蒙着被单出去吓唬老神甫，吓得他直接往警察亭跑，警察也吓坏了，忙喊救命。这样的恶作剧不少，但怎么管他们都不理，我也劝他们别胡闹，瓦里娅也这么做，但没用，他们根本听不进去。马克西姆笑道：‘看大家没点屁事也吓得屁滚尿流挺好玩的。’你瞧他说的，你会去跟他讲理吗？

“为这，他险些把命送掉了。你米哈伊尔舅舅像极了你外祖父——心眼小，爱记仇，他想尽办法陷害你的父亲。有一年入冬时

节，他们从别人家做客返回，一共四人同路：马克西姆、你两个舅舅，还有一个助祭。他们从驿站大街回来，把马克西姆哄到久科夫池塘，骗他说去滑冰，就像小孩子用脚溜冰一样，骗到那之后，就一把把他推进了冰窟窿里，这事我曾给你说过……”

“舅舅咋这么狠心？”

“并非如此，”外祖母嗅着鼻烟安详地解释道，“他们只是太愚蠢罢了，米什卡既刁钻又蠢笨，雅科夫倒还罢了，一个十足的傻呵呵的男人。说远了，他们把你父亲推到水里，他又钻出水面来，用手抓住冰沿，他们就踩他的手，十个指头都被靴子的后跟踩破了。幸亏你父亲没喝酒，而他们几个都醉醺醺的，你父亲似乎得到上帝帮助一样，他在冰下伸直了身子，脸朝上喘着粗气，停在冰窟中间。他们够不到他，又对着他扔了几块碎冰，这才离开，说是让他自己沉下去，然而他又爬了上来，一下子跑到警察分局去了。分局就在眼前，你知道的，就在广场上，警察分局局长认识他，还有我们全家，他问你父亲：‘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外祖母画了个十字，感恩地说：“主啊，让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和你的虔诚的教徒在天安息吧，他值得这样！他竟然对警察隐瞒了这事儿，说是自己闯祸喝醉了酒不小心掉了进去。分局长反驳道：‘你没有喝酒。’不知过了多久，他们在分局里用酒给你父亲擦了身体，换了干衣裳，再裹上皮袄，然后把他送了回来，分局长亲自带着两个警察随后。他到家时，雅什卡和米什卡还没有回来，又去酒馆散布你父母的谣言去了。我和你母亲一见到马克西姆时，他已变了形，周身紫红，手指都是破的，还流着鲜血，鬓角像有积雪，却化不了，原来他的鬓角白了。

“瓦尔瓦拉看见你父亲的样子，大声喊道：‘你这是怎么啦？’警官嗅遍了周围的东西，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我预感到——唉，大

事不妙。我让瓦里娅拖住警官，自己偷偷地跑去问马克西姆什卡¹发生了什么事。他细声说：‘你先找到雅科夫和米哈伊尔，告诉他们，我们是在驿站大街分手的，分手后他们到圣母节大街去了，而我去了纺纱巷，别弄错了，不然他们可是要吃警察的苦头了。’我找到你外祖父说：‘你和警察谈谈，我去门口等儿子们。’我告诉他所出的乱子，他穿上衣服，哆嗦着：‘我就知道会出这样的事，我料到了。’净瞎说，他什么都不知道，我去等他们，见到了就给了两个孬种几个嘴巴子。米什卡当时就给吓醒了，而雅什卡舌头都喝硬了，可嘴还嘟囔着：‘我什么都不知道，全是米哈伊尔干的。他是老大。’我们好说歹说总算把分局长哄走了——他是个好好先生。他说：‘你们要小心，你们这再出事，我会知道是谁干的。’撂下话就走了。外祖父走到马克西姆跟前说：‘谢谢，换作别人，不会这么做的，我心里清楚。女儿，也要谢谢你，带来了一个好人。’你这个外祖父啊，高兴的时候好得很呢，后来变蠢了，才把心门紧闭。剩下我们娘仨时，马克西姆·萨瓦杰维奇哭了起来，梦呓似的说：‘他们为什么要坑害我，我对不住他们吗？母亲，这是为什么啊？’他平时不像孩子一样叫我母亲，论性格，他也确实像个孩子。他不断问为什么，我只有哭泣，能说什么呢？好坏都是我的儿子，我也心疼他们。你母亲把上衣的扣子全扯掉了，披头散发呆坐在那，像刚刚打完架，吼道：‘我们走，马克西姆！兄弟成了仇家，就算我怕了他们了，咱们离开这里。’我喝住了她：‘别添乱，情况已经很糟糕了。’外祖父叫着两个混蛋来道歉，她向米什卡猛扑过去，在他的脸上啪啪啪几下，骂道：‘这就是原谅！’你父亲埋怨道：‘哥们，你们是怎么啦？你们会把我整成残废的，手艺人没了手还能干什么？’无论怎样，总算是和解

¹ 马克西姆的小名。

了。

“你父亲病了，在床上躺了七个多星期，有时候他会说：‘哎，母亲，跟我们去别的城市住吧，这儿让人闷得慌。’不久之后，他们果然就去了阿斯特拉罕，那里夏天准备迎接皇帝，你父亲承接了建造凯旋门的任务。一开春，他们就坐第一趟轮船走了，和他们告别，我就像掉了魂灵似的，他也伤感不已，老是劝我也去阿斯特拉罕，瓦尔瓦拉满心高兴，都掩饰不住了，一点也不害臊。他们就这样走了，全部在这了，讲完了。”

她喝了一口酒，闻闻鼻烟，有所思地看了看外面灰蓝的天空，说道：“你父亲虽然不是我的亲骨肉，但我们的心是同一颗……”

有时候，她讲故事的时候碰巧外祖父进来了，他仰起黄鼠狼一样的脸，尖鼻子嗅着空气里的气息，疑惑地看着外祖母，听她讲故事，嘟囔着：“瞎说，瞎说。”

他冷不丁来一句：“阿列克谢，她喝酒了吧？”

“没有。”

“撒谎，你的眼神说你在撒谎。”

他犹豫地走了，外祖母朝他的背影挤挤眼，来了句顺口溜：“老爷子再诈，也唬不了老娘我……”

有一天，他站在屋子中间，眼睛盯着地板，问道：“老婆子。”

“嗯？”

“你知道事情为什么会闹到这步田地吗？”

“知道啊。”

“你怎么看？”

“命中注定，老头子，你记得吗？你不是一直想找个贵族女婿吗？”

“对啊。”

“他不是在你面前吗？”

“他是个穷光蛋。”

“这是她的自由。”

外祖父走了，我感到不安，就问外祖母：“你们说什么啊？”

“什么你都想知道，”她一面揉了揉我的腿，一面埋怨我说，“自小就什么都打听，到老了就没什么好问的啊。”她晃着脑袋，笑着说。

“啊哈，老头子，老头子，上帝眼里你只是颗小小的灰尘呢，廖什卡，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多嘴——你外祖父的家业垮了，他借了笔巨款给一个贵族老爷，结果他破产了。”

她面带笑容沉思了起来，一言不发地坐了很久，大圆脸泛起皱纹，又变得暗淡忧伤。

“你有什么心事？”

“我在想要给你讲什么故事，”外祖母抖了一下，“对了，就讲叶夫斯季格涅吧，好不好？事情是这样的：从前有个名叫叶夫斯季格涅的书记官，自以为天下第一聪明，神甫和贵族更不用提，连最老的狗也比不上他。走起路来雄赳赳，像只大火鸡，他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有名的西林神鸟，训遍了周围邻居，这不顺心，那不如意，教堂？太矮！大街？太窄！他看红苹果也不是红色的！太阳升起，他说太早。不管别人给他看什么，他总是说——”

外祖母腮帮鼓囊着，瞪圆了眼睛，慈祥的面孔瞬间变得滑稽可笑，她用沉重慵懒的声音接着说：

“我啊，这玩意儿我早就懂了，我啊，做得比这东西好多了，只是我没空。”

她微笑着沉默了一下，悄悄地开始了下一段：

“有一天，一群小鬼来到他身边：‘书记官，你住这儿不称心吧？不如和我们去地狱，那炭火烧得很旺。’聪明的书记官还没来得及

及戴上帽子，就被小鬼们伸出的瓜子一路号子拖走了，有一个使劲挠他的胳肢窝，还有两个骑在他的肩膀上，把他推到了地狱的烈火上。‘叶夫斯季格涅尤什卡，我们这里好不好？’烈火烧得他够呛，他双手叉在腰上，四下张望，骄傲地噘着嘴巴子，说道：‘你们地狱有好重的煤气味。’”

她用懒洋洋的粗声讲完了这个寓言，换回了往常的神情，细声笑着说道：“这个叶夫斯季格涅自以为是，墨守成规，就跟咱们那个外祖父一样！唉，快睡吧，是时候了……”

母亲来顶楼看我的次数很少，有时候来了也待不了多久，急急忙忙说不了几句话，她看上去越来越漂亮，她身上有和外祖母一样的东西，一种不让我知道的新东西，这是我的感觉或者说猜想。

外祖母的童话故事越来越不吸引我了，甚至我父亲的故事也无法消除我心中模糊不清而日益增长的忧虑。

“为什么说父亲的魂灵四处漂泊啊？”我问。

“这谁知道啊？”她半闭着眼睛，说，“这是天上的事情，凡人不知道的。”

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往青色的窗外眺望。星星在空中慢悠悠漂浮着，我臆想出许多悲惨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主要是父亲，他总是孤零零的一人，手里拿着根棍子不知道去哪里，后边还跟着一一条长毛狗……

十二

一天傍晚我睡着了，醒来时发现我的双腿有点能动了，后来把腿从床上垂下来，它们又没有了知觉，但我知道自己的腿是完整的，以后还可以走路。我高兴得大叫，撑着两条腿在地上刚站起来，又马上倒在地上，我马上从门口顺着楼梯下往下爬，心里想着，楼下的人看到我会是多么吃惊啊。

我记不得是怎样到了母亲的房间，我坐在外祖母的膝盖上，在她前面的一个老太婆很有威严地说道：“灌他马林汤，用被蒙着他的头……”这位老太太浑身发绿，不论是衣服、帽子，还是她自己的脸，甚至是她眼皮底下那颗黑痣上长的毛也好像是一撮绿草，她戴着无指手套，放在眼睛上凶狠地瞪着我。

我害怕地问外祖父：“这是谁啊？”他很不高兴地回答道：“这是你祖母……”

母亲淡淡一笑，把叶夫根尼·马克西莫夫推到我跟前，说：“这是你父亲……”

母亲很快又含糊地说了几句话，马克西莫夫眯着眼，弯下身子对我说：“我要送你图画颜料。”

房间里很亮，在墙角里的桌子上点着五支插在银烛台上的蜡烛，中间供着外祖父心爱的圣像“勿哭我的圣母”，圣像法衣上的珠子在

光下一闪一闪的，光芒四射。

从屋里往外看，街上有几张大大的圆脸贴在玻璃窗上，鼻子都压扁了。周围的事物好像都在浮动，那个全身绿色的老太婆用冰冷的手指摸了摸我的耳朵，说道：“一定要，一定要……”

外祖母说我晕过去了，并抱着我向门口走去。

其实我并没有晕，只不过是闭住眼睛罢了，当她拉着我上楼时，我问她：

“这些事以前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够了，住嘴！……”外祖母说。

“你们都是骗子……”

外祖母把我放到床上后，就一头栽到枕头上哭了起来，整个身子都颤抖着，抽搐地说：

“你也一起哭吧……”

但是我不想哭。顶楼里又暗又冷使得我浑身发抖，床晃荡着发出响声。全身绿色的老太婆就站在我前面，我假装在睡，于是外祖母下楼了。

那几天的日子很单调，母亲在订婚后只出去过一次，家里特别寂静。

有一天早上外祖父来了，拿着一把凿子在窗户前挖窗框的油灰。外祖母端来一盆水，带着抹布，外祖父悄悄地问她：

“老婆子，怎么样呀？”

“什么怎么样啊？”

“你高兴了，是吧？”

她一边看我一边回答道：

“够了，住嘴！”

他们所说的话很简单，但又隐藏着一件不必说出来而人人都知

道的事情。

外祖父小心地取出窗框，外祖母打开窗。窗外鸟语花香，风景很美丽，大地的气息流进了屋子，炕炉上的白瓷砖看去令人冷飕飕的。我从床上爬到地板上。

“不要光着脚走路。”外祖母说。

“我要到花园里去。”

“那儿还没有干呢，再过几天吧！”

我不愿听她的话，甚至看见大人就不高兴。

花园里的小草、花、树都有春天的迹象，彼得罗夫娜的屋顶上的青苔也发着绿光，到处都是小鸟在叫，清新的空气，使人舒服得有点晕。彼得伯伯抹脖子的那个坑里，乱七八糟地躺着被雪压断的杂草。看见这个坑，人的心情就不好，没有春意，很凄凉，整个的坑也像是多余的。我愤怒地想清除所有肮脏的东西，在这个坑里给自己建造一个清洁的住所。夏天就只有我一个人住，没有大人。想到这，我马上就动起手来，这件事马上使我忘记了家中所发生的一切，虽然这一切令人生气，但一天天地引不起我的关心了。

“你怎么老噘着嘴？”有时外祖母问我，有时母亲也问我。她们问得我很不自在，我倒不是对她们生气，只不过是因为家中的事让我感到生疏。那个全身绿色的老太婆常常来吃饭喝茶。她的眼睛小小的，灵活地转动着，很容易从她的眼睛里读出一些情况，她弯弯的眉毛像剪纸，她的牙齿不断地咬着东西，她总蜷着手，翘着小手指，耳朵动弹着，黑痣上的绿毛发也在那皮肤上动着，她全身上下干净得和他儿子一样，连碰一下他们都觉得难受。刚开始的几天，有一次想把她的手拿到我的嘴上，手上气味使得我扭头就跑了。

她常常对她儿子说：“小孩子一定得好好地教育，你懂不懂，叶尼亚？”

她的儿子低着头，皱着眉，一言不发。在这个绿色老太婆面前，大家都皱着眉。

对这个老太婆及她的儿子，我都很憎恨，这种情感使我挨了好几次打。有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她瞪着我的眼睛说：“阿廖什卡，你干吗这么狼吞虎咽、大块大块地吃东西呀？你会噎住的，亲爱的！”

我立刻从嘴里掏出来一块，把它插在叉子上，递给她：

“如果您舍不得就拿去吧……”

母亲把我从桌上拉下来并赶到顶楼上，外祖母来了，她捂住嘴大笑，说：“我的天啊！你真调皮，耶稣保佑你……”

我不喜欢她捂住嘴，就跑到屋顶上的烟囱后面坐了很久。我非常想玩耍，对谁都想说坏话，这种愿望很难克服，可是后来不得不克服。有一次我在未来的继父和新祖母的椅子上涂满了樱树胶，他们两人都给粘住了，可笑极了，外祖父就打了我。母亲到顶楼把我拉到身边，用膝盖紧紧夹住我说：“你为什么这么任性？你这样我会难过的！”

她的眼里有泪水，并把自己的腮颊贴在我的头上，这真让我难过。我说，我以后再也不招惹马克西莫夫家里的人了。

“对了，这就对了，”她轻声地说，“不要调皮了！我们很快就要结婚了，之后就去莫斯科，然后再回来，那时你就和我住在一起。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善良又聪明，你和他可以处得很好。你以后上学，当一个大学生，和他现在一样当医生。你想做什么都可以，有学问的人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好了，去玩吧……”

她的话让我觉得像一架梯子，慢慢地向下延伸，一直到黑暗孤独的地方，让我很不高兴。我很想告诉母亲：“请你不要出嫁，我来养活你！”

但这话没有说出来。母亲总是唤起我对她的思念，但我从来没有说出这些思念。

我在花园里的工作很顺利。我收集来许多玻璃和碗碴，用黏泥把它们塞到砖缝里，当太阳照到坑里的时候，这些玩意儿就会发出光彩夺目的彩虹，和教堂里的一样。

有一次外祖父细细看了我的工程，称赞说这是个好主意，但又说：“不过杂草还会长出来的，你留下了根子！快去把铁锹拿来，我再刨一遍地。”

我把铁锹拿来，他向手掌上吐了口唾沫，喉咙里又吭了几声，然后用脚把铁锹深深地压进地里。

“把草根捡出来！以后我在这种一些向日葵和锦葵！好看……”

忽然他拄着铁锹弯下身子，呆住了；我仔细看了看他，从他的眼睛里落下几滴泪水。

“你怎么啦？”

他停了一下，用手擦了擦脸，看着我说：

“我出汗了！你瞧，好多蚯蚓！”

他又接着挖土，他突然说道：

“这些玩意儿你白建了！小弟弟。大约到秋天我就要把这所房子卖掉。要等钱用给你母亲办嫁妆，让她过个好日子……”

他扔了铁锹，与我告别，到浴室后的花园去了，那里有他的小温室。于是我开始刨地，可是铁锹随后就弄伤了我的脚趾。

这使我不能送母亲到教堂去结婚，只能走出大门口看着见她拉着马克西莫夫的胳膊，走到人行道。

婚礼办得很冷清，大家从教堂回来都闷闷不乐地坐下喝茶。母亲换了衣服，到自己的卧室里去收拾箱子，继父在我旁边坐下说：

“我允诺送你画画用的颜料，但是在这个地方买不到合适的，我也不能把自己给你吧，我以后从莫斯科给你寄……”

“颜料对于我来说有用吗？”

“你难道不喜欢画画吗？”

“我不爱。”

“那我就寄点别的给你。”

母亲朝我们这边走来。

“不久，我们就会回来的。等你父亲考完试，毕业后我们就回来……”

他们像大人一样同我说话，让我这很高兴，但听到已经长了长胡子的人还要上学，却又觉得很奇怪。我问道：“你学什么？”

“测绘学……”

我不想问这是一门什么学问。家里充满了寂静，外祖父靠在炉子站着，眼睛眯缝着向窗外看；绿色的老太婆一面帮助母亲装箱子，一面不停地唠叨着。外祖母在中午的时候就喝醉了，家里就把她锁在顶楼上。

第二天一大早母亲他们就出发了。临走时她把我从地上抱起来，用好似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的眼睛，一边亲吻，一边说：“再见……”

“你对他说，要听我的话。”外祖父阴沉沉地说。

“要听你外祖父的话。”他们坐到敞篷马车上，母亲的衣裳下摆被什么东西挂住了，她拉了很久。

“你倒是帮一下啊。”外祖父对我说。我没有去帮忙。

马克西莫夫急匆匆地把青色裤子裹着的长腿在马车里放好，外祖母把一些包袱塞在他手里，他把它们都堆在膝盖上，用下巴压住，拉长了声音说：“够——多了……”

绿色老太婆和她当军官的大儿子坐上另一辆敞篷马车，她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她儿子则用军刀柄挠着胡子，并不住地打着呵欠。

“这么说，你要去打仗？”外祖父问。

“一定要去！”

“好事。土耳其人该打……”

他们走了。母亲几次回头，挥着头巾，外祖母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在空中招着，眼泪流着。外祖父也从眼里挤出泪水，说道：“不会有……好结果的……不会有的……”

我坐在石墩子上，望着马车驶去。

天还早，各家的窗户还都紧闭着，街上没有人，只有牧人在远处不停地吹笛子。

“我们去喝杯茶吧！”外祖父搂着我的肩，说，“命运使我们不分开呀！你这根火柴就死命朝我身上划吧，否则也燃不了！”

从早到晚我和外祖父都在花园里忙来忙去，把那儿弄得极好。

外祖父说道：“你要给自己安排好，这非常有帮助的。”

我非常听他的话。有时他躺在我铺的草坪上教导我。

“现在你要离开你的母亲独自生活了。如果她再生了小孩，她对比那些孩子对你更亲。如今你外祖母又喝起酒来了。”

“这是她第二次酗酒了，米哈伊尔要去当兵的时候她也酗过酒。唉，你们啊……我是将死之人。以后就剩你一个人了，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懂不懂？要学着自己独立干活，不要受人摆布！要老实稳当地生活！什么人的话都可以听，但做的时候要想想怎么对自己最有利……”

整个夏天除了坏天气，我都住在花园里，外祖母也常在花园里过夜，跟我讲点什么。

有时候，太阳下山了，余晖落到花园里的绿茵上，周围渐渐发暗，慢慢扩大膨胀，一切都变得更柔和轻软，散发着亲切气息，而军营的晚号也从远方飘过来。

常有些夜晚，从野外和大街上传来醉汉的叫声，或是有人踏着沉重的脚步跑过去，我已经习惯这些，引不起我的注意了。

外祖母睡不着的时候，就给我讲童话故事，它能使夜变得更美丽。

听着外祖母那舒缓的话语，我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清早和鸟一起醒来时，太阳已经照射到脸上，早晨风景很优美，使人感到喜悦。这美好的一切激起我想快点起床做些什么，对周围的一切充满了感激。

这是我一生中人生感悟最多的时光，正是在这个令人难忘的夏天里，我的人生观念逐渐形成。我变孤僻了，不愿和人来往。即使我舅舅家的孩子来了，我也高兴不起来，相反还担心他们会破坏花园里我独自完成的小安乐窝。

我越来越讨厌外祖父唠唠叨叨的话。他常常和外祖母斗嘴，还把她赶出家门，外祖母只好去雅科夫舅舅家或米哈伊尔舅舅家，有时，外祖母干脆一连几天不回家，外祖父只好去自己动手做饭，却烫伤了手，便破口大骂起来，让人无法忍受。

有时他到我的安乐窝来，在草坪上坐着，沉默地注视着我，突然问道：

“你为什么不说话？”

“没什么可说的。怎么啦？”

于是，他便开始教导起我来：“我们不是大户人家。什么事都要靠自己。你看，书是让人家读的，学校也是为别人盖的，咱们啥都赶不上。一切都得靠自己……”

他突然沉默了，情形让人有点害怕。

到了秋天，他就把房子卖了。在卖房子前的一个早晨，大家都在喝茶，他忽然决绝地向外祖母宣布：

“嗨，老婆子，我养够你了！现在，你自个养活自己吧。”

外祖母安详地听着这些话，并掏出鼻烟壶，用鼻子吸了吸，说道：

“哦，这样呀！好吧！就这么办吧……”

外祖父在山脚下租了两间昏暗狭小的地下室。到了那两间小屋，外祖母拿出一只旧草鞋扔到炕炉下面，然后蹲下身开始呼唤

家神：

“主宰我们全家的家神啊，我送你雪橇，请你乘上它和我们一起到新家去，保佑我们找新的幸福……”

外祖父透过窗子看见了，大喝一声：

“你这个异教徒！不准请……”

“当心，老头子，会招祸的。”她警告道，但外祖父还是大发雷霆，不准她请家神。

外祖父把各种杂物都卖给了收破烂的鞑靼人，外祖母看着这一切，一阵哭一阵笑地喊道：“拉走吧！都拉走吧……”

可惜我的安乐窝，我也真想大哭一场。

我坐在来搬家的车上，车晃得非常厉害，仿佛要把人摔下去似的。

接下来两年的时间，我一直在这种不知要把我颠到何处的状态中度过，直到我的母亲去世。

在外祖父搬到地下室后不久，母亲回来了。

“天哪，你怎么长得这样快！”母亲对我说，并用滚热的手抚摸着我的脸。她穿得挺难看，一件宽大的棕红色的长衫罩着鼓起来的肚子。

继父向我伸出一只手：“小弟弟，你好啊！你怎么样，好吗？”

他又用鼻子嗅了嗅空气，说道：“这儿太潮湿了！”

他们都显得很疲惫，只想躺下休息休息。

大家默默地坐着，低头喝着茶，外面下起了雨，外祖父看着外面问道：

“这么说，全烧光了？”

“全烧光了，”继父肯定地说，“我们自己逃出来已经万幸了……”

“这样啊，水火无情嘛。”

母亲靠在外祖母的肩上，和外祖母在低声地说着什么。

“可是，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先生，”外祖父忽然说起话来，

“我听人说压根没闹过什么火灾，是你赌博输光了……”

屋子里一下子变得很寂静，茶炊的响声及雨在窗户玻璃上敲打声都能听见，不一会儿，母亲开口说话了：

“爸爸……”

“你想怎样？”外祖父大喊起来，“我难道没对你说过：三十岁的人不要嫁一个小十岁的。你看看你找的贵少爷，嗯？怎么样，我的女儿？”

他们四个人都喊了起来，嗓门最大的是继父。我吓坏了，赶紧跑到门洞里。母亲完全不是我以前认识的那样子了，我在屋里还不太确认，现在在门洞里，脑海里开始清楚地浮现她从前的模样。

后来的事我就记不清了，只知道我已经住进索莫夫镇的一所房子里。母亲和继父住两间，窗户开向大街；我和外祖母住在厨房，只有一个小天窗。

外祖母成了女佣，她打水洗衣做饭，从早忙到晚，到躺下睡觉时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不住地叹气。有时候，忙完了一天的活儿，她就套上短棉袄，准备到城里去。

“去看看老头子在那儿过得怎样……”

“带我一起去吧！”

“会冻着你，你瞧这风刮得多凶猛！”

每次去看外祖父，外祖母得在那看不清路的雪地里走七俄里。母亲的肚子越来越大，脸也很黄，裹着一条灰色的破披巾。有时，她一直望着窗外的大街发呆。

“我们干吗要住在这里？”我问。

她回答：

“闭上你的嘴……”

她和我说话很简练，总是命令我：“去……给我……拿来……”

她不让我到街上去，因为我每上一次街都被街上的孩子打得鼻青脸肿。打架成了我唯一的爱好。这时，母亲就用皮带抽我，但每打我一次，下一次我就会和那的孩子打得更狂热。有一次我急了，警告她，如果再打我，我就咬她的手，跑到野地去冻死。她一愣，一把把我推开，在屋子里转了一圈，累得气喘吁吁地骂道：“小野兽！”

那些爱的情感在我心中凋谢了，而愤怒和怨恨常常爆发出来。

继父对我很严厉，不怎么搭理我母亲，他总是吹口哨。他总是和母亲吵架，总是用让我生气的“您”这个字眼称呼母亲。在吵架时，他总是把厨房的门关得严严的，但我仍然听到他的声音。

有一次他大声喝叫道：

“都是因为您这可恶的大肚子，弄得我都不能邀请客人，您简直是头老蠢牛。”

我感到了污辱，在吊床上猛地跳了起来，脑袋碰到了天花板，重重地把自己的舌头咬出血了。

一到星期六，就有几十个工人来找继父卖粮票，这些粮票是工厂当作工资发给工人的，工人凭这些粮票在工厂开的商铺里换粮食。而继父倒卖这些粮票，用半价收购。他在厨房里交易，很神气地坐在桌旁，拿着递过来的粮票说：

“一个半卢布。”

“叶夫根尼·瓦西里耶夫，难道你不怕上帝……”

“一个半卢布。”

这种黑暗的生活没继续太久，在母亲生孩子前，我被送到外祖父那儿。此时外祖父又换了一个住处，搬到了库纳维诺。

“怎么啦，小鬼？”他问我，接着又尖声笑起来，“看来亲娘抵不过老鬼外公……”

我还没来得及熟悉这个地方，外祖母和母亲就带着小孩来了，

原来继父因为剥削工人被赶出了工厂。后来不知找了谁，他又改去当车站的售票员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又搬到母亲那里，她住在一个地下室里，母亲就把我送去学校。开学的第一天，我就很讨厌上学了。

因为穿着，我受到了同学们的嘲笑，并给我起了个“方块王牌”¹的外号。但不久，我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但是老师和神甫不喜欢我。

老师很难看，而且经常流鼻血，上课说话说了半截就停住把棉花从鼻孔里拔出来，并仔细看。他的眼睛常常讨厌地死盯着我，我很有冲动想打过去。

有几天，我被分在第一桌，挨着老师的桌子，他总是看着我，说：

“彼斯（什）科夫，换一件衬衫！彼斯（什）科夫，你脚为什么老动！彼斯（什）科夫，你鞋子里又流出水来了。”

为了这件事，我想到用恶作剧来报复他：我把西瓜放在门上，他进来正好一下子扣在了他头上。但我自己也因为这事而受了一场皮肉之苦。

又有一次，他因为我把鼻烟撒到他桌子的抽屉里而连着打起喷嚏，最后，他只好离开教室让他的女婿来代课。他的女婿是个军官，强迫大家唱《愿上帝保佑沙皇》和《啊，自由呀我的自由》。谁唱错了，他就用尺子敲谁的脑瓜儿，但不知怎么回事，虽然敲得特别响，令人发笑，但并不疼。

神学教师是一个美丽的神甫，他不喜欢我不仅是因为我没有《创世纪》，还因为我模仿他的口头禅。

他每次一进教室就问我：

“彼什科夫，把书带来了没？”

¹ 俄国犯人穿的囚服背上有做标志的红色或黄色的方块布。

我回答：“没有。”

“好了，那回去吧！我可不愿意教你这样的学生。”

我并没有为这苦恼，我就街上闲逛，仔细看这里喧闹的生活，直到放学为止。

虽然我的学习并不差，但不久就通知我因为我的行为要把我赶出学校。我很气愤，这样母亲会越来越频繁地打我。

但是，救星来了——一位叫赫里桑夫的主教突然来到我们的学校。他个子不高，穿着肥大的黑袍，在桌后坐下，从袖筒里露出两只手，说道：“我的孩子们，咱们谈谈吧！”教室里马上显得活跃起来，充满温馨。在点了很多人之后，他又把我喊到桌前，认真地问我：

“小兄弟，你几岁？多高啊？你常被雨淋？”

他用一只手撑着桌子，另一只手捋着胡子，并用慈祥的眼睛看着我，说：

“呃，你来给我讲讲《创世纪》中你喜欢的故事，好吗？”

“我没有书，没学过《创世纪》。”

他扶了扶帽子，问道：

“那可不行啊，这是一定要学的！也许你听过一些吧？圣歌会念吗？这太好了！还会念祷词？啊，《使徒传》也会？《诗篇》也会？你知道的很多嘛。”

后来，我们的神甫气喘吁吁地赶来了，但当神甫要介绍我的时候，主教举起一只手，说：

“好好……你来讲讲上帝的仆人阿列克谢……”

“这是极好的诗篇，小弟弟，是不是？”当我忘了某一行诗，停顿一下的时候，他就补充道，“啊，你还会什么？知道大卫王的故事？说一说！”

我看主教大人很喜欢诗，因为他确实在听，他问了我很久，还向我打听：

“你学过《诗篇》？是谁教的呀？慈祥的外祖父？啊，凶狠的？原来是这样，怪不得这么顽皮！”

他又把一只散着檀香味的手放在我的头上，问道：

“你究竟为何要顽皮？”

“学习很无趣。”

“无趣？小弟弟，这话可不对。如果你觉得学习无趣，你就会学不好，可是老师说你学得不错。所以，其中应该另有原因。”

他从怀里掏一本小书，边在上面题字边说：

“彼什科夫·阿列克谢，你要学会控制自己，不能太顽皮！”

“顽皮一点点是可以的，可太顽皮了大家就不喜欢了。孩子们，我说得对吗？”

“对。”大家一起大声回答道。

“你们不顽皮，是吧？”

“不是，我们也很顽皮！”

主教往椅子上一靠，把我搂入怀中，又说了一句话，使我们大家都笑了，包括教师 and 神甫，他说：

“真是奇怪，小弟弟们，我在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也很顽皮，也是个淘气鬼！为什么会这样啊，小弟弟们？”

气氛越来越融洽，同学们都叽叽喳喳不停地说着，他也和大家融成了一片。

最后，他终于站了起来：“好了，顽皮鬼们，我该走了！”

他举起一只手，对所有人画了个十字，祝福道：

“以圣父圣子圣灵之名，祝福你们都有美好的未来！再见！”

大家都叫道：

“再见了，大主教，希望您再来啊！”

他向我们点了点头，说道：

“一定，我要给你们带书来。”

他又转过身去对教师说：“放他们回家吧！”

他拉着我的手，俯下身对我悄悄地说：

“你要学会克制自己，好吗？我理解你为什么顽皮！好，再见，小弟弟！”

我十分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老师放走了全班学生，只留下了我。我现在完全愿意听他讲话。

神甫一边穿衣一边和蔼地对我说：

“以后你应该上我的课。不过，不要淘气，要老实坐着。”

我在学校顺利了，可在家里却闹出一件事：我偷了母亲一卢布。这是很无心的事。

有一天晚上，母亲出门了，让我留在家带孩子。我闲得无聊，便随便翻开继父的一本书，里面竟然有两张钞票：一张十卢布，一张一卢布。我忽然想到，一个卢布不仅可以买《创世纪》，还可以买一本讲鲁滨孙的书。我是在学校才知道有这么一本书的。那是寒冷的一天，我给同学们讲童话，一个同学不屑地说：

“还是童话？一点都不好听。鲁滨孙的故事那才叫有意思呢！”

原来同学们都读过这本书，而且都夸奖这本书好，我很气愤，外祖母的童话故事他们竟然不喜欢，我也要读一读他们说的鲁滨孙，到时候也能回击他们。

第二天我上学的时候，带着一本《新旧约全书》和两本儿破烂的安徒生童话，还有三磅白面包和一磅香肠。鲁滨孙在弗拉基米尔教堂菜园旁边的一个小铺里有，是一个薄本，黄色的封面，第一页上面印着一个戴皮帽子、身披兽皮、满脸大胡子的人，光这身打

扮就让我有点不大愉快。相反，童话书就是翻得再破烂，也比它要可爱。

休息的时候，我与同学们分吃了白面包和香肠，然后开始读安徒生的童话故事《夜莺》，这个童话一下子就抓住了大家的心。

“在遥远的中国，所有的人都是中国人，连皇帝本人也是中国人。”大家都对这句话产生奇异的感觉，心中充满了愉悦感。

我在学校没把《夜莺》读完，时间不够了，大家都四散回家。我到家时，母亲站在炉台旁煎鸡蛋，她用奇怪的声音问道：

“是你拿了一个卢布？”

“拿了。这是买的书……”

她把我狠狠地打了一顿，还把安徒生的书没收了，不知道藏到什么地方去，这比挨打更令人伤心。

我有几天没去上学，没想到在我回到学校的时候，同学们竟然就给我起了一个新绰号“小偷”来迎接我。这也许是继父向同事讲过我的事，那些人又把这事告诉给了自己的孩子，而其中就有那么一个孩子将这事传到学校。我并没有隐瞒拿了那一个卢布，我想去解释，但他们不相信，我回到家就对母亲说，我再也不要去学校了。

母亲又怀孕了，她喂着小弟弟萨沙，看着我，说：

“你撒谎，”她低声说，“怎么可能有人知道你拿了一个卢布。”

“不信你问问去。”

“是你自己说出去的吧。你说，是不是你自己？我明天自己去问，看到底是谁把话传到学校去的！”

我说出了那个同学的名字。她很伤心。

我离开回到厨房，听到她在屋里低声哭泣。

“天哪，天哪……”

我实在忍受不住厨房里难闻的气味，走到院子里，但是被母亲

喊住了：

“你要去哪儿？到我这儿来！……”

我们坐在地板上，萨沙躺在母亲的腿上，抓住她上衣的扣子，说：“扣扣。”

我坐在母亲的身边，她搂住我说道：

“咱们是穷人，我们的每个戈比——每个戈比……”

她紧紧地搂着我，好像有话没有说完。

“你这个坏蛋……坏蛋！”她忽然又咬牙切齿地说。

萨沙也跟着妈妈学说：“蛋，蛋！”

萨沙很早就开始牙牙学语了，他很少哭，一见了我就高兴，伸出两手让我抱他，用他软绵绵的小手指头摸我的耳朵。他没闹什么病就突然死了，让人很意外，早晨还好好的，可到晚祷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尸体已经放桌子上了。这事发生在第二孩子尼可拉出生后不久。

母亲把她允诺的事情都办到了，我也在学校开始了新的生活，可他们又要把我扔回外祖父身边。

一天喝晚茶的时候，我在院子里听到母亲的叫喊声：

“叶夫根尼，我求求你，求求你了……”

“愚蠢！”继父说道。

“你不要再骗我了，你是要去那个女人那里了！”

“是又怎样？”

接着是一阵沉默，母亲咳嗽着说：

“你真是一个混蛋……”

我听见继父似乎在打母亲，我跑进屋子看见母亲被打得跪在地上，口里不断发出呼哧呼哧的声音；他打扮得很干净，用他的长腿踢母亲的胸。我从桌子上抓起切面包的刀对准继父的腰用全力刺去。

幸亏母亲及时把继父往旁一推，刀子从腰间滑过，只划破了一点儿皮。继父大叫一声，捂着腰从屋子里跑出去。母亲抓住我，把我摔到了地板上。继父从院子里跑回来，把刀夺走了。

天很晚了，他还是出去了。母亲到炕炉后面找到我，她小心地搂着我，吻我，哭着说道：

“原谅我，是我不好！亲爱的，你怎么能动起刀子呢？”

我说出的话完全是发自内心的，我对她说，我杀死继父，也会自杀。

回忆起野蛮生活中这些像铅一样沉重的丑事时，我常常问自己：值得重提这些事吗？每一次我都满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真实存在的丑恶，至今还没有消亡。要想祛除这种丑恶，就必须真实地了解它。

使我描写这些丑事的一个更积极的原因是，虽然这些丑事让人恶心，令人压抑，但是我们整个俄罗斯人的灵魂仍然是那样健康和朝气蓬勃，足以战胜那些丑恶，也一定能战胜那些丑恶。

十三

我再一次住到了外祖父的那里。

“怎么啦，你这小坏蛋？”他边用手敲着桌子，边面对着我，说，“我现在可不打算继续养你了，让你亲爱的外祖母养吧！”

“我养就我养啊！”外祖母大声说道，“你还以为这是什么解决不了的难题吗？”

“那就归你养！”外祖父大喊一声，随即又平静地向我解释说，“我现在和她是分开的，完全各自过生活……”

外祖母在窗户边坐着，两只手麻利而有节奏地织着花边，两支小木杆子欢快地撞击着，插满了密密麻麻铜针的枕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晃人眼的亮光，活像一只金色的刺猬。就连外祖母自己也如铜铸般，时间在她身上没留下任何痕迹，还是老样子！可外祖父的身形却更干瘪了，脸上堆满了皱纹，棕红色的头发也已灰白，以往那种气定神闲、趾高气扬的模样也开始变成了急躁不安、慌乱无措。外祖母轻蔑地把外祖父同她分家的情形讲述给我听：外祖父将全部的锅碗瓢盆、废瓶废罐分给了她，还对她说：“这就是你的家当了，别想再问我索取任何东西了！”

接着，他又卷走了外祖母所拥有的全部旧衣裳、小物件、值钱的狐皮大衣，总共卖了七百卢布，并把这些钱放在一个犹太人那里

生息，那人是他所谓的教子。他真像患上了吝啬病，失掉了羞耻心：他居然访遍了所有的老朋友——都是过去手工行会的同事和富商，去向他们哀诉哭穷，怪自己的孩子们将他的身家败尽。他利用了人家对他的敬意，得了大把大把的票子。外祖父拿着一沓票子在外祖母鼻下抖动，向在小孩面前吹牛似的逗弄她：

“傻瓜，你看见了吗？人家可是连百分之一也不会给你的！”

那些集聚起来的钱，一部分被交给了他的新朋友——一个叫作“细长条儿”的细长高个的毛皮工匠——去生利息，一部分则借给“细长条儿”的妹妹——一个小铺子老板娘，红扑扑的脸蛋、深褐色的眼睛，像稀糖般软松松的婆娘。

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分得清清楚楚：如果今天是外祖母拿钱买食物做饭，那明天就轮到外祖父买菜和面包。每当轮到外祖父买食物的那天，伙食肯定会差些，他总是买些大肠、肝肺、牛肚之类的内脏，而外祖母总是买好肉。茶叶和糖只能是各自保管，但茶叶还是放在一个壶里煮。每次煮茶时，外祖父都会紧张慌乱地问道：

“等等！让我看看你放了多少茶叶！”

他把茶叶摊开在自己的手掌上，一片片地仔细数，说道：

“你的茶叶明显比我的细碎，所以我放少量便可，而且我的茶叶叶大，茶色浓厚。”

他还特别关注外祖母给自己倒的茶和给他倒的是否浓度一致，连杯里的茶水分量也要一样。

“最后一杯了，还喝吗？”在茶壶的水快倒完之际，外祖母问道。

外祖父小心翼翼地看了看茶壶，说：

“要的，最后一杯也喝掉！”

甚至圣像前长明灯里点的油也是各自购买，他们在朝夕相处了五十年后，竟然做出了这样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于外祖父的这些龌龊把戏，我感到既好笑又可悲，而外祖母仅仅觉得可笑。

“孩子，算了吧！”外祖母安慰我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头子越老越糊涂！他都八十岁的人，却把日子过成了八十倒过来！就随他犯糊涂去吧，看到底谁会倒霉？咱们祖孙俩的口粮，我是能挣到的，没什么可怕的！”

我也开始挣钱了：每逢节假日，我就早起背着一个大口袋走街串巷，挨家挨户地去捡拾被丢弃的牛骨头啦、破布碎纸，还能得到一些破铜烂铁，卖给回收破烂的人，一普特破布碎纸可以换二十个戈比，铜铁之类也是这个价，一普特骨头则是十戈比或八戈比。平时的话，放学后我也干这活，每到星期六，靠卖破烂，我能挣得三十或五十戈比，有时运气来了，还能卖得更多些。我把这些钱都交给外祖母，她总是急忙把钱藏进裙子的口袋里，垂下眼睛连声夸赞我：

“我的小心肝，谢谢你！我们都能养活自己了，对吗？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啊！”

一次，我偷偷看见她把我交给她的五戈比放在手掌，默默地看着，流泪。她那浮着许多密密麻麻小孔的大鼻子上，一滴浑浊的泪水长久地停驻着。

比起捡拾破烂，到奥卡河岸或是到彼斯基岛去偷木板和劈柴是挣钱更多的谋生。一块好板材，小市民能付十戈比，一天能偷上两 three 块。但这也必须也要等到好时机——糟糕的天气，大风雪或者暴雨将看守的人们赶至屋里，才能去偷。

我们几个要好的同伴凑成了一队：一个是乞讨的莫尔多瓦女人的孩子，叫尚卡·维亚希尔，他性格温和，总是安安静静乐呵呵地待在我们身边；一个是失去父母的科斯特罗马，他有一头鬃发，眼睛

很大，一双黑眼珠子闪动着，身板枯瘦，他十三岁的那年就上吊死在了少年教养院，原因是他偷了一对鸽子；还有一个鞑靼小孩叫哈比，纯真、善良，他是个十二岁的大力士；八九岁的亚济——是守墓和掘坟人的儿子，他成天跟水中的鱼一般闷不作声，时常受着癫痫病的摧残。其中年龄最大的是寡妇裁缝的儿子格里沙·丘尔卡，他遇事冷静，公正讲理，十分喜爱同人斗拳比武。我们都是一条街上的玩伴。

在这个小镇上，偷窃已然成风，这对于半饱半饥的小市民维持生活意义重大，算不上犯罪了。一个半月的市集贸易挣不够整年的吃喝，因此，很多小业主也只能顾不上面子都去河上挣外快了——打捞被洪水卷走的木料和板材，用木筏子零碎地运载些货物，但核心勾当还是去偷窃货船。通常，他们都是在伏尔加河和奥卡河上“开工”，所有那些没有摆放扎实的物品，他们都会捞上一笔。一到周末，家长们就开始吹嘘自己的本事，孩子们就在一旁听着学着。

春天，也就是集市要开始最忙的时段，几乎每天傍晚，村镇的街头巷尾满是喝得昏天暗地的工匠、车夫和各行业的工人。镇上的小孩子经常摸走他们的钱包，这也只能算是一种合法的生计了，孩子们就当大人的面这样肆无忌惮地干这事儿。

他们偷走了木匠的工具，偷走了客车车夫的铁扳手，还偷走货车车夫的轮轴和大车轮子上的金属压轴。但这种勾当，我们这群孩子可不干。有一回，丘尔卡坚定地说：

“偷东西这事儿，我干不了，我妈不同意。”

“我可没胆子干这种事！”哈比说。

科斯特罗马对有偷窃行为有种天然的厌恶感，每次说到“小偷”这两个字时，他总是习惯性地加重语气。只要看到有其他小孩抢掠醉汉，他就会上前驱赶他们，如果他捉住了一个小孩，就会狠狠地

揍他一顿。这个有着一双大眼、时而忧郁的孩子总认为自己已经是大人了，他走路的时候姿势很特别，左摆右摆，像个搬运工似的，说话的声音似乎是有意压低，他的神态动作给人一种少年老成的感觉。在维亚希尔的内心，偷窃就是犯罪。

但从彼斯基岛上拖走木板和木杆不算犯罪，我们谁也不为此担心，还想出很多方法帮助我们顺利完成这事。趁天黑或刮风下雨，维亚希尔和亚济从河湾潮湿的冰面走到彼斯基岛上，他们两人大摇大摆地走着，尽可能让看守人注意到他们，而我们四人则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个个偷偷溜过去。被亚济和维亚希尔惊动了的看守人注视着他们。我们按照事先约定的在木材堆边汇合，挑好要带走的東西，趁着同伴拖住看守人的间隙，我们就往回跑。我们每人拿着一根绳子，末端绕成一个钩状的大铁钉，用它勾住木板或者木杆在雪地上和冰上跑，看守人基本上没发现过我们，即便发现了，也追不上我们。我们把卖东西所得的钱分成六份，每人五戈比，多的时候有七个戈比。

这些钱可以让我们吃顿饱饭，但维亚希尔如果不带给他母亲四两或者半瓶伏特加酒，就会挨打；科斯特罗马则把钱攒起来，希望能养个鸽子；丘尔卡的母亲生病了，他在拼命地多挣钱；哈比也在攒钱，他舅舅把他带到这里来，预备回到他的出生地，但他忘记了那个城市的名字，只知道它在卡马河岸边，离伏尔加河不远。

不知为何，我觉得这城市很滑稽，我们拿这个斜眼的鞑靼小孩开心，唱着：

卡马河岸一座城，
谁也不知它在哪！
手摸不着，
脚走不到！

开始的时候，哈比不乐意，但有一次维亚希尔轻声地对他说：

“怎么啦？对伙伴也生气啦？”

他不好意思起来，自己也唱起关于卡马河岸上一座城的歌来。

其实，相比起偷木板，我们更喜欢捡破布和骨头，这特别有意思。集市的水沟里，总有许多钉子、破铁，有时还能找到铜币或者银币，但为了看摊货的不撵我们走，我们得贿赂他两个戈比，或者鞠躬央求他。总之，钱来得不容易，但我们相处和睦，即使偶尔有争吵，我就记得我们也从未打过架。

维亚希尔是我们的调停人，他向来善于插上一句意义非凡的话，虽然简单，却让我们感到难为情。他自己也为这感到意外。亚济常搞恶作剧，但维亚希尔也没有生气。凡是坏事他都认为没有必要去做，都被他令人信服地否定了。

“这有必要吗？”他问，我们也清楚，根本没必要。

他称自己的母亲“我那莫尔多瓦女人”，我们也觉得这很正常。

“昨天我那莫尔多瓦女人回家时，又喝醉了！”他兴奋地说，他那一对金黄色的眼睛闪烁着光彩，“她砰的一声把门打开，坐在门槛上唱歌，跟老母鸡一样。”

喜欢刨根问底的丘尔卡问道：“唱的什么？”

维亚希尔用手轻拍着膝盖，秀声细气地模仿他母亲唱歌：

只听门外笃笃响，
那是年轻的牧人，
嘿，手持木棍敲门窗；
挨家挨户把人叫，
叫得孩儿满街闹。

绯红的夕阳腾空升，
嘿，只见牧人响笛声，
吹得乡村入旧眠！

他熟悉很多这样热情活泼的歌曲，能熟练地演唱。

“没错，”他继续说下去，“她就这样坐在门槛上睡着了，门也没法关，弄得屋子里冻死人，我浑身打哆嗦，就快冻死了，拖她也拖不动。今天早上我问她，你怎么喝这么多？她竟说：‘没什么，你再等等，我就快死了。’”

丘尔卡严肃地说：

“是的，她全身浮肿，她真的快要死了。”

“你可怜她，是吗？”我问。

“怎么会不可怜呢？”维亚希尔不解，“她是我的好妈妈啊……”

我们都听说这个莫尔多瓦女人随时会把维亚希尔打一顿，但也相信她是好人。遇上收入不行的日子，丘尔卡甚至提议：

“我们每个人凑一个戈比给维亚希尔的母亲买酒吧，要不然她又打他了！”

我们这伙孩子中，有两个识字的——丘尔卡和我，因此维亚希尔非常羡慕我们，他抓着自己老鼠一样的尖耳朵轻声说：

“等我埋葬了我那莫尔多瓦女人后，我也去上学，我会跪在老师面前央求他收我，学成之后，再求主教收我当园丁，再不然就去求沙皇。”

春天，莫尔多瓦女人和一个募化修建寺院的老头一起，还有一瓶酒，被倒塌的柴堆压伤了，大家把这个女人送到了医院。丘尔卡严肃地对维亚希尔说：

“去和我一起住吧，我妈妈会教你认字的。”

不久，维亚希尔就昂起高高的头颅念招牌上的字了。

“杂货店……”

丘尔卡更正他：

“是杂货店。”

“我看到了，只是把母字念反了。”

“又错了，是字母。”

“字母是活的，它们高兴人家这样念呢。”

他对树木和小草的怜惜，让我们觉得惊奇而好笑。

在城郊沙地山的镇子，植物很少，只在某些地方，譬如院子里，孤零零长着几棵柳树，歪歪斜斜地长着接骨树，再有就是灰蒙蒙、干巴巴的小草怯懦地藏 在围墙下。如果有人坐到小草上，或者折了一枝白柳，维亚希尔就生气地咕哝道：“干吗要毁坏东西啊？真见鬼。”

因为他吃惊成这样，大家也内疚起来。

每到星期六，我们就会来一场游戏，整个一周我们都为这准备着，到街上收集破草鞋藏到角落里，周六傍晚一群鞑靼人组成的搬运工人打西伯利亚码头回家时，我们就在街上找位置，朝他们扔鞋，开始他们被激怒了，在我们后面追，大骂我们，但很快也喜欢上这个游戏了。他们晓得每周六有一场草鞋战斗，也准备了很多草鞋来这战场。不仅如此，他们还窥探到我们的军火库，不止一次偷光我们的草鞋，我们向他们抱怨：“这还算游戏吗？”

于是他们把草鞋分一半给我们，游戏又开始了。通常他们在空地上做准备，我们尖声大叫围着他们转，扔草鞋，如果我们谁被草鞋绊倒，一头扎进沙里，他们也会幸灾乐祸地大喊。

游戏会进行很久，有时会持续到天黑，吸引了小市民的围观，他们从各个角落里张望，埋怨几句，但并不打扰我们。带着尘土的鞋子像乌鸦一样满天飞，有时我们有人会被打得很惨，但快乐远比痛苦和委屈大得多。

鞑靼人兴致不比我们差。战斗结束后，我们常跟他们一起前往他们的伙房，去那吃甜马肉，还有一种特殊的蔬菜汤。晚饭之后，我们就夹杂着奶油核桃点心喝浓浓的砖茶。我们很喜欢这些高大的人，他们清一色都是精壮的大力士，身上还有一种儿童般易为人了解的东西，最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人毫无恶意、善良的性格，以及那种彼此之间关心、认真干活的态度。

他们都笑得灿烂，甚至笑出泪，其中有个歪鼻子的卡西莫夫人，这个汉子有着神仙般的力量，一次，他把二十七普特重的大钟从货船上拖到离岸老远的地方。他笑着高声打着号子：

“哟——哟！说大话——是怂包，说大话——没钱喽，那金钱——也扯淡哟！”

有一回，维亚希尔被他放在他手掌上，并举得高高的，说：

“看，他住哪了，他住在天上！”

天气不好的时节，我们待在亚济家，他父亲住在墓地的看守小屋子里，我们就在那聚会。他父亲全身的骨头都长得变形了，胳膊老长了，衣服上都是油渍，他小小的头上、暗淡的脸上，长着肮脏的毛发。他的脑袋活像枯萎了的牛蒡花，细长的脖子就像花茎。他甜甜地眯着眼笑，嘴巴快活地嘟囔：“上帝保佑我不要失眠，哎嘿。”

我们买了一点茶叶、糖果和几块面包，此外还给亚济父亲带点儿伏特加酒。丘尔卡常常严肃地安排他：“废物，去生茶炊！”

“废物”咧开嘴笑，生起白铁茶炊，我们趁等待的时候，讨论自己的事情，他还给我们出主意：“后天特鲁索夫家四旬祭要办宴席，你们可以去那儿找骨头！”

“特鲁索夫家有厨娘在收集骨头。”了如指掌的丘尔卡提醒说。

维亚希尔朝窗外的坟场望着，做梦似的说：

“不久之后我们就可以去森林了，太好了。”

亚济一言不发，凄凉的目光注视着所有人，他还把自己的玩具——垃圾堆里找来的木头小兵、断腿的马、碎铜片，还有扣子，都拿出来给我们看，但依旧不出声。

他父亲则把样式不一的茶碗和茶杯摆到桌上，茶炊也拿上来了。科斯特罗马坐下来给大家倒茶，亚济的父亲喝完给他的酒，便爬到了炕上，伸出长长的脖子，用猫头鹰似的眼睛瞅着我们，嘟囔着：

“嘿，你们都不是小孩子了，是吧？嘿，你们这些小偷，上帝保佑别让我睡不着。”

维亚希尔对他说：“我们可不是。”

“那是贼娃子吧……”

如果亚济的父亲使我们厌烦了，丘尔卡就大声地呵斥他：

“少废话，废物。”

这人一说起哪里有病人，谁快死了，我、维亚希尔和丘尔卡就非常厌烦。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兴致很高，一点同情心都没有，他发现我们对他说得话不高兴，就更故意气我们：

“哟，怕了吧，小屁孩儿？有个胖子要死了，——哎，他可得好久才能腐烂掉！”

我们叫他别说了，可他还是滔滔不绝：

“你们这些生活在垃圾里的人能活多久，都得死！”

“无所谓啊，”维亚希尔说，“我们死了就去当天使……”

“就你——们？”亚济的父亲倒吸了一口气，“你确定是说你们？当天使？”

他哈哈大笑，随后又讲各种死人的令人恶心的事逗我们玩。

有时候，这个人会忽然压低声音，行云流水般说起一些古怪的事情。

“哦，孩子们，再等一会儿走，三天前埋了一个女人，我知道她

的事情，她是什么样子的女人呢？”

他可喜欢讲女人了，并且总是污言秽语，但讲述中会有一种疑问、抱怨的语气，像在引领我们思考，所以我们会认真听他的讲述，为此一些令人不安的记忆碎片会留下来。

“别人问她：‘火是谁放的？’她会说：‘是我。’‘傻瓜，怎么可能，那天晚上你不在家啊，你生病在医院躺着呢。’‘就是我。’她干吗要揽到自己身上？哎哟，上帝保佑我不要失眠。”

他几乎知道每个被他埋到荒郊野外、光秃秃坟场的人的历史，像在我们面前打开了每家每户的大门，我们走进去就能看到人家的生活，我们觉得这很严肃、重要。他能讲整整一夜，直到天亮，但是一旦窗外变暗，丘尔卡就从桌旁站起来说：

“我要回家了，否则母亲会担心的，还有谁一起走？”

大家都纷纷走了，亚济把我们送出围墙，关上门，瘦骨嶙峋的黑脸贴到栅栏门边，郁闷地说：“再见了。”

我们也回应一声：“别了。”

我们总隐隐觉得把他留在墓地不好。有一次，科斯特罗马回头看了一眼，说：“搞不好明天咱们一觉醒来，他就已经死了。”

“亚济的生活最艰苦。”丘尔卡常常这样评价。

维亚希尔总有相反的想法：“我们并不艰苦。”

我感觉，我们的生活确实不苦，相反，我喜欢这种自由的街头生活，同样也喜欢那些伙伴，他们根植了一种伟大的感情在我的内心，我总是想为他们做点事情。

在学校，我的处境困难起来。同学们嘲笑我，说我是捡垃圾的、要饭的，有一次打过架后，他们还告诉老师，说我的身上有一股垃圾般的味道，不愿坐在我边上。这个告状深深地侮辱了我，打这之后，就更不愿意去学校了。那次告状是污蔑，每天早晨我都非常仔

细地打理自己，从没穿捡破烂的衣服去学校。

不过，最后我还是读完了三年级，得了一本《福音书》、硬壳的《克雷洛夫寓言》，还有一本没有封面、我不懂的书，以及一张奖状。我把这些带回家时，外祖父可高兴了，也很感动，还说必须把这些东西保存下来，要把书锁在柜子里。外祖母生病已经躺了好几天，身边也没有钱，外祖父一会儿唉声叹气，一会儿又尖叫道：

“你们把我吃喝个精光，只有一把穷骨头了，唉，你们这些人啊……”

我把书拿到店铺换回五十五戈比，交给了外祖母，奖状被我涂鸦之后弄脏了才交给外祖父。外祖父并没有打开看，因此没有看出我的把戏，小心翼翼珍藏了起来。

离开学校后，我又回到街头找生活。如今更好了，正是阳春三月，可以赚到很多钱，一到周日，我们这些人早早地就去松树林，很晚才回镇子，大家虽然都很累，但却很轻松愉快，感情也更紧密了。但这种生活并没有继续多久，继父被开除了，被开除后不知所踪了，母亲和小弟弟只好搬回了外祖父家，我不得不承担起保姆的角色，因为外祖母到城里去了，替一家商店绣盖在祭坛棺材模型上的罩布。瘦弱干瘪的母亲艰难地移动着脚步，可怕的眼睛环视四周，小弟弟也被病痛缠着，踝骨溃瘍，瘦弱到大声哭都不能，饿了的时候呻吟，饱了就打盹，他在睡梦中还奇怪地叹着气，像小猫一样轻轻地打呼噜。

外祖父认真地抚摸着，说：

“必须好好喂他，可是我的给养不足以供给所有人。”

母亲坐在墙角的床上，声音嘶哑叹着气说：“他食量很小。”

“都不多，但加起来就多了。”

他一挥手朝我说：

“去把尼古拉抱到露天地里，让他晒晒太阳，用沙土围上……”

我用袋子弄来一些干净的干沙土，堆到窗台下有阳光的地方，按照外祖父的要求，把弟弟围埋在沙子里只露出脖颈。小家伙高兴地坐在沙土里，他那双与众不同的眼睛没有眼白，只有蓝色的瞳人对我甜甜地眯着，闪着亮光。

我瞬间爱上了他，我感到他好像知道我的想法。我坐在窗外他的沙土边，外祖父尖溜溜的话语传出来：

“死并不难，但你要活下去。”

母亲咳嗽不停……

小家伙向我伸出两只手，摇晃着白色的小头，头发稀疏发白，脸蛋有些老气，但聪明。如果鸡、猫朝我们走来，科利亚¹就不停地注视着它们，然后再看看我，露出笑脸，这让我感到不安：难道他觉察到我和他在一起很无聊，会抛下他跑到街上去？

院子狭小且脏乱不堪，从大门开始，有一排带树皮的木板盖的窝棚、柴间和冰窖，在窝棚转个弯，后面是几间澡堂。屋顶上堆满了船的碎块、劈柴、木板、湿木屑。所有这些都是小市民在流冰期和春汛时从奥卡河打捞上来的。木材横七竖八地堆在院子里，湿透的木材在阳光下冒着热气，还散发出霉味。

院子旁边就是一家小牲口屠宰场，几乎每天早晨都有小牛发出的哞哞的叫声和绵羊咩咩的叫声，血腥味很浓，我甚至觉得这股腥味就像一张红色的网罩在布满尘埃的空中。

被斧头打蒙了的牲口嘶鸣的时候，科利亚就会眯着眼睛，鼓着小嘴巴，或许是想学它们的声音，但只吹出一口气：“呜……”

午间时分，外祖父在窗户里喊道：“吃午饭啦。”

¹ 即尼古拉。

他把小孩抱到自己腿上，把马铃薯和面包放在自己嘴里嚼碎，然后弯着指头送到科利亚的小嘴里，不免弄脏他的嘴唇和尖下巴。外祖父喂了一点儿后，就掀起他的小衬衫，用一个指头按在他鼓起的肚子上，自言自语道：“够了吗？还要不要吃？”

门边黑暗角落里传出母亲的声音：

“您不是明明见到他伸出手表示还要吃吗？”

“小孩子懂事吗？他并不清楚他的食量。”

外祖父于是又把食物喂到他的嘴里。看他喂孩子的样子，我感到很羞耻，简直要作呕。

“好了！”外祖父说，“给他母亲抱去吧。”

我抱起科利亚，他哼唧着，身子向桌子探去。母亲呼哧呼哧站起来，伸出瘦弱的胳膊迎接我，她弱小的身子，像一根剥光了枝条的细云杉。

她完全哑了，有时候一整天都安静地躺在角落里，像个快死的人。她也许将不久于人世，这只是我的猜测，外祖父也经常讲到死，尤其在晚上，天已经黑了，羊皮般厚实的霉味涌进窗户的时候，他喜欢说这个。

外祖父的床放在一入门的斜角里，几乎在圣像下面，他头朝着圣像和小窗户，在黑暗中，长时间嘟囔着：

“死期将至，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上帝啊？忙活一辈子，虽然出了点成绩，到最后却落得了什么个下场？”

我睡在炕炉和窗户间的地上，但这地方对我来说不够长，两只脚不得不伸进炉膛里，常有蟑螂咬我的脚。在这里，我经常能看到不少滑稽的事情：外祖父在做饭时，炉叉和钩头经常打破窗户玻璃，他这么聪明，竟想不到把炉叉截短一段。

有一回，罐子里的什么东西快烧干了，他发现时赶忙用炉叉往

外勾，没想用力过猛又打破两块玻璃，架子上的一个罐子也被碰翻摔坏在地。这让他很恼火，他坐在地板上伤心地哭了起来：

“天啊，老天爷啊……”

白天趁他不在，我就用切面包的刀子把炉叉砍掉四分之三，可是外祖父看到我的成果后却破口大骂：“该死的，应该用锯子把它锯开，锯下的一段还可以做擀面杖，或者卖掉，傻瓜。”

他挥舞着手跑进过道。母亲说：

“你不要管他的闲事。”

母亲是在八月里一个星期日中午死掉的。去世前继父刚从外地回来，又在一个什么地方谋到了差事，外祖母和科利亚搬到他在火车站边一个洁净的小宅子里，母亲过几天也要过去。

母亲去世的那天早晨，她曾轻声对我说，声音要比平时轻松：

“去把叶夫根尼·瓦西里耶维奇找来，就说我请他来！”

她一只手靠着墙，在床上挪了挪身子，坐好又说了一句：“快去。”

我依稀看到她在微笑，眼睛里闪现一种从未见过的表情。

继父在做弥撒，外祖母叫我去一个犹太女人开的小店买烟，谁知没有现成的烟了，只好等老板娘搓好，才把它给了外祖母。

我回到外祖父那时，母亲身着淡紫色的衣服坐在桌边，头梳得跟从前一样好看。

“你好些了吗？”我有点胆怯，问了句。

她看得人脊背发凉，说：

“过来，你到哪瞎逛去了？啊？”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就一把抓住了我的头发，另一只手拿起用锯条做的刀子用刀背狠狠地给了我几下，以致刀都从她手中脱落。

“给我捡起来，把刀子捡起来。”

我捡起刀子，扔到桌子上。母亲把我推开，我又坐到炕炉边上，

疑惑而吃惊地看着她。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把自己的身体移到角落的床上，躺下去，用手帕擦脸上的虚汗。

“给我水……”

我从桶里舀出水，她费了很大力气才抬起头喝了一点，然后深深地叹了口气，用冰冷的手把我推开。她看了看墙上的圣像，又把目光转移到我身上，嘴唇翕动着，苦笑一般，长长的睫毛慢慢垂下来盖住了她的眼睛。她的手肘紧紧贴着两肋，手指轻微搐动着，两手慢慢挪到胸口，往喉咙那靠过去。她张大着嘴，没有了呼吸。

我端着碗站在母亲床旁，看着母亲的脸色变暗。也不知站了多久，外祖父进来了，我对外祖父说：

“母亲死了……”

“你瞎说什么？”外祖父向床上看了一眼对我说。

外祖父走到炕炉拿包子，把炉门和铁锅弄得叮当乱响。母亲已经死了，我希望外祖父也知道。

这时继父来了，他穿着帆布上衣，戴着一顶白色的大檐制帽。继父搬了把椅子坐在母亲床边，突然间，继父把椅子往身后一抽，大叫了起来：

“你们看啊，她死了……”

外祖父瞪大了眼，懵了似的离开了炉边。

正当人们往母亲的棺材撒土时，外祖母也像懵了似的跌跌撞撞地朝乱坟堆里走来，她撞到了十字架上，脸被刮破了。亚济的父亲把外祖母拉到了小屋里，他在外祖母清洗伤口的时候，安抚我说：

“哎，上帝保佑我能睡个好觉吧，你也别伤心，人这一辈子就这样，不论你贫穷富裕，大伙儿早晚都得睡进棺材里。”

亚济的父亲往外头瞅了瞅，突然从小屋里跑出去，可不久一会儿，他就和维亚希尔一起回来了。只见他面带笑容，神情自得。

亚济的父亲把一个断了的马刺放到我手里，说：“你看看，这是什么小玩意儿？这可是我和维亚希尔送你的啊。看，这上面的小车轮，肯定是哥萨克戴的，弄没了……我打算花两个戈比从维亚希尔手里买下这个……”

“他在说谎！”维亚希尔小声并带有怨气地说。但是，亚济的父亲在我跟前晃来晃去，还不时跟他使眼色：

“啊，好吧，不是我，是他送你的啦！”

外祖母洗完澡后，用头巾包住受伤的脸。她要我回家，我不想回，因为我知道他们肯定会在追悼会上喝酒打架。米哈伊尔舅舅还在教堂的时候，就边叹气边对雅科夫说：

“我们等会喝点酒，啊？”

维亚希尔努力逗我开心，他把马刺挂在脖子上，用舌头够上面的小轮，亚济的父亲故意大笑，大声叫道：

“瞧瞧，你看他都做了什么！”可是，当亚济的父亲发现这些都不能使我快乐的时候，就严肃地说：“算了，清醒一下吧，大家都会死，鸟也一样。听我说，我给你母亲的坟上铺上草皮怎么样？我们现在就去，你、维亚希尔、我，还有我的亚济，我们一块儿去。这再好不过了。”

这事合我的胃口，于是我们就去郊外了。

埋葬了母亲之后几天，外祖父告诉我：

“嘿，阿列克谢，你可不是奖章，我脖子也不是挂你的地方，去吧，你到人间糊口吧……”

就这样，我去了人间。

男孩心灵成长经典伴读



《鲁滨孙漂流记》



《老人与海》



《昆虫记》



《汤姆·索亚历险记》



《海底两万里》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童年》



《名人传》

女孩心灵成长经典伴读

《小王子》

《爱的教育》

《简·爱》

《绿野仙踪》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傲慢与偏见》

《安妮日记》

《小妇人》

 中国妇女出版社

- 网址：www.womenbooks.com.cn
- 全国妇联主办的中央级综合性出版社
- 核心产品：亲子家教、孕产养育、大众生活、女性读物
- 屡获“中国图书奖”等国家荣誉
- 不懈追求一流出版物之卓越品质

责任编辑：万立正

封面设计： 尚世视觉



上架建议：经典名著/青少年阅读

ISBN 978-7-5127-0884-6



9 787512 708846 >

定价：24.00元